



說部叢書

第二集
第九十五編

歷史小說

卷上

不測之威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原叙

著是書者。欲舉俄王義文第四代之人情風尚。及士大夫之心術行事。歷歷摹寫。使讀者由是以確知十六世紀後。俄羅斯之社會情狀也。事實皆本諸歷史。間有一二。則不揣固陋。略以己意參之。如維叶徐末斯喀。及培斯蠻孛佛斯父子之被戮。事在一千五百七十年。乃移置於前。雖於俄王義文一千五百六十五年之罪案。未免增重。要之著者。凡幾經審度。而後有此移置之舉。倘讀吾書者。能綜計義文第四一生所爲。自阿特希武。雪爾范斯德。二大臣黜辱。後其殺戮朝貴。種種暴虐不仁之行。固數十年如一日。如水益深。如火益熱。由後觀前。未嘗或減。則於著者年月舛錯之罪。亦可以稍寬責備矣。

夫秉筆直書。記事之任。纂輯昭示。則甯詳勿略。著者於斯二義。非不知之。而是書叙述之次。猶隱複含蓄。不欲將當時驚心棘目。可怖可慘之事。盡情披露者。蓋裨乘立指綴辭。不能細以歷史之體。善讀者自能領會耳。

當握鉛。抒素之時。忽遭其中。大恐慌。大激刺。種種突兀。駭人之劇。未嘗不投筆於地。咋舌瞪目。詫愕不能成一字。所詫愕者。非謂天下竟有暴橫無道如義文第四其人。實以其時爲臣民者。受其無端之殘酷。慘虐皆弭首帖耳。絕無憎憤激動之心。而慄慄焉。惟偷活於世。誠不可解。每屢念及此文。思輒爲排去。故是書權輿於十餘年前。而遷延至今歲。始得脫稿耳。其間乍作乍輟。吐辭未能一致。此固不能逃讀者之目。亦著者所欲求諒也。

抑尙有舉以告者。書中雖間有以己意斟酌參置之處。而所述諸人。其性情。其舉動。其態狀。其言語。務求酷肖。未嘗有幾微增損。著者尙能將本書所叙之重要人物。一一取其肖象。以似諸讀吾書者之前。則吾知諸君子。必不斥吾文字之摹寫。或與肖象不符耳。一千八百六十三年托爾斯泰叙

俄王義文第
四專制史

不測之威卷上

第一章

世界紀年之七千七百三十年。爲耶穌紀元之一千五百六十五年。其年夏日。親王
尼克泰羅瑪拏維西叶勃揚乃者。親王名騎而入美特富提加之某村。美特富提加與
莫斯科相距約三十浮斯脫。俄里名每里合英國三千五百尺等於一英里之三分之二當時扈從甚盛。僕隸之
外。衛以兵士焉。

親王昔奉俄王義文萬錫利惟之特命赴波蘭。與其王徐極蒙得立二國利得。故前
此五年中。尼克泰乃居於波蘭。俄王之遣使也。其意旨固爲臣下所不易奉行。尼克
泰則事事欲維持俄國之權利。故波蘭之役。獨簡親王。特是尼克泰無外交才。鄙夷
權術。而務爲推誠相與。歸於平易。其隨行之書記。有用游移兩可之辭者。尼克泰深
拒之。故書記員僉多失望。波蘭王徐極蒙得本有成見。設俄國之要求。在情理中者。
自當認可。詎俄親王眞率。若此。措置絕無權衡。於是爲徐極蒙得所洞窺。凡所認可。

者均乘機隱沒。以愚俄國。且轉肆其要求焉。比欲實行。則尼克泰怒甚。不復能忍。當二國會盟之日。親王以拳怒擊其案。凡文牘之待其簽字者。均手裂之。忿呼曰。嗟。若曹與若國君。均不足與議大事。吾推誠布公相待。而若曹則反思以術愚吾。欲吾中若詭計。嘻。推誠布公。汝等甯知有此四字耶。

親王之忿恚若此。頃刻間事遂決裂。凡議定之條約。均就毀矣。夫俄王必以是而怒尼克泰。固在意計中者。然猶幸是日莫斯科有諭旨來。令兩國毀議。而再以兵戎相見云。

尼克泰奉命後。即離維利那。心殊快慰。蓋自是與波蘭人相遇後。可隨時隨地擊之。不必在軍陣也。顧親王兵略。則遠勝外交。當其身行間。其威稜所播。無論部曲奮發用命。即敵人亦讚歎不置云。

親王之貌。適與其氣質相配合。忠直質樸之性。時時流露於眉宇間。目灰黑。有威燄。望而知其爲有決斷者。然蹶然微笑。時柔順。若未嘗離母之兒。具見其外著鋒稜。內

含仁愛。總之其儀概神情。足使人信任。以心腹相推待。年二十有五。體不修而肩博。蠶腰。鬘髮。髻僅掩其頰。色尤黝黑。是日返國。意興飛揚。而天氣復晴美。花事正盛。馨逸無倫。雖片葉之微。亦足感人情愛。尼克泰適波蘭者五載。今日始整歸旌。故國景光。在在堪娛心目。凡一草一木。莫不具特立精神。

尼克泰將覲俄王義文時。兢兢業業。不敢稍弛。致渝盟誓。蓋義文時始御極。人咸以爲此新君之時代。其可寶如金。俄國將徧受其光耀。公忠體國如尼克泰者。益冀明良協合之麻焉。

當親王行於途。去郭門猶遠。歡歌之聲。已盈耳際。旣入。始知爲村中之節日。紅男綠女。雜沓於途。手執樺樹枝。飾以五色之帛。編樹葉爲冠。歌謳語笑。不絕於道。空際有無數白鴿迴翔。若助人興會。颺舉者。

從者前白曰。彼村民歡暢。可謂極盛。特吾儕斯時。殆亦當休息矣。馬已就瘖。衆皆枵然欲略進飲食。或少憩。謀果腹何如。

親王之意。乃急欲前進者。謂之曰。汝言良是。然此間與莫斯科亦相距不遠。從者曰。噫。王數數言此。固當猛進。其如馬力已罷甚。奈何。親王曰。然。姑止於是。僕密恰區者。顧衆呼曰。下馬下馬。備若鬪。可舉火矣。

諸兵士聞令。噉然共應。親王下騎。去其冠上之兜。村中人見貴人至。咸噤不復唱。其年老。則脫帽致敬。立道左。心異此貴人。不知何緣蒞止。親王則藹然謂之曰。汝曹其無懼。

中一老人對曰。設不以屈褻爲嫌。則某等敢肅貴人坐。謹以薄具獻。幸俯納所請。爲某等光。老人言至此。顧謂衆曰。嘻。汝曹眞愚氓哉。何畏縮乃爾。此貴人及其從者。豈烏帕列基尼恰比。而汝曹顧怵怵若此。噫。自烏帕列基尼恰出。見於俄羅斯後。吾儕小民。幾無人不恐怖。此殆爲貴人所稔聞。蓋彼等一至吾曹家中。幾至不餘一物。設逢令節。如今日。凡吾老幼。咸相聚嬉戲。嬉戲未終。而恐怖猝至。正未可知。吾曹之謠。唱。雖發愉快之聲。而目實睽睽。四顧恐禍且起於眉睫間者。

親王訝曰。烏帕列基尼恰耶。吾實不解。此爲何物。老人對曰。某等亦不能解。解之者。惟曰惡魔。彼烏帕列基尼恰。則自稱曰。俄王之人。其來也。謂吾衆民曰。汝曹乃田間耕夫耳。汝耕之。而吾曹得之。受苦汝曹分也。服從汝曹職也。此俄王命汝曹。其母違親王聞之大恚。面頓赤。謂之曰。國王豈欲發令以虐待百姓耶。此詛言耳。誰敢矯作此等語耶。若曹旣橫縱若是。爾衆民果何爲不聚執之。以懲彼惡徒。

老人曰。欲執此烏帕列基尼恰耶。噫。是可見貴人來自遠方。未經日擊耳。某等小民。實無計可施。更請述一事。以塵清聽。一日。此烏帕列基尼恰中凡十人。造史丹本之居。史丹本適以事外出。其老妻在此。十人厯指諸物。謂老婦曰。汝以此予我。予我要索無算。老婦懼不敢忤。盡以所索者與之。旣而此十人謂老婦曰。汝醜婦。室中物皆竄者。其速以銀錢與我。老婦迫不得已。啟其篋。舉所蓄悉出以奉。十人猶未厭。怒老婦人曰。胡此淺淺。老婦泣言已罄。中一人竟突擊老婦額。婦踣地死。及史丹本歸。見老妻死血泊中。室中紛亂。乃大罵。若曹立執之。縊諸門闕之上。

尼克泰不禁勃然震怒曰。叱嗟。此間密邇莫斯科。卽在王輦轂下。若輩惡盜。竟敢恣劫掠。草菅人命耶。官吏所司者何事。何故任令此不法之徒。憑勢以魚肉閭里。老人曰。誠然。彼烏帕列基尼恰。固亦有管督之者。其束帶有公家之標記。馬鞍上則有一簪及犬首。一揭以示人。是則若曹必爲王所畜無疑。

尼克泰呵之曰。嘻。汝等愚民。何尙以王人之重名。加諸若輩。以震鑠之耶。

言次。親王自忖曰。特是吾此時計將安出。此等烏帕列基尼恰。胡竟身有公家之標記。事實大奇。爲今之計。惟有急以此事告王。王必震怒。或命吾蕩滅之。未可知也。設王果有此命。吾必執法從事。期盡除民害而後已。

是時村中人又各相嬉戲。一少年飾新郎狀。一少女爲新婦。其新郎鞠躬於妻父母前。爲狀至足恭。此父母亦係二少年爲之時。新郎謂妻父曰。請醉吾以啤酒。謂妻母曰。請飽吾以餅餌。更謂妻弟曰。請爲吾解馬上裝。言已。鄉人圍新婦新郎數匝。歡然跳舞。新郎飲酒啖餅。倏上馬。倏下馬。作旋風舞。呼曰。樂乎。新婦樂。喜乎。禍將作。村

民大笑。發聲如雷。

斗然間。聞有聲狂呼。則一年可十二之童子。流血徧體。突入村人之圍。手攜一人。狂呼向衆曰。速自救。速逃。匿衆人亟詢曰。伐那童子名。何事。汝何故悲呼。擊傷汝者爲誰。是必烏帕列基尼恰。

是時衆人繞童子。爭相詰聲。色極急。切亦極恐怖。言語多不聯貫。童子發頭聲答曰。渠處。渠處。矮林後。守視牛羣。而烏帕列基尼恰手持利刃。驅牛而去。彼小女子同喀往求之。並挈以去。吾則……

童言至此。放聲大啼。忽有數婦人自村之彼端來。狂呼曰。禍事禍事。烏帕列基尼恰逃逃。女子速往匿林中。彼等挈同喀與阿爾余喀名女子去。秀巨名殺死矣。逃逃。

時有騎馬者五十人。手各挾刃。刃如雪。聯翩而至。首一少年。鬚黑色。服紅土耳其褂。冠大野貓皮所製之冠。插赤羽一。翹翹然。鞍上懸一金雀。及一狗頭。振臂而呼曰。衆少年來。驅此羣牛。斫此衆土狗。挾此少好女子。焚燒此村舍。來諸少年。從吾來。

衆亡魂喪魄。噉然而號。紛紛狂竄。若野獸遇獵犬然。

彼立近親王側者。哀呼曰。貴人乎。勿舍吾曹去。幸衛吾懦弱而悲苦者。然此時親王則已杳不知所往矣。

老人作急切色。四顧曰。彼何往耶。嘻。去矣。去矣。並其扈從去矣。禍烈矣。奈何。吾曹命絕矣。奈何。

爲首之少年衣紅服者。策馬前曰。咄。汝老賊。此間方跳舞。彼衆女子何往。老人鞠躬至地。不能作一語。

紅服者呼曰。拉之至樹下。此奴好靜。噤者。吾曹助之。使永遠靜噤也。可於是騎隊中有數人下馬。以馬韁繞老人頸。老人呼曰。噫。衆父。請勿殺我。我老矣。請勿殺我。紅服者大笑曰。此老奴之舌。固猶存也。然而已晚。諸少年拉之往樹下。

衆烏帕列基尼恰正曳此老人至樹下。突有飛彈從茅屋中出。有衆一羣。急趨至老人側。親王之騎兵亦在一隅。圍擊此烏帕列基尼恰。馬兵數甚。寡然此舉發倉卒。爲

烏帕列基尼恰所不及備。竟敗之。親王則手擊其爲首者墜馬。以膝踣其胸。手扼其吭。問曰。惡徒。汝究爲何等人。敢恣爲不法。

爲首者。二目睖睖。強發其聲。反詰曰。然則汝爲誰。親王以手鎗管對其額曰。惡徒。速答。不然。殺汝如殺犬耳。爲首者絕不懼。詈曰。強徒。吾非汝僕。絞刑正爲汝而設。必懲汝以干涉國王之人之罪。

親王引其槍之扳機。火燄已閃爍於槍鎖

槍鎖者今已無之

內。回首四顧。則烏帕列

基尼恰有斃仆者。有擒獲者。逃逸者則甚鮮。乃謂其下曰。汝曹並繫此人。言時。目視其所跨之首盜。面目兇悍。絕無懼色。默忖曰。勇敢如此。乃流爲盜賊。豈非可惜。

是時親王之從者密恰區。行而前。手持縊人之纒一束。呈於親王曰。王乎。請觀此纒。乃彼等所攜行李也。彼等作此不法事。已非一次。嘻。狂惡乃無匹。

軍士導兩馬至親王前。有二人縛馬上。中一人髮已灰色。修鬚髯。又其一則眸子黝然。年可三十許。

親王曰。此二人爲誰。汝曹胡爲縛之而至。軍士曰。彼爲惡黨所細縛者。吾曹見之。有一人看守。親王曰。立釋之。二人旣得釋。伸其困憊之四體。不卽奔逸。

親王顧謂被獲之衆曰。惡徒從予來。其實告吾。汝曹何以敢自稱爲俄王之人。中一人答曰。爾豈盲耶。爾猶不知吾輩爲何等人。爾不知俄王之人烏帕列基尼恰耶。親王呵斥之曰。妄言哉。少年爲首者作奸笑曰。嘻。汝豈從天上降。故猶未識吾烏帕列基尼恰爲何等人乎。汝何以昏憤若此。

尼克泰聞言爲所激怒。遂謂首盜曰。少年。汝聽之。汝勇敢。吾所深喜。吾亦願宥汝。命。特是上帝在天。有惡必罰。設汝不以真實之語答吾問。則吾將命從者立縊汝矣。

爲首者毅然抗聲答曰。吾姓名曰麥武。名康堯克 姓格利古來羅克揚諾佛斯哥喇

多培爾斯基之從者也。吾身爲烏帕列基尼恰。忠於吾主人。並忠於吾俄王。吾曹鞍上之簪。欲以表掃除俄羅斯之謀爲不軌者。狗頭則欲以表殺戮俄王之讎敵。而裂其體。解其肢。今者汝可以知吾爲何人。並知吾爲何等人。然汝何名。吾等亦當知之。

庶幾汝授首於斷頭臺之日。吾等可記憶汝名也。

親王深喜此人勇敢不畏死。極欲赦宥之。然其名麥武康堯克。乃妄用俄王之名。此乃大不敬。遂回顧示意其從人。從人固習奉令者。況共聞此人語。崛強不法。咸勃怒欲發。急以索圍繞此少年頸。俟親王命下。卽縊殺之。此際二鄉人即被惡黨所縛。由親王釋去者。急趨前陳辭曰。貴人容吾曹進一語。曰。亟言。

二人曰。今日加惠於吾曹。亦已至矣。吾曹已落惡徒手。幸獲解救。吾曹願進一言。以報大德。公未知莫斯科今日情形也。公欲珍重有用之身。則幸勿殺此惡黨。卽此麥武康堯克。亦望公釋之。然使彼惡黨入吾儕手。吾儕必殺無宥。吾敢斷言。惡徒終必不能倖脫。然吾等殺之。則可公殺之。則不可。幸縱之去。使歸於其主人。而以殺此僮事。留待吾等。

是人言時。其黑色之二目。爍爍然直注。親王凝視之。不勝詫愕。聆其言。細審其貌。知有不可測者。深藏於黑色之鬚髯中。特其所服無異農家者。流要之。此人乃顯然習

於發命令之人而非受人命令者。

尼克泰乃問曰。然則汝爲誰氏。彼等方縛汝於馬上。而汝乃爲之乞命。何耶。曰。然。脫公不救吾者。則吾必爲縊殺。然吾意終欲公俯納吾言。釋之使去。庶幾至莫斯科時。不至追悔。時勢變遷。今非昔比。設殺之。可以無患。吾亦烏事喋喋。顧殺不勝殺。則不如勿殺之。爲愈。卽以今日論。彼等得逸者。尙多。設此惡魁康堯克。竟不復返。至莫斯科。則公所爲。愈益證實。彼等之所以抵抗。齟齬者。將益加甚矣。

此人所言。亦殊奇特。尼克泰怒已稍平。默然無語。自忖此等醜類。計不如歸諸有司。依律科罪。明正典刑。則黨羽不至漏網。藉以懲儆。亦淨絕根株之一道也。於是命從者解送當事。已則策馬赴莫斯科。從之者。惟僕密恰區一人而已。

是人聞言。又前白曰。公欲付若曹於有司。甚善。然某敢斷言。若曹一至官署。卽揚揚出矣。某意不如公自釋之。雖然。聽公裁察。

密恰區侍側引耳。不發一言。惟時時以手搔其首。及是人言畢。密恰區趨其主人前。

曰。此人所言。不爲無見。彼有司。或將盡釋此惡徒也。某敢請於主人。免惡徒死。而許吾各予以五十鞭。以爲懲儆。然後送諸官裏。未知主人意若何。

親王許之。於是密恰區急命衆重鞭諸惡徒。此時康堯克等之咀詈恫喝。仍不稍息。密恰區色甚喜。顧謂主人曰。此事良不惡。旣無甚大害。亦可以使若曹有所記憶。彼少年鄉人。亦深表同情。輾然微笑。自捋其髯。深以密恰區所爲。頗快人意。特其神情急切。則尤甚於先。謂親王曰。公意欲率從者一人而行。某敢有所請。許某及某之火伴。與公偕往。蓋某等歸途同一方向。道途中設遇爭鬪事。則八手較勝四臂也。親王諾之。乃共前發。

第二章

四人行於途。密恰區屢欲詳詢其火伴爲何人。然數問之。彼游移以答。卒不能得其姓氏。密恰區自語曰。咦。吾憊甚。此火伴如活鱗。吾屢欲捉之。而彼屢從吾手間掙扎而去。

是時已薄暮。密恰區策馬至其主人側。密言曰。吾等與此二人偕行。固妥善耶。彼等守口不肯吐露。其形蹤之祕。頗有可畏。且彼等又非力弱易與者也。或亦暴客耳。

親王聲色甚甯靜。曰。彼或者有然。亦未可知。然無論若何。設烏帕列基尼恰來攻擊予等。則彼必能力爲予助。密恰區曰。其能助與否。未可知。即就目前觀之。其所操語音。不審爲何處。非魔鬼無由解。蓋語侏儻甚。無一字能知其意義者。當預爲戒備。舉兵在手。則仇敵畏之。古有斯語也。

是時天益昏黑。主僕二人。咸默不交語。舍馬蹄得得外。寂然無所聞。

俄入森林中。其火伴中一人。忽放聲而歌。其一則從而和之。親王當此昏夜。已不禁有所感觸。而又聞此鄙俚之謳。心益悲慨。追念疇昔當莫斯科啟行時。在禮拜堂中。唸誦禱文。策馬首途。有一極清晰極柔美之聲。曰。別矣。親王前途珍重。吾將爲君日夕祈禱於上帝前也。觸景興懷。冥想無已。彷彿又置身於彼禮拜堂矣。

是時火伴二人。仍高譟不已。其實所歌者。與親王悲感之心。絕不相類。乃描摹佛爾

加河畔。廣野高原之景象。及其居民游散無拘之狀態而已。佛爾加者。衆河之母也。當此沈沈深夜。林暗如山。萬物無聲。天地若死。忽聞此歌聲。斷續則恐怖頓生。既而爲悲憤之音。若表其束縛於政體下。痛苦艱難之情狀。不禁令人憤與憂。并不能自已。蓋音節蒼涼。凡聞俄歌者。自有此一種悲慨抑鬱之感情。斯亦發乎人之不自覺耳。

親王正悲歎間。突聞長嘯聲。有二人自後林中突然躍出。捉親王之轡。而兩臂復有左右持之者。雖與抗拒。苦不能爲力矣。

是時密恰區被制之情形。適與親王同。呼曰。嘻。汝惡徒。汝狂賊。又聞一粗暴兇悍之聲曰。誰往彼處。與偕行之少年者。答曰。一捲絲之木也。捲絲木卽紡綸竿此乃隱語

曰。嘻。好人。汝曹從何處來。年少者曰。莫搖革果樹。待成熟之期。至則汝將有四倍之獲矣。亦隱語少者之言甫脫於口。親王立時得釋。

少者趨至親王前。言曰。公乎。某向言四手勝二臂。可知此言不謬也。某請得與公同

行。護至磨所。始可告別。公一至彼所。則飲食居處罔所缺。由此往不過二浮斯脫。距莫斯科亦不遠也。親王謝曰。某深感盛情。設他日相遇。必不忘提挈之德。

少年曰。某等何德。某等今日方極感公惠耳。吾與公他日或未必能相遇。遇則斷不忘今日之惠。公設有驅遣。某等固樂於從命也。

親王曰。予再謝汝。若名姓請爲予道之。少年曰。某姓名不一。若曹於此間呼吾爲范堯恰。名批斯登。姓然至彼處。則或又呼吾以他名矣。

未幾已抵磨所。輪軋轉旋河中。批斯登發一長嘯。而磨主人立至其前。時在黑夜。不能細辨面目。聽其聲似一老人。

磨主人既見批斯登。呼曰。嘻。吾友。今日極不望汝來。而汝來。又不止汝一人。則吾更不望汝來。汝將往莫斯科耶。好友。汝知吾今夜雀麥盡矣。芻秣盡矣。夕食亦盡矣。

批斯登聞言。與老人喁喁數語。其所操者不知何國方言。一字不能解。而老人則仍如前此之語。答曰。吾甚欣幸。吾所望者過客。而竟得如是之過客。天助吾矣。雖然。彼

方盛怒未久耳。

批斯登曰：水閘後之小屋何如耶？老人曰：儲布囊甚夥，曰：然則棧屋若何？汝速往，冀除一臥室，覓芻秣以餵馬，備晚餐以供貴客，吾與汝友，汝當不欺吾。

老人喃喃若不甚心懌，導客至小屋內，屋與磨所相距可十步許，中雖滿堆米穀之囊，然尙有餘地。

磨主人出取火炬，批斯登及其火伴與親王別，致聲珍重。

密恰區曰：且止友乎，吾等設欲見汝，則將覓於何所？蓋今日日間事，或欲煩君爲證，固未可知，請示吾以居址所在，批斯登答曰：汝試問風，風從何處來？耶，汝試問海中之浪，浪之家奚在？耶，吾等之來去，如利矢之發於弓，弓絃無恙，固爲利矢之家，然矢豈常在絃者耶？言至此，又微笑曰：若見證，則吾輩草莽，殆不足以爲親王證人，雖然，設有事而果爲吾等所可效力者，則何敢不聽驅策，汝但問此磨主，彼老人將告汝以何所可訪范堯恰批斯登也。

密恰區聞言。心微慍。自忖曰。此輩狡獪。吾不知其何故。而喋喋作此等狂妄語。

批斯登臨別。謂親王曰。公請聽吾忠告。公至莫斯科時。慎勿以今日之事。自詡慎勿。謂今日將縊殺麥爾。俞達斯哥喇多之從者。既宥其一命。而復鞭笞之也。

密恰區聞言。又忿然自忖曰。噫。噫。聽汝言。聽汝言。釋彼惡黨去。勿縊殺之。非第母縊殺之。且亦不可謂意欲縊殺之。嘻。此批斯登是何用意。遂忿然謂之曰。此母煩汝勞心。吾家親王。非畏人者。且親王乃鄙棄斯哥喇多。不屑措意者。今日之事。自能面陳於俄王前。而不屑以告他人者。汝其母慮。

是時磨主人舉火炬入。插牆壁上。旋以晚膳至。蔬羹黑麪包。及家釀皮酒。此老人容色。於仁厚中。雜以狡黠。其毛髮幾全白。二目作淡灰色。面縐紋殆滿。親王及密恰區晚膳既畢。禱謝上帝。各自寢息。主人熄牆上火炬。遂自去。

密恰區見室中無他人。遂謂親王曰。吾等止宿於此。以吾觀之。似未免太愚。吾等不如往莫斯科爲得。

親王曰：此時已在中夜，策馬行，不能無聲。聞之者，將疑吾曹宵行何事。

密恰區曰：或者遣返莫斯科，似較諸止宿於此魔鬼穴之爲愈也。吾敢謂彼等惡徒，實故誘吾曹至此。親王曰：然則汝心甚不安耶？密恰區曰：吾等憩息於此地，極幽靜，夕食之品，亦頗優美。卽馬之駕秣，亦不少缺乏。吾復何求，所可慮者，此間磨主人耳。親王曰：磨主人何事耶？密恰區急曰：王豈不知磨所中人，無一非生而爲惡者，試思彼以壩斷水之家坊，即磨坊甯有不習毒害人之術。親王曰：汝所言，吾早經聞諸他人，然吾曹旣至此，況時在深夜，雖欲變計，得毋太晚，且一聽上帝安排可也。

密恰區默然少選，遂張口作欠伸狀。俄而朦朧嚙語曰：王以彼麥武康堯克卽王擊之下馬者爲何等人耶？曰：吾以爲惡徒而已。密恰區曰：唯唯，吾亦以爲然。特王以彼范堯克批斯登爲何等人耶？曰：吾以爲與麥武康堯克同類耳。曰：然，或彼善於此，特王意以爲孰優……言次，不待王答，軒聲已大作矣。

第三章

月已上星光燦然。彼零落已半之磨所。即舊磨所及其轉旋有聲之輪如浴於銀光之中。忽萬籟俱寂之際。突來馬蹄奔走聲。俄而聞如發命令者呼曰。嘻。老魅何在。

此突來之騎者。若不樂靜候。以發言後。未聞回語。乃卞急高呼曰。嘻。老魅何在。速來前。不然。予將殺汝。

旋有答者曰。親王乎。請發聲稍下。以今夕此間有旅客止宿。請賜予少時。俾得鍵吾箱篋。行卽趨侍。此答者非他。卽磨主人也。

騎者呵曰。嘻。鍵汝箱篋耶。老魅。汝深知吾。今日欲蒞止。乃敢留宿旅客。汝其速往。逐彼旅客去。

磨主人曰。幸勿高語。否則事且敗。吾夙已語親王。吾曹事最忌喧噪。且吾亦無勢力。可以逐旅客者。況客亦斷不欲來干涉。且已酣寐。脫王必疾呼者。則適驚之使寤矣。騎者曰。老魅。客烏能妨吾事。第留意加慎耳。設汝而欺。給吾者。吾意汝雖生於世。猶不如汝父母勿生汝爲善。吾將以極苦痛極苛刻之嚴刑處汝。此等嚴刑爲今世界。

所未知。汝未嘗夢見者。

磨主人曰：噫！親王幸稍垂矜憫。吾老人者何能爲。夫吾之識力所能見之事。及吾所已伸說及未伸說之事。將來究竟若何。一聽諸造物耳。然使親王而欲以刑罰加吾者。則此事莫若不爲之爲愈也。曰：嘻！老人來。吾前言僅相戲耳。

是時騎者繫馬於樹。軀體至修偉。齒甚少。被服至麗。其兩肩之鬚。毳映月下。燦燦作金光。

磨主人曰：親王已習得此魔術乎。請明示我。曰：吾已得魔術。乃以燕子之心懸吾項上。曰：效否。則蹙然曰：否。否。絕無效。吾曾見彼女於花園中。彼察爲吾。卽色慘變。疾遁入室矣。

磨主人曰：某有一言。敢冒昧陳前。其勿震怒。勿殺吾無罪之老人。曰：亟言。曰：然則王其聽吾。特吾恐……王躅足不耐。忿然曰：老魅。胡故作態。曰：彼女非別有所愛乎。曰：爲誰氏。其女之夫耶。磨主人囁嚅曰：然。使彼不愛其夫。而……騎者不待其辭畢。言

曰。嘻。魔鬼。汝何由忽疑及於此。設吾心亦疑彼。若此者。吾將以吾手剖彼女心。且裂碎之。言次。忿怒之氣。不可嚮邇。磨主人大駭。退其趾。

騎者續言曰。老魅乎。其助吾。吾身心已爲愛情所束縛。不能自主。凡吾力所能爲者。

已莫不盡爲之。自宵達旦。禱聖畫。劉虛之繪有天主耶穌等像者前然方寸間。終不能稍就甯貼。復

鞭馬狂奔。荒野昧爽。至子夜不少休。馬以力盡而僵者不一而足。而神思不甯者如

初不得已。縱酒以祛懣懣。顧卽洪醉不能忘介。介於是計畫俱窮。而出於最後之一

策。吾往從烏帕列基尼恰與相聯絡。又與格喇安徐。名人培斯蠻拏佛斯等共侍俄

王前。吾所作惡幾倍。蕘於若輩。凡毀蕩村落。劫殺禽犬。奪人妻。掠人女。吾無有勿與

且所爲更烈。雖烏帕列基尼恰之兇獸亦不能不畏讓於予。然予慾念如火燎原。曾

不稍遏。俄王以吾尙少年。曲賜優容。而人聞吾親王阿典拏西維叶徐末斯喀之名。

其亡魂喪魄。較之畏懼麥爾俞達斯哥喇多爲尤甚。凡此皆由吾愛戀一女子故。至

犧牲一己。並草菅他人之生。而勿惜矣。嘻。吾今日中心如羹如沸。其困苦如入最下

之地獄中。老魅汝何爲。眈眈視吾。汝豈以吾爲狂易耶。吾明告汝。吾腦筋之強壯。適與吾體軀相埒。斷無病狂之患。惟吾身不啻沈沒於沸海中。幾無術得出矣。

磨主人聞言。不勝駭愕。蓋彼深知王性情暴戾。益以熾慾成狂。恐觸之命將不保也。維叶徐末斯喀曰。嘻。汝何故嘿然不語。汝豈束手無術。汝豈無方略以回彼女之心。老魅。汝所蓄藥草。將何所用之。

磨主人曰。親王。吾將何以置答。吾所蓄藥草。厥類孔多。有壳利烏。噠草。採於聖約翰祭日之前一夕。置此草弓矢間。則弦無虛發。有斗笠區草。生基武名地林中。藏此草於身。不致觸驕王之怒。有巴喇古草。以此草作十字形服之。則人將不寒而慄矣。

維叶徐末斯喀聞言。作苦笑曰。人之畏我。至矣。汝所蓄之巴喇古草。吾不復需用。汝試言其他。

磨主人曰。草名難更僕數。有可用以引人之貲財。舍原主而歸之者。有執以游獵而所獲倍常者。又有懷之而入水勿溺者。

維叶徐末斯喀曰。然則亦有術。可以化女子憎惡之心。而爲恩愛者乎。曰。噫。此則吾不之知。願宥吾罪。吾實未攷驗及之。曰。然則汝亦有術。能弭男子之愛情否。曰。主臣。此亦非吾所知。然吾蓄一草。具非常魔力。設以此草拂扇。鏽無論若何堅巨。可以若然。啟也。

維叶徐末斯喀聞之大悲。憤呼曰。嘻。老魅。此妖術。汝挾之。往地獄中耳。吾無用此時。磨主人體大震。二視線。恭然委地。齒戰不能發一言。

維叶徐末斯喀忽躍身。若虓虎。突以手搯磨主人之吭。大呼曰。老魅。爲吾求彼女。噴汝聞之。否。速爲吾求得。彼女言次。二手力扼不稍弛。目矔然直視。盛怒已達極點。磨主人自忖。命合盡矣。乃倏忽間。維叶徐末斯喀。忽釋手。頽然自踣。伏老人足旁。作哀鳴聲。曰。嘻。幸恕我救我。救我。吾將以所有盡畀汝。吾將僕役於汝。老人幸憐我。憐我。磨主人見其狀。聞其言。驚駭不知所措。顫聲呼曰。親王。吾主。何事何事。幸速斂斂若心。安若神。立王前者非他。吾主磨者。吾主磨者。達末狄區也。速斂若心。安若神。親王。

維叶徐末斯喀仰首敗面曰汝不療我則我永蹠永不起磨主人喘曰親王當起而言吾求若速起噫天驟黑暗吾爲之……於是維叶徐末斯喀起立曰然則可以從事吾在此待汝從事

是時二人並默不一言惟聞磨輪轉旋作聲雜以溝中蛙鳴斷續一貓頭鷹於林深處時啼時止於是老人及親王向磨所行達末狄區曰吾作法時王當注視輪下干諾之

時老人蠢然偃臥於地口唇或闔或闢喃喃不知作何語維叶徐末斯喀則俯首注視於輪下之溪水上

老人曰頃何所見曰吾見水面上若有明珠粒粒如狂傾而下並有金錢若互相震搖者然曰王將擅鉅富俄羅斯全國富者無過於王維叶徐末斯喀聞言慨然而歎老人曰請再觀之所見若何曰吾見有二刃相擊二刃中則有燦爛之明星在焉曰是則王戰陣時將獲全勝將備受俄王寵眷矣試再觀之再以所見告

斯時維叶徐末斯喀忽呼曰。水上之物均就黑闇矣。水搖搖震動矣。噫。水赤矣。且如赤血矣。曰。已足已足。吾儕可去。

維叶徐末斯喀則止。老人使勿行。且言曰。止。止。吾觀水上。此時若有大鋸數事。或來或往。其極大鋸齒。上滿塗血肉焉。

磨主人不語。引親王使去之。維叶徐末斯喀曰。老人乎。予憊甚。予之肢體。覺頽散異。常度。噫。予乏力。一至於此。

維叶徐末斯喀稍自却。回蓋其所見之幻象。或已有所覺悟。不待老人講演。亦未可知也。相與默對者良久。既而曰。吾終欲知之。彼女豈果別有所眷耶。

磨主人曰。亦嘗得彼女之物否。無論何種纖細物均可。維叶徐末斯喀自懷中出一青色之帶。曰。此吾得之於彼女園側者。

老人曰。若試擲之於輪下。親王如其言。於是老人懷中出小土瓶一。授之曰。王亟飲。又如其言。則覺頭搖搖如浮水中。目前之物。盡爲昏黑。老人曰。試觀之。則呼曰。此乃。

彼女此乃彼女曰、僮女一人耶、曰否否、有二人在噫、其一爲美男子、服深紅色衣、噫彼二人漸近矣、惜吾不能見彼男子之面、噫近矣、愈近矣、可恨哉、且相吻矣、噫、可恨吾恨汝、妖人、躅足狂呼、手金錢一握、忿鬪、諸水急趨、樹側解其馬、一躍而登、疾馳不復、顧蹄聲漸去、漸遠、此靜夜中、惟磨輪尙作喧呶、此外皆瘖無他響。

第四章

設讀者而能置身三百年前一覽當時莫斯科景象、知與今日判然殊異也、當時雅烏若及內葛里那兩河岸、木屋林立、覆以茅茨、彌望皆是、其建築至簡陋、屋頂多黝黑、有格利令及基噠谷羅兩禮堂之崇垣、矗峙其間、色赤白相錯、而大小禮堂高出諸屋之上者、且駢比、兩河之間、則跨以修梁、沿河水碓、不可僂指數、輪聲不絕於耳、城中亦有田場、林禾分布、以點綴景色、公園邸宅相聯綴、其巋然傑出、睥睨一切者、則推聖母院、乃俄王義文命造、此爲奪獲喀什尼名地之紀念、人多稱此院爲聖培錫爾禮拜堂也、當落成時、莫斯科人之崇信者、歡舞讚歎、趨瞻恐後、不惜出資財助、

飾。故能成此偉觀。至其居屋皆極卑隘。然特羅徐那恩掘立區毛爾自武之舍宇。則迥乎不同。

毛爾自武之宅。爲樓凡三層。上一層之屋顛。由曲梯而升。楹柱周支。雕鏤極美。窗牖則編繪花鳥。以精瑩可鑒之雲母嵌之。風廊月榭。平臺曲室。互相聯屬。旁綴卉木之圃。籬障繚迴。極清幽之致焉。

此老人毛爾自武。齒雖長。好修邊幅。有少年氣概。甫娶一莫斯科麗人爲婦。名衣利那。特密屈利輔那。父官俄。以名位顯。歿於喀什尼之戰。衣利那則自願歸此老人。聞者皆懼然驚異。蓋以毛爾自武之衰年。竟得室此好女子。實非人意料所及。噫。以衣利那之孤無父母。而又有冠世之殊色。當此俄國紀綱紊亂。權貴多荒淫無道。則彼老夫少婦。今日所受之幸福。謂能敵其將來所受之厄難。實爲有識者所不敢信。而亦代爲竊竊深慮者也。

毛爾自武既娶衣利那後。卽時時藩籬之。以杜人覬覦。浮薄少年。或妄生希冀。敢辱

及此老人者則其身必有所不利此亦國人所共知者
當衣利那未嫁時凡俄廷中顯宦少俊登其門自銜以求婚媾實繁有徒其間希望
至切者莫過於親王阿典拏西義文拏維區維叶徐末斯喀凡可以蠱惑衣利那之
心而使允諾之方略幾靡有不施然皆無濟及後計無所出乃以情直陳於俄王義
文之前乞爲降旨王許之遣使赴衣利那家宣其意或以告衣利那衣利那潛然淚
盈於頰與其老保姆疾趨禮拜堂扶服聖母像下哀求解及禱畢起立則見有貴
人狀者在其側非他卽毛爾自武也

毛爾自武致詞曰衣利那特密屈利輔那乎汝何爲而噉泣於是

蓋衣利那襁褓時毛爾自武卽識之衣利那平素固深敬其爲人遂具以告獨祕一
事不言此祕而不言之事他日將使衣利那抱終身之憾使毛爾自武以此而殞失
其生命者

毛爾自武曰衣利那乎汝於此事當審思之汝自知能鍾情於維叶徐末斯喀否耶

吾觀汝心。乃處子之貞潔純粹者。或者能啟發新感情。而能副王之命。要亦未可知耳。

衣利那答曰。否。否。此事余必不能奉命。欲吾致愛於彼。實速吾入墳墓耳。

毛爾自武目視良久。乃言曰。衣利那事迫矣。欲救汝。惟有一策。汝能聽否。吾老矣。鬢髮若是斑矣。然吾愛汝之心。則不啻若愛吾女。衣利那。汝試言之。汝願夫我乎。汝願夫我老人乎。

衣利那聞言。急蹠於毛爾自武足下。扑手而呼曰。甚願甚願。毛爾自武聞其答言。殊出望外。且觀其毅然畧不猶豫。可知其言出由衷。不勝歡慰。此老人。殊未知人當沈溺洪流。雖荆棘在前。亦力攀不釋。斯乃身處厄難者。急不暇擇之常情。老人固見不到此也。於是扶衣利那使起。而以口吮啜其額。謂之曰。愛者。吾曹此時在教主前。汝能立誓明心。庶兩情可期永久。

衣利那顫聲囁嚅而言曰。吾誓之。吾誓之。

於是毛爾自武立召一牧師來使證婚事。及俄王之使者至其家。衣利那已爲毛爾自武之新婦矣。實則衣利那於毛爾自武未嘗有真摯愛情。然既出誓言不能相背。況毛爾自武雖行年已老。尙不取憎。蓋其體偉氣強。復善修飾。身爲貴胄。性復溫藹。可親且擁貲亦復廳厚也。顧有一事。爲毛爾自武所最不幸者。則以既娶衣利那。遂隱觸俄王之怒。

俄王義文聞使者往已不及。失望而歸。乃勃然大怒。恨毛爾自武次骨。計必有以報之。乃治具召在廷諸大臣。飲毛爾自武之席。不特不能並徐末斯喀。並居剛度擊武之次。蓋是時剛度擊武職甚卑也。毛爾自武遽磨此辱。忿火中燒。離席而言曰。毛爾自武坐位似不當在剛度擊武下也。

俄王聞言。怒益甚。勃然命毛爾自武受處置於鮑烈斯剛度擊武之前。時毛爾自武不得已。如王命。然語極傲慢。不遜。有詆謔笑之辭。於是王怒不可遏。卽施以龐尼之刑。斥之出。待龐尼期滿。始得蓄鬚髮。擢龐尼刑者。不容於公會。不爲法律所保護。

乃俄王當日刑法中最苛酷者也。於是此老人狼狽而出，易卑賤之服，髮斷而鬚蓬，身不得近殿，陞其困辱至甚。幸家尙全，職尙未削耳。

毛爾自武之御下尙寬，而待衣利那尤極恩愛纏綿之致。衣利那亦若感毛爾自武者，每晨夕爲禱，祝膜拜良久而後起。噫！使衣利那跪聖像前方，喃喃誦禱文時，而心目中忽有一少年武士執戈奮逐逃亡之波蘭軍，則衣利那爲有罪乎？設使衣利那果有此想像，且晝夜不能釋彼武士戚然責之曰：嘻！衣利那，汝無信，汝未嘗待吾之歸，汝欺吾矣。然則衣利那又果有罪乎？

一千五百六十五年，聖約翰祭日，莫斯科各禮拜堂甫曙，卽鐘聲迭奏，衆儕集，幾無隙地。祝畢，相率歸。老幼屬於道，各手樹枝，飾以絲帶。逾午，人漸散，俄而衢路寂然。

獨巴爾哥加河上某酒肆中，則喧譁歌唱，與詛罵聲競作。肆中有馬兵團坐狂飲，屋內外酒人填塞，不能容者，則就街而酌。此等人均有酩酊狀，至醉眠於地，猶持酒白，傾淋漓被頭面，所歌唱皆俚，不可聽。所跨馬均鞍而立於門側，鞍上懸一鐐，及一

犬首焉。

是時有二人自街隅騎而至。一御深紅色土耳其之長服。繡巾白色。顧謂其伴曰。密恰區。汝見此衆酒人乎。曰。吾見之。惡徒哉。曰。汝亦見彼鞍上所懸物否。曰。然。吾見。箒與犬首也。與初見之衆惡徒同。然則若曹眞受命於俄王者矣。故莫斯科亦見之。吾深恐前日所爲未免鹵莽矣。

尼克泰蹙額曰。汝其往詢若曹。叩以毛爾自武所居何在。於是密恰區策馬前。向衆致其詞。衆曰。汝何事而欲問彼老犬之居處。曰。吾主人尼克泰親王有函欲與之。此函乃親王波隆斯基所交來者。衆曰。然則汝以函與吾等也可。曰。僮父。汝等欲取親王函耶。嘻。汝曹狂甚。衆曰。老蠢漢。速以函來。吾等當一察此毛爾自武。近又作何叛逆事也。

密恰區忿甚。已忘。頃答親王語。直叱之曰。咄。汝曹惡徒。汝胡辱吾主人甚。衆曰。汝乃敢肆詈。速擒之。速縊殺之。

是時尼克泰縱馬疾出。至烏帕列基尼恰前。聲如雷吼曰。止。衆聞之。不禁辟易。尼克泰曰。設汝等而有敢加手於此人之身者。立死。當至俄王前。以聽王處治。

烏帕列基尼恰不覺畏縮。無敢動。無何。羽黨漸集。圍尼克泰數匝。聲闐然四起。嘻。尼克泰此時設非賴有一口唱讚美詩之人。發聲於噉嘈衆吠間。則生命且無幸。此歌唱讚美詩之聲一起。而烏帕列基尼恰咸悄然自肅。若有魔術禁其口者。咸回向於聲所從來之處。見一人年可五十許。漸行漸近。服一長衣。製甚詭。胸懸鐵製大十字架。色如死灰。而仁愛之容。自然流露。其脣爲疏髯所掩。微作笑容。目輾轉四視。若甚不安。及一見尼克泰。急趨前呼曰。汝何爲至此。何爲在此。儕輩中言已。又唱神詩曰。聖人速赦免此曹。乃黑闇時。烏帕列基尼恰向之極恭。此人漠不理。僅注意尼克泰一人。又曰。尼克泰適從何處來。且語且搖其首。

然尼克泰則從未識此人面。不知何故。能呼己名。頗爲疑訝。乃問曰。然則汝識我否。此人微笑曰。汝爲予弟。吾一見卽識汝。汝有福者。雖謂汝福。竟能與吾福同可也。汝

無識者雖謂汝無識。竟與吾無識同。亦可也。汝而有識。亦不至此。吾深知汝心。汝心乃清潔。乃誠篤。乃仁愛。言至此。顧衆曰。嘻。此等事。固皆無與於若輩也。

烏帕列基尼恰咸呼曰。伐斯乎。其有所需。亦需銀錢耶。曰。否。吾絲毫不欲取之。汝等伐斯一無所需。特是此尼克泰有所命。汝曹必聽之。

尼克泰曰。聖人。

師稱牧

吾所求彼等者。欲得悉毛爾自武所居而已。其人曰。毛爾自武

耶。噫。此善人。亦吾輩中人。特病堅執。病不化。吾知其莊嚴之首將一俯不能復舉矣。尼克泰和聲問曰。其所居究何在。此人忿忿答曰。吾不汝告。吾必不汝告。汝欲知待他人告汝。吾不願送汝入痛苦不幸之程途也。言已。又歌唱其神詩。疾馳而去。

尼克泰聞此伐斯言。茫然不知命意所在。一字不能解。遂又日視烏帕列基尼恰。聞曰。汝等其告吾毛爾自武之居宅。於何所覓之。中有一人微慍答曰。汝直行向前。當汝手之左。卽可得彼老鷺之巢穴。

於是尼克泰卽策馬去。烏帕列基尼恰中之一人呼於後曰。請爲吾曹致誠意於毛

爾自武。令彼部署上斷頭臺事。彼死期在卽。又一人呼曰。尼克泰。汝亦當部署。汝死期亦近矣。

尼克泰於此等罵。并未措意。惟自忖曰。彼伐斯究何意。何以不欲告吾以毛爾自武所居。又何以有不欲送吾入痛苦之途之語。

第五章

凡策馬沿毛斯喀伐河之濱行者。有一絕廣麗之花園入望。卉木錯植。菩提樹作花圍。然臨小湖。上湖波似鏡。遊魚出沒。果樹之屬。有蘋婆櫻李者種種。傑池聯絡焉。數徑歧出。可以達青葱蔓延之草地。

是日氣候頗燠。胡蝶燦若金色。迴翔於玫瑰叢內。遊蜂旁午。螽斯趨趨。若相應於草間。日葵則軒然高舉。瞰覆盆子林上。一若向晴曦頷首者。

毛爾自武退息室中。衣利那則率其女使坐矮籬旁。菩提樹下。衣青色之寬衣。飾藍寶石鈕。繡金之袖。以金剛石鈎扣肩。上冠綴珠燦燦。履麻羅哥一種皮鞋。神情閒適。意

致活潑。蓋方與女侍輩歡嬉娛遣也。

一侍者進曰。夫人請御此條脫。衣利那和聲曰。汝等待吾妝已一小時之久。所飾亦已足矣。曰。夫人誠再御此項圈。將如盛裝之聖畫中人無異。衣利那曰。嘿。勿復言。汝不懼褻聖耶。

女侍曰。唯。設夫人已疲於祿飾。則請爲蹴鞠之戲何如。抑欲臨觀投食於馴鯉。或以聞歌爲遣。惟夫人差擇之。曰。巴許加。汝試歌。卽歌前吾曹採珠果時所哦之曲。

巴許加曰。主婦。前所哦曲。絕無愉快情。音節似太悲慘。衣利那曰。吾再願一聽之。曰。夫人必欲聞者。烏敢方命。設聞此而中心忤。願勿責吾曹。

於是諸女侍環立成一圓形。而巴許加則發其嘹亮之聲。徐歌前曲。且歌且視。主婦面則淚盈盈如綆。縻然界頰而下。

巴許加曰。吾一何愚戇。吾致夫人於悲感。吾悔爲此歌。

女侍中有度尼阿希者曰。汝歌聲過淒厲。使人於邑。吾將易一闋。以滌汝悲戾之音。

言已。卽一躍起。一手置膝。一手揮空中。左右轉旋。歌一極可解頤之俳調。旣闋。度尼阿希吃吃而笑。特衣利那則仍悒悒。其嗚咽不自己。繼悲聲大放。沈痛不勝。

巴許加謂其伴曰。嘻。汝欲使止夫人之悲。而夫人聞之。祇益忉忉。然則吾曹計將安出。設爲主人見。其忿怒將不可遏矣。

時衣利那突以兩臂抱巴許加之頸。悲呼曰。巴許加。汝曹試助予哭。巴許加大詫曰。夫人乎。何爲至此。

曰。吾之悲痛。非猝然作也。今日昧爽。覺吾心淒甚。當晨禱。鐘聲初發。吾由窗外睇見信奉者。咸欣欣趨行於途。其時予已不勝煩憊。吾聞歌而戚戚。亦不自知涕之何從。今日景色妍華。汝曹復爲吾盛飾。奈悲萌方寸。欲止無由。噫。汝曹其爲吾亟弛華妝。編吾髮如汝曹之髮。易吾服如汝曹之服。可已。

女侍曰。噫。夫人欲編髮作未嫁形耶。此上帝所禁。脫爲主人見。奈何。曰。無害。彼斷不能知。卽知。予可重飾。曰。否否。此大罪過事。夫人幸恕吾儕。實未敢從命。

衣利那自忖曰。以此等事爲罪過。則吾追念疇昔。殆亦罪過之至者耶。遂謂巴許加曰。吾納汝言。汝來前。吾爲汝編髮。一若吾家中人。昔日編吾髮者然。巴許加聞言。面微頰。今日獲此非常之榮寵。殊出意表。遂趨踞於衣利那前。衣利那執其髮。分散之。爲九十份。一份則編辮者一。此事非敏慧者不能爲。蓋每辮須極鬆散。張腦後。如魚網然。以披垂於背。衣利那編不留手。又以珠線組每辮內。旣成。取一最貴重之環。加諸末結之上。

衣利那似頗意得。曰。辮成矣。汝其起立。諸侍觀之。此辮之美。能勝已婚婦之冠。否。女中一人笑應曰。物各有其宜。設以冠加巴許加首。吾恐其不稱也。

衣利那曰。醜哉言。今日爲聖約翰日。相傳水中女神。或有見其編髮爲辮者。女侍曰。否。女神編髮。乃在三位一體之聖日。景教有三位合成一聖之說。三位者。天。父。天。子。及。聖。靈。也。若今日。則水中女神。能使男子一見愛之。頓棄其舊日之所眷。巴許加曰。願上帝佑吾曹。

衣利那曰。汝畏女神耶。曰。然。中又有僂言者曰。巴許加。汝何畏。莫斯科相近地。甯有

神怪耶。惟烏克蘭則有之。設於彼處遇女神者。一覲面已足移情。凡爲夫則棄其室。爲所歡則棄其外婦。而一意專注於神矣。

衣利那聞言默然沈思。旣而曰。此等神怪在波蘭國有之否。曰。此乃彼生產地。烏克蘭之與波蘭國。乃二而一者。衣利那聞言而歎。

當語際。忽有馬蹄聲。自遠而近。尼克泰白色之巾。聳於圍籬之上。衣利那瞥見之。血爲之冷。身幾類木石。而尼克泰亦驟覩若驚。持轡幾脫。蓋衣利那固夙爲尼克泰所眷愛。五年前曾切切訂婚嫁。矢志不渝。今日於無意中忽見衣利那。果何爲而在。毛爾自武園中。且已婚之冠儼然在首。不覺體爲之震。色如死灰。嗒然自失。曰。已矣。噫。吾其夢耶。

衣利那倉皇謂女侍曰。速屏退。天乎。吾將何辭以對。此際尼克泰已至。衣利那前厲色詰曰。衣利那。汝其答吾。汝已嫁否。

衣利那勉力欲答之。而苦於結舌。不能道。曰。速言勿隱。衣利那期期答曰。尙乞垂聽。

尼克泰養肩謂之曰。噫。吾亦無事。汝言吾已盡。悉別矣。言畢。遂回馬。

衣利那呼曰。尼克泰羅瑪維拏乎。吾託基督母及聖名。求汝聽吾一言。既聽而殺余也。可。衣利那至此。聲已漸弱。不復能言。長跽伸二臂乞憐。尼克泰再一聳肩。然心中則不無垂憫。遂止不行。

衣利那神情悲感。發其顫聲。歷述維叶徐末斯喀之逼迫。及俄王偏聽作伐。已不得已。託身於老人毛爾自武之事。且訴且泣。謂不幸有負前盟。實處於勢之無可如何。乃迫而出此。然不能以一死謝君。此乃出於志力薄弱之故。遂痛自詛咒不已。既而曰。君不復能眷吾矣。然猶有冀幸者。願宥吾莫大之罪。尼克泰聞言。蹙額不作一語。衣利那嚙嚙而呼曰。噫。尼克泰羅瑪維拏乎。幸以基督故。而賜答一言。舉盈盈二目。注視尼克泰不釋。其盼望其媿。畏其悲傷。悔若一寓於哀乞之詞中。尼克泰不自知作何等感情。惟勉自發言。若斷若續曰。吁。此乃上帝意。汝無罪。無罪。何宥恕之有。吾不欲詛咒汝。上帝乃吾證人。吾曹之事。天實鑒之。吾不欲詛咒汝。吾

之視汝與疇昔同。

尼克泰此語出諸強勉。非由衷也。而悲感之情。發於不自忍。乃立足馬鐙。以手據短籬。衣利那亦倚籬自支其體。二人嘿然不語。亦茫然不自知其所爲。而傳意於二叟問者良久。

嘻。衣利那。乃若是。是則明以不義欺其衰老之夫。已忘其長。踞於救主前。自矢永遠相愛之誓矣。自是以後。彼尙何顏以承接毛爾自武乎。噫。毛爾自武。果負氣人。其生平視生命。不甚惜。而獨重榮譽。脫知衣利那之事者。彼老人必欲得而甘心。則尼克泰亦處危地矣。

第六章

尼克泰孩提時。毛爾自武已識之。然中間睽隔者久。當尼克泰率師往波蘭之日。毛爾自武方遠征在外。溯自相見後。已十載矣。顧毛爾自武雖老。而英姿如舊。尼一見能辨之。此老人體甚修。較尼高出其首。而威厲之態。嶮峻如獅。使偶覩者深印腦筋。

勿能去。至啟顏而笑。則又藹然可親。尤足見其仁心爲質矣。

毛爾自武曰。親王乎。歡迎汝。言時。導尼克泰入廣室。室爲木構。中有罍。製以瓦。短几。則橡樹所爲者。介冑懸壁。架則羅列金銀器具焉。時謂尼克泰曰。吾甚不忘曩日。君於孩提時。已極豪縱。今則洵爲人傑。波蘭之事。吾極有所聞也。言次。備極歡洽。威嚴。凌厲之神情。盡爲愉快之心所掩。

然尼克泰則心頗忐忑不安。謂之曰。吾於親王波隆斯基處。挈有書函。當面奉也。

毛爾自武曰。書函不甚要。吾不妨姑緩讀之。言至此。卽呼侍者曰。速往請夫人。有客至。乃尼克泰羅瑪維擊西葉勃揚。乃親王也。夫人亟來相見。以盡誠悃。

少選。衣利那悄然入室。手一盤。中多列名酒。鞠躬於尼克泰前。一若初見者。特其色。則已灰白若死。

毛爾自武曰。此吾室也。君父與吾相處若兄弟。是則吾妻當不至見外於君也。試飲盤中酒。勿以疎慢棄之。言次。鞠躬以樽奉。尼答禮。盡一觴。衣利那則目下俯避。尼面。

手戰。栗至盤中。琖相觸。擊作聲。

毛爾自武突問曰。衣利那。汝何故。豈汝疾。作汝色。若非人。何也。嘻。彼維叶徐末斯喀。斷不至再來擾汝。汝胡驚悸若此。衣利那勿自怯。吾深愛汝。今而後不與吾偕者。則勿獨行。吾必隨在護汝。汝盍解顏以對嘉客。又顧謂尼克泰曰。幸見恕。吾卽令妻傳命庖人。使速治具耳。

尼克泰曰。深謝盛意。已午食矣。曰。是何妨。必再食少許。勿固却。先再進數觴。勿傷吾老人感情。吾羞辱備至矣。不見吾髟髟若是。言時。手自指其長髮。

尼克泰曰。然。吾見之。曾如公者。而尙受此辱。願得聞其故。曰。此由吾保守舊章。以爲官階不可紊。當遵昔例。而弗使新進者撓越職位耳。

毛爾自武言時。色甚蹙。目睽睽直視。遂舉曩日爭坐獲禮事以告。喟然曰。自俄王設烏帕列基尼恰之後。莫斯科情形。遂判然迥異矣。

尼克泰曰。此烏帕列基尼恰。吾嘗遇諸途。而吾所以待之者。與禮遇二字。相去殊遠。

甚。

毛爾自武曰。嘻。此皆由吾曹得罪於上帝。而上帝遂蒙蔽俄王之目。使之顛倒黑白。奸黨以讒言進。謂雪爾范斯德。及阿特希武。爲謀叛人。王遂放逐之。而吾曹之幸福盡矣。蓋義文萬錫利惟。即俄王名自此遂疑忌吾儕。日夜所籌論者。曰奸黨。曰亂謀。彼好事之小人。遂乘間肆毒。有以一己私嫌而誣鱗貴族者。亦有希邀寵眷。而傾陷大臣。藉此快其報復。而純淨無罪者。輒身墜豕室。不知凡幾矣。在例事無憑證。則不可治以罪。而今則稍聞訛言。卽拘繫之。施以楚毒。吾等今日若置身荆棘中。而俄王之殘人以逞。固莫不聞而恐怖也。

尼克泰曰。吾僅得道路傳聞。未知的實。某在波蘭時。消息極爲遲緩。然既盡人言之。則此事似不僞。夫作奸犯科之人。王曷爲故縱之。

毛爾自武曰。王者固有刑人之權。特無如其無辜而被戮也。如貴族阿特希武。及其少子。又若撒的尼氏。義文批希格。並其妻若孥皆誅死矣。此外之耿耿自將。不能阿

附而枉殺者。且不可以僕指計。

尼克泰此時神情極形忿悲。謂毛爾自武曰。以吾觀之。凡此皆小人恣其媚嫉。進譖於俄王。以遂其私計。實則俄王之可責。尙未如若輩之甚也。

毛爾自武曰。嘻。此等事非第言之可畏。思之抑亦可怖。王之殺戮無辜。要不皆全由讒人所惑。今試取一二端證之。彼培斯蠻擊佛斯。乃司王器皿者。一日以毫無根據之詞。攻訐親王烏夫挈尼。君以爲俄王聞言果如何處置。痛哉。王竟於席次。手刃烏夫挈尼之心。立斃於坐。

尼克泰一躍起曰。噫。胡至此。設他人有以此等事告者。吾必斥爲讒言。當擊之立仆。毛爾自武曰。吾老矣。豈肯以讒言爲談助。又豈肯以讒言誣蔑吾君上耶。曰。幸恕吾鹵莽。特何以今昔不同。變局可畏。一至斯極。是必有命意所在。誠哉。王之爲小人蒙蔽矣。

毛爾自武曰。然。余尙有續白者。義文性好縱飲。酗酒可怖。當洪醉時起。而與寵倖諸

臣跳舞若狂。各蒙以面具。當日密恰爾雷布尼親王適亦在座。見其事。不禁喟然太息。淚下沾衣。王見而大慍。亦欲令戴假面。親王堅謝不肯。曰。否。吾終不欲褻瀆大廷。污辱吾榮譽也。言已。擲面具於地。以足踐踏之。自是五日後。而密恰爾雷布尼親王竟奉俄王命。授首於禮拜堂中焉。

尼克泰驚歎曰。嗟乎。豈上帝降罰吾儕耶。毛爾自武曰。予言猶未畢。君其聽之。殺戮之罪之事。幾無窮盡。流血於牢戶市曹者。固日有其事。無待言矣。所可異者。寺院之中。神聖所在之地。亦時有殺人之事。凡貴族之奴隸。廝養。被逮遭刑酷者。日接於途。其忠於主。不欲賣以求榮顯者。則立時置之於死。以故不肖之輩。多妄告陰私。殺主以冀償所欲。忠饗盡矣。特俄王有時亦爽然自悟。追悔不已。輒流涕祈禱。自呼爲有罪之人。於是以珍物徧施各寺。命虔誦禱文。蘄爲戮死者邀福。以贖己愆。更有駭詫突兀。出諸意表者。某日甫辨色。余尙在寢。忽聞喧擾聲。急起覘之。見街衢上人若潮沸。有自克倫末林來。亦有往者。皆高呼曰。俄王出走矣。吾大駭。立跨馬出。凡廷臣諸

貴族馳赴克倫末林者。倉皇不絕。中有徒步奔者。予既至宮門。

即克倫末林

則見乘兵衛

兵聯騎而出。臣民咸分立兵前。復有旅行車無數。相率出宮。車中則俄王及眷屬在焉。余等擬於車前諫阻。衛兵呵止曰。諭在。毋多言。於是乘輿遂離莫斯科。余等頽然各返。惟相期盼曰。或俄王能翻然變計。過賦歸來乎。

及一星期後。接王諭言。其大旨曰。予以憂忿之極。遂離吾國。予所以往之處。上帝知之。嗟。汝曹叛賊。吾不能復與相處。自此諭傳播後。咸人人自恐。王誠刻暴。或亦上帝所命。以懲罰吾曹。吾曹無此王。卽無上帝。於是相與聚謀。當效死王前。以求返駕。時聞俄王止於亞烈山特武村。距莫斯科八十浮斯脫。吾曹禱於上帝。遂相率啟行。比亞烈山特武村已在望。復止而祈禱。蓋吾曹實處可怖之境。非懼俄王之戮。予等懼其不從。所請而乘輿久蒙霜露也。更懼王聞吾等至。或竟拒絕弗見。則吾曹益無所歸命。幸邀天之福。免於此事。俄王允吾曹入見。及見王則大驚。蓋非復曩時面目矣。其鬚髮均已滅去。濯然無復存者。且王言極繁複。不絕於口。無非斥吾等陽執臣禮。

而隱爲叛徒。且歷歷指述罪狀。而罪狀實爲吾曹所茫然未知。後則謂欲令僧侶祈禱。後始可返國。特雖返國。必先約法數章而後可。予曹噉應之。於是俄王始令吾等吮噉。命吾等退。

尼克泰曰。所謂約法數章者何耶。曰。自是三星期後。王遂返莫斯科。舉國人民咸大歡忭。相率舞蹈。雖在耶穌復活祭日。亦無此愉快之情。王既召集羣臣。諸牧師咸與。曰。吾今日俯鑒汝等之請。姑執國政。特是有仇吾者。吾必戮。有叛吾者。吾必刑。沒其財。滅其命。自此以後。無論爲貴族。爲朝臣。爲牧師。領袖皆不得以無謂可厭之辭。喋喋。予前希冀。乞若予親擢衛兵。以保護予身。並於各鄉村及莫斯科各要隘。均設衛兵。皆聽予調遣。予之選設烏帕列基尼恰。所以資保護者。臣下皆不得干涉。汝曹能遵守此數約者。則予可復主國政。

自此後。王遂選用寵倖新進。其家世皆極微賤者。而王則取人室宇。居之。奪人田地。賜之。攫人資產。富之。其主人則逐之去。雖流離困苦。勿恤徧國中。悉爲懸犬首。攜竹。

簞。殺。人。如。草。芥。之。徒。所。蹂。躪。掃。盪。矣。若。曹。掃。除。毀。壞。者。非。俄。羅。斯。之。叛。黨。實。俄。羅。斯。之。榮。譽。也。若。曹。豺。牙。必。厲。肆。其。啖。嚼。者。非。俄。羅。斯。之。仇。敵。實。俄。羅。斯。之。盡。臣。良。民。也。若。曹。無。惡。不。爲。逍。遙。自。在。無。刑。法。以。治。之。無。是。非。曲。直。以。判。斷。之。也。

尼克泰曰。然則此等約章。君等何以許之。毛爾自武訝然曰。談何容易。豈爲臣下者能禁使其君。夫俄王之所爲若是。倘所謂天實命之者非耶。尼克泰曰。君亦思俄王嘗先問汝曹而後行者。汝曹何故不自於王。謂不願有此烏帕列基尼恰。未嘗不可。曰。君言誠是。特吾曹不聽其言。王復棄國他適。則將若之何。俄國之民。將謂吾曹何。此後情形。不堪設想矣。

尼克泰聞言。沈思良久。曰。誠然。國而無君。固大不可。特君等此時何嘿嘿無言。何不直陳於王。謂全國中爲烏帕列基尼恰蹂躪殆徧。何其硜硜。而噤若寒蟬耶。毛爾自武曰。噫。君尙不知予之爲人。某不能自匿其意。心有所知。則口必吐。身遭恥辱。職是故也。設使俄王而召予往者。予斷不肯自安緘默。乃王之前後左右。絕不欲

有一老成人。身。廁。其。間。蓋。故。舊。之。臣。已。絕。迹。於。朝。右。矣。於。是。狐。鼠。盈。朝。乃。得。憑。藉。以。張。其。執。如。培。斯。蠻。擊。佛。斯。則。父。子。並。在。朝。列。同。惡。相。濟。專。甘。心。於。異。己。若。麥。爾。俞。達。斯。哥。喇。多。則。一。屠。夫。也。一。惡。獸。也。啜。生。人。之。血。以。飽。其。渴。吻。又。若。鮑。列。斯。剛。度。擊。武。凡。足。邀。俄。王。寵。倖。而。使。之。官。爵。日。隆。者。則。雖。至。殺。其。父。母。妻。子。以。求。之。而。有。所。弗。惜。也。尤。甚。者。則。若。貴。族。阿。典。擊。西。維。叶。徐。末。斯。喀。以。彼。所。爲。不。特。貼。玷。於。一。己。凡。吾。曹。莫。不。共。蒙。此。羞。毛。爾。自。武。言。至。此。忽。止。不。言。若。備。極。憂。痛。尼。克。泰。嘿。念。俄。王。行。事。何。如。水。益。深。如。火。益。烈。以。至。於。此。眞。非。意。料。所。及。慨。嘆。者。久。之。毛。爾。自。武。在。坐。幾。忘。之。矣。

是時僕進膳。尼克泰辭以已食。毛爾自武固請之。膳畢。繼以酒。毛爾自武掠其長髮於後。舉瓊祝曰。願進一觴。爲吾王義文萬錫利維壽。尼克泰曰。願上帝佑護吾王。俾王明目達聰。祝畢。各盡其觴。共舉手作十字。時衣利那未嘗入室也。

毛爾自武歷述俄王情形。爲時甚久。並述克立米安韃靼人之侵入刺安仁。又叩尼

克泰以在波蘭時冒險諸事。而深責柯勃斯基不當棄國遠颺。

尼克泰一一答之。後述及美特富提加村冒險事。謂途遇烏帕列基尼恰。劫掠村人。

遂環攻之。懲其魁首。及既至莫斯科。又與彼黨忿爭。遇聖丐斯即伐抗解。然聖丐別時

所發奇妙不可思議之言。則隱而勿述。毛爾自武引耳以聽。若極有興趣。及尼克泰

述畢。毛爾自武以手撫額曰。美特富提加村爲余置產所也。吾以身受罪辱之人。凡

有來劫奪吾財者。吾未之或拒。況此焚掠事。又若曹慣技乎。君所謂聖丐者。予亦知

之。其人能知素不相識之名。國民既崇奉。卽俄王亦深加敬畏。其面斥王而訕笑之。

已屢屢矣。設如彼聖丐者。更得數十輩。則吾國今日亦斷不至有烏帕列基尼恰種

種怪象矣。不知君將以何時往見俄王。

尼克泰曰。明日昧爽。吾將往見之。毛爾自武曰。時已薄暮。尙欲乘馬走百浮斯脫餘

之道路乎。曰。豈王不在克倫末林耶。曰。然。王果不在克倫末林也。吾曹以得罪上帝。

故吾王亦舍棄吾曹。不令接見。頃王至亞烈山特武村。與其諸嬖倖同處。曰。然則余

亟欲前往。某此時歸家。料量一切。詰朝則首塗亞烈山特武村矣。

毛爾自武止之曰。願君勿詣彼村爲善。曰。何也。曰。願垂聽吾言。勿輕擲汝命。君在襪襪中。吾已見之。且君父與余交至深厚。余豈能漠視。余兢兢爲君慮。恐一至亞烈山特武村。則命將無幸。

尼克泰曰。吾惟有盡命而已。其他實不能兼顧。毛爾自武曰。君盍止宿於此。則禍患當不能及。曰。君不言及柯勃斯基乎。夫以俄羅斯之貴族。而潛蹤匿迹。其可恥孰甚。毛爾自武曰。柯勃斯基乃叛賊。彼所往者乃敵國。余豈宗國之讎敵乎。君何以不能止於吾所。曰。余以言匆遽。故至失檢點。雖然。人各有命。命定終不能倖脫。

毛爾自武曰。然使君止於吾家。則王怒或能漸息。上帝所以厭棄吾等者。或轉能矜護之。倘君必欲以此時往。則王方盛怒。忿火炎炎。不可嚮邇。適足葬身火窟耳。

尼克泰曰。予之微命。上帝掌之。則凡有意延緩。冀苟且以求活。適違上帝意耳。言至此。起立曰。君愛我甚。敢不感謝。然予實不得。不行。請從此別。

毛爾自武目視尼克泰。至爲痛惜。然深敬其勇。脫己身當其境。其志趨亦正復與同。乃立持之曰。上帝福君。上帝能化俄王之暴戾爲仁慈。吾深願君無恙。吾深願仍得見君。吾竭神魂以禱之。

毛爾自武偕客行至室外。尼克泰超乘與老人別。時已昏黑。尼沿籬行。見園中有白色物。心不覺沖沖然。乃止馬不行。而衣利那已至籬側。謂尼曰。予已聞君語。將往亞烈山特武村。或者上帝垂佑汝。雖然。此行實大可恐怖也。

尼克泰曰。吾此去生死。惟上帝能知之。吾自波蘭歸。所觸接於耳目間事。皆不甚快慰。意恐與若今日乃末次之晤語。衣利那曰。彼眈眈伺君。思之毛戴。君奈何以不贊之軀。作一擲耶。曰。吁。吾薄命人耳。尼克泰言時。色甚慘。衣利那曰。天乎。君卽不自憐。亦當爲他人想。幸一憶曩日。予之於君。果何如者。

是時。月自雲際出。清輝朗。屬衣利那之珠冠。珍佩與瑩粉淚相映。爲一種。淒清光色。衣利那嚶嚶啜泣。使得尼克泰一言以慰藉之。亦不難破涕爲笑。蓋神思愴悅已。

士苴。其夫尼克泰。視其掩袖悲啼。益形嫉媚。爲之情動。踟躇不行。夫衣利那已屬老人。則親王不得再露幸福。無如衣雲變幻。竟欲復捨墜。歡是則衣利那前。旣立志不堅。後又視夫若敝屣。試思其居心何等。尼克泰當亦懼然而驚。何竟流連作此態。無他。乃愛情作祟耳。愛情勝則正氣頓消。猶幸其瞬息之間。卽能覺悟。

尼克泰猛自省曰。不可。吾戀戀將如彼老人。何老人爲予父執。偶涉邪念。且不可。況甚於此。夫以毛爾自武之厚。吾而吾報以污辱之行。是不逞者所爲矣。以一女子故而遂欲逃死。至不敢見王。非怯夫而何。

於是毅然決曰。吾必往彼。立名節。犧牲其命者。且不止一人。吾詎可潛蹤。吾必往別矣。衣利那。

尼克泰言旣出。衣利那聞之。如刃抉心。旣大失望。又無術以阻。遂蹶於地。悲呼曰。地耶。爲吾開一穴。吾將入世界。雖大無吾容身所矣。尼克泰羅瑪維。擎乎。吾旣不能阻君。使得保軀命。吾惟有自殺。吾愛君固甚於愛吾命者。

尼克泰聞言。心爲之碎。試慰藉衣利那。而衣利那傷心愈甚。嗚咽不能已。此時大有可危者在。脫爲從者窺見。奈何。尼克泰陡念及此。決計舍之去。呼曰。衣利那。別矣。吾心甚歡。試拭若淚。上帝慈愛吾曹。或將重晤也。

於是尼克泰回視衣利那。作末次之答。顧瞥見林木深處。有人影憧憧。然驚曰。是爲誰。其僂從耶。抑老人隱爲窺探耶。

第七章

從莫斯科抵脫勞志克禮拜堂。以至亞列山特武村。爲通衢大道。王使者馳騎往來。而烏帕列基尼恰之分隊。皆眉飛色舞。恣爲游騁。負販者坐雪車。捆載而行。雜以羸馬。行李其蕩。無生業之輩。多挾箎簫六絃。爲俚歌。俳曲。沿道謳呼。勾金錢者相屬。乞者旣臂集。待施濟。與游手之徒。或爭得相詈。扶歌唱中。復雜喧詬。眇然並作。此通衢達一森林。旣幽闇。繚曲不逞者。每匿林中。爲殺越。以苦行旅。蓋自烏帕列基尼恰。蕩村邑。攘生計。民旣失家室。耕業多聚而爲盜。據林藪。爲負嵎。計愈聚。愈衆。蔓延寢。

廣不易撲滅。脫爲烏帕列基尼恰。獲則縊殺之。而烏帕列基尼恰或爲若輩所擒。其受創益毒。以故行者咸惴惴有戒心。以罹其害者。且不可僂指數。顧旅客不能不出其途。冀倖全於萬一。其言曰。上帝仁者。吾輩小民。或能終邀佑庇。無他虞。蓋被劫者。固纍纍而偶獲無恙者。亦間有之。是以雖視爲畏途。乃姑往嘗試。此則小民之可憫也。

尼克泰率從者既至。脫勞志克禮拜堂。扶服聖像前認罪。於是行聖餐禮。及啟行。牧師與言別。並莊容道上。帝賜福之辭。一若送死者然。

與村口相距三浮斯脫許。有衛兵一隊駐焉。凡行旅至此。禁不得前。須舉姓名職業。尼克泰至。如例詢答。其衛兵之領袖。乃去尼克泰所攜軍械。並命烏帕列基尼恰四人。衛送入村。行稍前。王宮在望矣。有研究國乘之史學家。述其殿制。及王起居行事如左。

俄王義文退居之所。其形式極可異。巍峨矗立。制與禮拜寺無殊。於烏帕列基尼恰

中擇其最殘忍者三百人。稱之曰同胞。而自居牧師。爲之長。此三百人。各服黑色之僧袍。衷服則備極華麗。凡儀式悉如僧侶。王且躬行之。

每日晨四句鐘。王率諸兒及麥爾爺達斯哥喇多登鐘樓。集諸眷屬。共祈禱。彼三百人者。汲汲入禮拜堂中。屆時不至。則幽八日。以爲罰。至六句鐘。禱事始畢。當王唸誦祈告時。蹠而搏。類無算。額往往有墳起。形至十句鐘。共案而食。惟王勿與。三百人者。飲啖。嗜無虛日。不盡。則以賜餒者。王好與寵倖相談語。或詣犴室。閱囚。視其困苦。以爲樂。夕歸。寢。則有瞽者。三說故事。以侑臥。夜半。卽起。禮誦如初。急報至。卽白於禮堂。當諷經懺罪時。或發極可怖殺人之命令。其行事不可測。如是。間或出巡。閱又喜。獵。獵則必逐熊。熊爲戲。

尼克泰旣入村。見王居甚壯麗。環以大濠。間以堅塹。窗製無相類者。鐘樓斗起。飾尤絢耀。當日光映照。自遠眺望。幾成一雄偉花球焉。

尼克泰途中。殊鬱鬱不樂。及覩此宏壯瑰麗之王居。神爲之攝。策騎復前。見道旁絞

人架森森離立。斷頭臺上斧砧之屬。秩然羅布。架及臺皆黑色。極堅固。以其爲用宏也。夫人即極勇敢。無懼然一念殞身。即在指顧。死又非有榮譽。又非於槍林礮雨中。絕於名將之手。特以無辜而爲屠伯所宰。割而已。則其悲憤之心。固有感發不能自掩者。當日尼克泰經此種種可怖之行刑地。其容蹙然。衛兵睨視而笑曰。嘻。此等物。不過曹曹之小錯言時。指縊架曰。此架大可喜。君流覽之。亦覺愛莫能釋。耶。吾觀君。輒眈眈注視。不能去也。

時從者密恰區策馬從於後。嚶嚶不道一辭。時或微作呼嘯聲。並蹙然自搖其首而已。

抵垣。尼克泰與從者均下馬。入一廣場。則匄者充斥。醜惡殘廢。至不可狀。口則誦禱文。唱聖詩。其聲儉儉。有使者一人立階上。投以錢物。而烏帕列基尼恰服華服。輒相聚作菓子戲。王之近侍。冠衣皆以黃金寶石爲飾。中一人則爲尼克泰所最注意。其人齒可二十許。美而豔。然神宇間有傲慢不遜態。衣飾之麗。更過於餘子。修髮無鬚。

織弱幾如女子。其同伴與之言。亦未嘗致恭敬。然每當羣集時。其人至衆。卽四散坐者。見則咸起立。其人於尼克泰及密恰區略一注視。作鄙夷不屑之色。顧問衛兵。似叩來歷者聽畢。則向尼克泰略一蹙額。於是笑向其侶語。喃喃其侶大笑。走去此人。則歷階上。憑於欄。視尼克泰甚偃蹇。

倏忽間。衆丐咸哄然騷動。爭奔尼所立處。幾爲所仆。口作驚呼聲。亡命衝突。尼克泰愕然大駭。不解何故。俄見一巨熊自內突出。撲衆匄匄逃。尼則巋然當熊而峙。熊耳向後。舉其巨掌。人立撲尼。尼急拔劍。劍失。惟篋如故。蓋始入村口時。已爲烏帕列基尼恰取去。尼竟忘之矣。彼憑欄遙望之少年。縱聲大笑。曰。嘻。盡拔汝劍。此際尼克泰危險已極。一擊則必扑。再擊則腦塗地矣。而尼則忽覺熱血如潮。被己體。陡聞有聲。曰。君其起掖以手。尼視熊則已斷吭。死足爪微動而已。噫。殺此熊者爲誰。孰脫尼克泰於此厄。非他卽烏帕列基尼恰中之一也。顧淡然無德色。見尼未被傷。似頗慰。不待道謝。返身徑去。

尼克泰即呼止之曰。友乎。請示姓名。庶吾得爲君祈福。其人曰。吾姓名。君烏用知。吾不敢以此自詡。尼詫甚。欲再致詞。已不知所往矣。

密恰區以首巾爲其主。拭血曰。噫。吾幾怖死。當熊撲主時。吾急呼曰。喉。意欲其捨去。主而撲予也。瞥眼間。彼勇敢之少年已碎熊首矣。噫。是勇士天佑之所可恨者。彼無鬚髮之俗。父立高臺。憑欄而觀。若甚意得也。密恰區言至此。又小語曰。特是吾等今日之所遭。爲何等景象。彼曹以所畜之熊。驟縱諸大庭。果爲何等事乎。

密恰區之言。不爲無見。蓋俄王宮中出人意料之事。時有所遇。王酷好獸鬪之戲。圈押中。熊爲常備物。時時縱之出押。使撲人。遇之者無不心膽碎裂。王則觀之以爲笑樂。有傷則給以銀幣。設不幸遂死。由其家領之。死者名則列爲一表。命各禮拜堂爲之作功德。蓋以此等人之死。或則供王娛戲。或以消王憤怒。均不無足錄。應受此死後之優待也。

當時尼克泰既脫禍。卽有侍者二自宮出。告以頃所爲事。王已盡見之矣。遂問尼克

泰以來此何作。一一告之。未幾。復傳命曰。王問汝起居。並命今日賜汝同宴云。俄王賜宴。不可謂非榮幸。然尼克泰聞之。則殊志忑不安。或者王尙未知美特富提加村與烏帕列基尼恰小戰之事。亦未可知。脫已知者。則或含怒不發。佯作優厚和易之容。當宴飲時。則突然猝發。施以不及防之刑罰。此亦王之常技。固又不可知者。尼克泰乃希望吉利之心少。而測度凶危之心多。惟喃喃禱告。至爲熱切。是日爲亞烈山特武村中一特殊之日。蓋王欲預備出遊。爲巡香禮拜之舉。是晨卽下諭設大宴。除烏帕列基尼恰三百人外。復集三百人。故此日之宴最盛。

第八章

是日於宴會所設食案。行凡三介楹柱間。每一行爲席十。每一席設二十座。均用短几。覆以絨。王座則雕鏤之椅。綴以明珠珍石之屬。中央置巨案一。上列橡木架。金銀之器。積若崇邱焉。

有使者成羣。衣鮮衣。依次入。各就其座。然案第設冷脯鹽胡瓜李子及木杯酸乳而

已。烏帕列基尼恰亦各就座。不設食。以待王至。未幾。侍食之人。雁行魚貫來。各環王坐。又未幾。司寢室之吏及掌酒之官各一人入。既而角鳴鐘發。俄王義文萬錫利維始徐徐臨室。

王軀修長而堅實。肩甚博。服五色相間之長袍。綴以珠寶。頸間則救主聖母天使先知等牌。纍纍下垂。

尼克泰窺王容色。果與疇曩大異。瘦削之面。神色益形尖利。鷹喙之鼻。鉤曲愈深。二目睜睜。作青白慘淡色。博頰之上。著有縐紋。王年第三十有五耳。然已蒼老。其面目神情嚴峭可怖。而在極和藹之際。或時作微笑。有令人忘其凶暴者。此數者爲義文之特色。更有一端。爲常人所不易及。則口頰瀾翻。辯才天縱。拒諫飾非。善文其過。雖使慈善者問之。亦不得不心折。其殘酷殺人之事。爲甚。當於理不失。裁判之正義也。義文入堂中人咸起俯伏。義文則徐達其座。遍矚衆人。於是亦俯誦禱文。手作十字形。爲諸人默祈帝福。既畢。乃登坐。除掌酒官及侍食之特使六人外。餘皆就座。

衆侍者冠紫色剪絨巾以金飾。鞠躬王前。兩兩出。少選。攜炙鵝二百頭。貯金盤中。以進。大宴於是始。尼克泰之座與王相距不遠。而同列皆舊家大族也。能與於斯宴。則官階固非微末者。

尼克泰當未往波蘭前。固皆與此輩僚屬相周旋。是時日微。睨王。又環顧同席。不禁隱爲傷感。蓋王所爲較五載前判若兩人矣。乃詢並坐者曰。彼王側少年。神色慘淡者爲誰。曰。是卽王子義文拏維區也。言已。四顧小語曰。吾不知天意若何。能矜憐吾輩否。此王子絕不類其祖。乃酷肖其父。齒雖少。心則至酷。他日嗣位。未必爲吾曹幸福也。

尼克泰又問曰。彼眸子洞黑。色若仁厚。末席之少年誰耶。吾昔日似嘗識之。然何處遇。則已忘之。曰。君於五年前固嘗見者。彼當時猶爲俄王近侍。隆隆面上。今尙未艾。其名曰鮑列斯。勿度羅維區。剛度拏武。乃王最信任寵倖之臣。言至此。小語曰。君不見彼坐於鮑列斯之側。其肩甚博。容止粗疎。目若無覩。顰蹙若不屑視人者。君識之。

否。乃格利古來羅克揚諾佛斯哥喇多培爾斯基也。其小字曰麥爾俞達。爲王之友。亦爲行刑官。言無不從。爲王耳目。然使鮑列斯有所陳說。則王又舍麥爾俞達而從鮑列斯矣。君盍觀之。彼姣好如美女子。侍酒王側者。則翻度兒哀勒克才區培斯蠻。擊佛斯也。尼克泰曰。彼少年耶。蓋尼時已知此姣好如女子者。卽頃高臺憑欄嘲笑之人。故恚甚。乃一詢之。

並坐者曰。然斯人也。王愛之甚。幾不欲頃刻離。然有重大事。則王惟鮑列斯之言。是用耳。語次日。視鮑謂尼曰。噫。鮑列斯之爲人。徒爲目前計。榮寵是以俄王所欲行之事。彼未嘗敢稍抗。亦未嘗能稍一救正之。其實於殺人殘酷之事。未嘗或與。不過慘血橫流。彼惟拭去其己身之垢穢。使不稍沾染而已。總之。鮑列斯乃逢君之惡耳。實則非烏帕列基尼恰之比。

尼克泰靜聆種種。不勝慨歎。旣而又問曰。彼修軀卷髮黝目者。誰耶。觀哉。已盡其第四觥矣。觥至巨。竟一一傾之。可謂豪飲。然似於酒味。則不甚愜心。彼之額。抑何其盛。

彼之眼光灼灼如流炭然。斯何人。豈狂者耶。嘻。彼以匕割桌巾矣。

曰。此人君當識之。昔日亦吾輩中之一。不料其後竟盡易其志。尙凡吾貴族。莫不蒙羞。蓋彼竟決然入於烏帕列基尼恰隊中矣。非他人。卽親王阿典。拏西義文。拏維區維叶。徐末斯喀也。以彼之陰鷲。雄猥將爲烏帕列羅基之魁。近以心有迷戀。故致成痼疾。彼目無見耳無聞。咄咄書空。無時或已。或則口喃喃與王語。其形狀極可怖。亦不知其所語者爲何。以故王深憐之。而外間人言則謂其以戀愛一女子。故遂至若此。卽其願爲烏帕列基尼恰。亦由痼疾使然。當此人媿媿而談。不能自止。以首向尼克泰。欲續述維叶徐末斯喀之事。是時適一從者趨尼克泰前。以食物一器置諸案。大聲曰。尼克泰乎。王分已膳之一。以榮寵汝。尼克泰聞言。卽離位如例。向王鞠躬。以謝恩賜。是時與尼同座諸人。皆離座向尼鞠躬。賀尼亦向諸客各鞠一躬。始歸座。此際從者已反白於王曰。尼克泰已受賜。敬謝恩。

面尼克泰而坐者。爲一老達官。此老人似頗爲俄王所不喜。卽彼亦若自知有禍事。

者。然。不。知。王。意。若。何。惟。坐。以。待。命。倏。忽。間。聞。一。人。高。聲。呼。衆。皆。駭。愕。呼。者。爲。掌。酒。官。培。斯。蠻。拏。佛。斯。持。觥。酒。至。老。人。前。曰。范。錫。利。王。分。御。酒。之。一。以。榮。寵。汝。汝。其。飲。於。是。老。人。離。座。向。王。鞠。躬。而。飲。培。斯。蠻。拏。佛。斯。反。命。於。王。是。時。同。席。諸。人。亦。離。席。向。老。人。致。禮。立。而。待。其。答。此。老。人。范。錫。利。則。植。立。不。動。呼。吸。甚。艱。四。肢。大。戰。倏。忽。間。目。迸。血。面。如。白。石。砉。然。踣。於。地。王。曰。此。貴。人。醉。矣。其。昇。之。去。

是。時。衆。咸。竊。竊。耳。語。相。與。愕。然。而。視。既。而。各。俯。首。各。注。視。杯。罍。莫。敢。發。一。言。尼。克。泰。瞳。目。聳。肩。知。殘。酷。洵。非。虛。語。既。復。慄。慄。自。危。或。王。以。施。諸。范。錫。利。者。將。施。之。於。己。亦。未。可。知。也。左。右。既。昇。去。范。錫。利。後。仍。歡。飲。歌。鐘。之。鏜。鞞。談。諧。之。雜。沓。仍。如。故。若。未。有。此。慘。事。者。蓋。久。矣。人。命。之。輕。若。鴻。毛。也。侍。從。之。服。剪。絨。者。至。此。各。易。五。色。相。間。之。衣。爭。奇。誇。麗。燦。然。溢。目。宴。將。竣。以。種。種。美。酒。進。如。阿。立。更。脫。培。斯。屈。來。斯。蠻。爾。伏。叶。斯。等。雜。然。並。列。是。時。聚。話。益。發。抒。詼。笑。聲。愈。縱。其。酒。力。不。勝。傴。僂。欲。舞。者。亦。甚。夥。尼。克。泰。於。稠。人。中。忽。窺。見。前。之。擊。熊。援。手。者。亦。在。列。於。是。徧。詢。諸。人。莫。知。其。姓。氏。其。人。但。

默坐無語。若憂思積中。手持其面。絕不與衆人酬酢。會一侍者經其側。尼克泰方欲叩其人姓名。忽聞有聲自後至。曰。尼克泰王分御酒賚汝。以示榮寵。尼克泰聞言大震。培斯蠻拏佛斯則睨視作嘲笑。容然尼克泰更不稍作躊躇。立起取酒一飲。盡之。衆人不勝駭愕。而尼克泰轉坦然靜俟。毒性舉發。仆地一死耳。少選覺如常。無他異。又移時。則非第無苦且竟體溫暖如春融融甚。愜腮間青白之色。倏爲渥丹。蓋所飲者乃歷年至久之卑斯屈來斯醇酒也。乃知王實出優賜。似尙未知與烏帕列基尼恰爭擊之事。或已知而幸獲赦免。然以意度之。則終以未知爲近是。

宴至此已歷四小時矣。猶未畢。俄而以各種果實進。要之亦飮坐而已。緣露醉已足。多有伏案而鼾及昏偃於氈覲之上。其帶弛巾脫者且不可勝數。

時俄王於其諸寵臣恣爲譁浪。極和易可親。歷數時色未嘗稍變。鮑列斯則衆食亦食衆飲亦飲。未嘗或辭意興頗豪。與王及諸臣僚談笑至歡洽。然方寸謹慎。戒備片刻不忘。及席終時。鮑列斯之色尖利如故。傲然自足之神情如故。時或斜睨醅酏及

假寐者頗露輕慢態。王子義文拏維區則泥酒不語。或於衆談時突僂一二語皆無謂之戲言。其所最欲與狎昵者則爲麥爾俞達斯哥喇。多特麥爾俞達之爲狀則獯猛異常。使人駭異。額陷而狹。髮低厚。幾與肩連。顴及頰則突鼓。首前窄後博。二耳如縮於首內。然日滾滾不定。從無正視。其目光所射若烈火之熱。無不駭極汗流。總之就狀貌觀則此人實無高尚之感情知覺。亦與別種動物之天性無異。蓋其腦至小。頭殼又至厚。毛髮密布。故優美之知識無由發現也。蓋麥爾俞達久自絕於社會。無朋友。無姻戚。惟一意從俄王爲屠殺人之事。凡王所指揮則急起如命。不肯稍有一人一物。然於其子麥克集斯哥喇都則溺愛甚。亦禽犢之性耳。麥爾俞達野心熱望咸萃於其子。蓋其所出微見高爵顯位。卽心憤嫉。故立志欲使其後人躋榮貴。此事卽從其子始。由愛其子不欲使出人下。益憾貴族傾陷而駢死者且累累。其心尤默計以吾至愛之子。而其職位不能越吾所深惡。吾所手刃貴族之右。則可羞可憤。孰甚焉。以是故凡足以聳俄王恣其殺戮者。罔不爲旣快其忌妬之念。又得藉其產以

致富且王寵日優愛子亦得隆隆直上矣。要之其天性好殺以流血爲喜。卽不奉王命而飲刃於其手者亦指不勝屈。昔有某史家記麥爾俞達事。謂其殺人後。斃割其尸取以喂犬。其殘忍如此。然臨陣時則勇悍無前。壯氣非儕輩所能及。惟狡黠而多疑。是其常態。當日王子所樂與狎嘲者乃在斯人。

蓋麥爾俞達曾於王前因緣乞一高爵。而王雖極昏憤。有時亦深念名器之重。不欲破壞舊章以尊崇之名號。加諸卑諛之寵臣。乃佯作不聞。不解。麥則必欲得而後已。復於此日大宴之晨。王甫出寢門。卽伏地陳乞。復申前請。王惟局局然笑不已。至呼之以狗。

王子所以嘲麥爾俞達者。卽指其乞爵事。蓋王子猶未深知麥爾俞達之性情。設知之深。則亦斷不肯作此等謔語。麥爾俞達聞王子言。色驟變。然不作一語。

俄王義文見王子與麥爾俞達戲言。心殊不悅。欲亂以他言間斷之。乃半莊半諧而道曰。維叶徐末斯喀乎。汝憂鬱失望之情。將以何時旣極。汝爲吾最勇敢之烏帕列。

基尼恰也。今則吾幾不能識汝。汝果以愛情故，頓就墮頹。愛情之害，果若是烈耶。其爲毒幾如虺蜴然。

王子續言曰：維叶徐末斯喀，今者非復烏帕列基尼恰矣。彼終日吁嗟鬱結，幾如女子。吾父遣使之女，服而髡其鬚。若培斯蠻擊佛斯然，並令之持琴而歌，情曲蓋其狀態。宜於弄六絃，不宜於提三尺矣。

維叶徐末斯喀慍曰：王子，汝豈猶五歲兒耶？脫汝非王子者，則吾受此言之污辱，必將召汝至莫斯科之脫勞志克市。脫勞志克市，禮拜堂名，見前脫勞志克市，此地以堂名也。而與汝一決。惟上帝能判吾二人孰當提三尺，孰當弄六絃。

俄王聞言，正色呼曰：維叶徐末斯喀，汝在何人前，而竟作此等語。

維叶徐末斯喀悍然對曰：設開罪於王前，則斷頭無所避。今王子以言辱吾，斷難承受也。

義文聲色頗平和，曰：噫，吾尙不欲殺汝，吾尙望汝爲吾效力數時。吾將爲汝述一故。

事。此事乃瞽人勿爾喀昔夕所談者。羅斯屈勒扶爲一至有名城邑。中有傑士曰阿黎希普。普維區齒甚少。悅愛一公主曰白天鵝。白有艷色。嫁土加林。徐米維區。此土加林。徐米維區。皤然老人也。阿利希竭其力。蠱白者屢詎其效果。惟多受嘲笑。唾罵而已。白之言曰。少年乎。汝負其年貌。圖售於吾左矣。吾婦於老人。卽眷愛此老人。汝少年何爲者。阿黎希曰。雖然。汝必分其情以愛吾。亡何阿黎希竟率其從者十二突入。徐米維區家。刼白以去。白至此。謂阿黎希曰。吾勇敢之豪士。刼有道。吾深敬汝。蓋如是。斯可謂愛吾。吾愛汝甚於愛己。視彼年老可鄙。棄之。徐米維區涕唾耳。

俄王言至此。目視維叶。徐末斯喀之面。問曰。汝以此瞽人勿爾喀所述之事。何如。

維叶。徐末斯喀當王所言。如以烈火擲薪中。熊熊上炎。其慾燄迸發。勢將不可嚮邇。

王又續言曰。吾將往蘇斯特爾名地行虔拜禮。數日始歸。汝可銜吾命。往莫斯科造特

羅。徐那毛爾自武家。赦彼龐尼之罪。語次。又隱示之曰。汝當偕烏帕列基尼恰以往。

以爲毛爾自武榮寵。

是時。尼克泰遙見維叶徐末斯喀愉快之態。幾至發狂。顧其與義文語。則尼以坐遠。未之聞。謂尼能推求維叶徐末斯喀何以狂喜若此。則吾知尼必將抽刃。戮其頸。更不能顧及俄王之在前否矣。惟尼不得明其故。故維叶徐末斯喀之首領。得以幸保。當時樂人歌吹之聲。及烏帕列基尼恰哄堂諧謔。實不啻爲之保護也。不然則堂中靜肅。所語備聞。尼克泰能容是輩乎。

俄而義文離坐。與宴者若數十百萬之羣蜂。聲不絕而較輕。足不行而微動。其玉山未頹。猶能步履者。則以次至王前。領所錫葡萄。以示恩寵。

當此際。有未與宴之烏帕列基尼恰一人。排衆而入。趨麥爾俞達側耳語。麥爾俞達驚踊而起。色殊忿忿。

王銳利之目光。早已窺見。亟詢之。麥爾俞達曰。有叛賊欲與王抗也。王勃然變色。目睖睖若火球迸裂。

麥爾俞達曰。某曾遣兵一隊。巡行莫斯科。以驗所頒律法。能悉遵行否。詎知忽有不

知姓名之豪貴人。率從者攻此兵隊。多爲所殺。某之從者。亦受創至重。候旨於外。欲召驗否。

義文四顧。烏帕列基尼恰。則咸切齒憤怒。時義文發露一種可異之滿望色。出其舒泰之聲曰。其召之來。

於是衆分列。而麥武康堯克裏創入。趨前見王。

第九章

康堯克不肯濯去面血。且故染所服。及束帶間。欲以動王憫。

既俯伏。待王垂問。斯時衆視線皆集康堯克。急欲聆此異事。而王首發言曰。汝所欲控者何人。汝所遭事。其詳若何。其速言。曰。某等往美提富特加村。既至。則惡徒突出以擊。吾曹不知其名。且不知來自何所。吾曹死者二。餘皆繫首領。又欲盡縊吾曹。所擒獲之二盜。則已爲惡徒縱釋矣。

康堯克言已。手理其創。裹時。諸烏帕列基尼恰。竊竊相與語。義文亦不能無疑。謂康

堯克曰。汝所言果非謊耶。非夢耶。汝創非由酒醉致之耶。曰。烏敢謊。義文曰。然則汝試言不識姓名之首領。既欲縊汝。何又變計縱汝耶。曰。雖未縊。已皆受鞭。無算。曰。汝所率之兵隊幾何。曰。五十人。然彼首領所部實少於吾等。此亦不必諱者。王曰。嘻。彼所率之人。少於汝等。猶被縛。若鷄被撻。若弱女子。豈汝等械折耶。魂化耶。束手受辱。至此。嘻。吾不知彼首領何人。竟負其膽。勇敢於白晝。衆目共見之地。而敗。吾。烏。帕。列。基。尼。恰。辱。衛。兵。不。啻。辱。我。幾。將。滅。我。矣。汝。聽。之。汝。必。以。此。人。之。姓。氏。告。否。則。汝。欺。且。誣。汝。有。大。不。利。者。在。

康堯克堅執其辭曰。上帝鑒臨。所言皆實。設王欲斬臣者。則斬某。非畏死。畏羞辱耳。此言非僅表一己。凡衛兵莫不然。

康堯克言次。回首顧烏帕列基尼恰。若欲詢其同事者。此言有當與否。而目光忽與尼克泰之目。突然一合。此際康堯克之感情。真有不能言語形容者。既詫。既疑。既喜。既而起立曰。王設欲問攻擊吾曹。殺同伴。撻衛兵者何人。則可召彼貴人來。令其自

道姓氏也。

於是衆目咸集於尼克泰之面。義文舉其禿無幾縷之眉。而注視尼克泰。不發一言。而尼克泰則巍然植立。絕不惶擾。然而已無人色矣。

既而王發其極安閒極沉靜之聲曰。尼克泰。汝來前。其答吾言。汝識此人否。曰。識。曰。然則汝嘗率從者攻之否。曰。此人率其侶至村。……言未畢。康堯克急僂言曰。王勿聽此貴人言。臣碌碌。彼以狡言陷固甚。易王盍召當日受辱之人以質。或臣與此貴人同受嚴刑。則真情自見。蓋康堯克急欲復仇。故雖舍己命勿惜。

尼克泰目視康堯克。作鄙夷色。謂俄王曰。臣所爲。斷不肯自飾。若曹逞毒於村。臣乃鞭笞以儆。義文聲色頓厲曰。足矣。當汝攻擊此曹。汝知爲吾烏帕列基尼恰否。曰。否。未之知。曰。汝欲縊彼等之際。若曹曾自言爲衛兵否。曰。然。曾言曰。然。汝何故縊之。又何故釋之。曰。詢情定罪。法官之事也。曰。然則汝何以不卽送之法官。尼克泰不能答。義文凝目以視。一若正搜索尼克泰中心之念慮者。既而曰。汝之所以決赦若曹。非

欲送之法官。乃以若曹爲吾衛兵。故不殺。然汝又命從者鞭撻之何耶。言次。已勃然作威怒狀。

尼克泰曰。王……義文厲聲曰。止。審訊事已畢矣。顧左右寵倖曰。此尼克泰親王。當得何等裁判。汝曹其言之。吾欲知各人之見。王語氣甚平和。然觀其目。知其於尼克泰罪名早已斷定。設諸人所陳擬斷之罪。較輕於王意中所默定者。則禍不旋踵。於是諸人皆慄慄緘其口。

義文趣之曰。亟言。尼克泰應科何罪。王子首言曰。死。於是斯哥刺多格刺安徐及培斯蠻拏佛斯二人。皆重言曰。死死死。

俄王冷言曰。死耳。律法明載。凡以刃殺人者。則殺於刃左右。執之出。

尼克泰不發一言。惟向鞠躬致敬。衆四匝其身。擁而下。尾而往。觀行刑者至夥。是時堂中交相小語聲復雜沓。

義文色飛揚。顧謂烏帕列基尼恰曰。吾所判公否。烏帕列基尼恰同聲曰。公忽衆中

有一人呼曰。是安得爲公烏帕列基尼恰。咸驚視。義文曰。言者誰。誰敢以不公訾吾斷者。

是時衆色咸驚異失常。獨一人則否。蓋面白如死人。轉若絕無驚異。此人果非他人。乃最慘刻最殘忍之麥爾俞達也。

義文曰。謂吾不公。速來前。麥爾俞達期言曰。今日諸人已大都有酒意。彼已不能自知其所發爲何語。醒後當必茫然。然則其言烏足聽。

義文目視麥爾俞達。甚奇詫。微笑曰。汝以何時起一變而爲溫愛仁慈。乃若此。

麥爾俞達曰。願王勿追……言未畢。其子麥克集斯哥喇多進而肅立於王前。爲狀至敬。是卽手搏殺熊脫尼克泰於厄烏帕列基尼恰中之一也。

義文睨其父若子。微笑曰。麥克集。反抗吾判語者。乃汝耶。汝來前。告吾所以不公之故。麥克集曰。以陛下未許尼克泰辯護。且更未嘗一問尼克泰果何故欲殺烏帕列基尼恰耳。

麥爾俞達戰聲爲其子乞恩曰：麥克集器小易盈，不覺露醉致妄言於王前，願王赦其罪。卽叱其子曰：汝奈何醉不自檢至此？汝欲保首領者，汝其速去。

王子在側，則作伎刻語曰：麥克集自啟宴以迄於終，吾時時守視，固未嘗以一滴沾唇吻。

麥爾俞達聞言，以目睨王子。夫在他人受其一睨，未有不戰栗失次者。然王子負爲王嗣，固不畏報復也。此王子於其父之惡性已盡，得遺傳卽其本具之天良，亦爲殘刻之習所淪滅矣。又續言曰：然麥克集於宴會時不食不飲，吾輩生活之方法實不合其所好。彼又蔑視吾父之所謂烏帕列基尼，恰也。言次，作戲弄聲。

時鮑列斯注視王顏色，刻不稍釋。凡王作何神情，則鮑列斯卽知其蓄念何若。百無一失，是時當衆不復留意之際，鮑列斯悄然離座而出。

麥爾俞達長跽王前，持王衣喘語曰：今日之晨，以某之至愚，至鹵莽而求賜爵銜，以爲光寵。噫！下賤人蹇命甯堪膺此，或鬼褫吾魄，致喋喋以瀆天聽，已罪莫可逭矣。而

麥克集復以醉語忤王益無所逃罪然罪願歸某一身麥克集齒稚不知出言輕重乞王憫宥雖碎裂臣衣冠辱以丐服亦所應受脫不幸王欲殺麥克集者幸戮臣於斷頭臺或許自殺於此惟王命

時麥爾俞達色之慘苦神情之恐怖有令人見而生憐者王則藹然微笑曰吾不罪汝亦不罪汝子麥克集所言當也

麥克俞達曰何哉麥克集言有當耶此時驚喜之色驟然發見瞬息間復慘苦如前蓋麥爾俞達忽念及俄王善戲此言未必由衷

義文視麥爾俞達色數變笑曰麥爾俞達之言亦當也又作莊容曰吾未免過於躁急尼克泰非欺吾者憶其於波蘭未戰前吾嘗深愛之誠蓋臣也噫汝曹真可恨哉言時目注格喇安徐及培斯蠻擊佛斯二人曰聳吾殺無辜者皆汝曹彼蓋臣汝曹何故必致彼於死汝曹猛虎惟欲噬人速往止刑噫恐已晚矣吾必以汝曹償蓋臣之命

是時鮑列斯自外復入。聞言呼曰：是猶未晚。吾知王有矜憐意，已傳命停刑。尼克泰之首方置於斷頭臺上。行刑者赤兩臂，持利斧，尙敬待王令也。

義文不覺露喜色。謂鮑列斯曰：鮑列斯來前知吾心者，惟汝一人。吾欲殺者，乃奸逆不軌，非欲妄殺。蓋臣解此意者，亦惟汝一人。知吾非嗜殺之人者，亦惟汝一人。汝來前，吾將抱汝。鮑列斯俯首，鞠其躬。王遂吮啜其額，又呼麥克集曰：麥克集，汝亦來前。吾許汝吮吾之手。汝可謂能直言者。吾將賚汝以貂袍。麥克集遂長跽口吮玉手焉。

義文曰：汝俸幾何？麥克集曰：如王所養卒之常俸而已。曰：吾當擢汝。汝試言之。汝何所欲？麥克集曰：某自媿不才，不敢當王恩寵。惟一事敢以請，願遣從軍波蘭，或命往刺安仁，以攻韃靼，俾得自効耳。

義文猶豫曰：傑士汝何故願從軍於外？汝居此，豈生厭倦耶？曰：誠憊。曰：何爲若是？麥爾俞達急僂言曰：不肖子受王恩寵，故急欲立功自表，以毋忝眷顧之心。彼少年熱

血鼓盪於胸。是以急欲執囊鞬從事。

王子曰。非是之故。彼其心。特不願爲烏帕列基尼恰耳。總之。其所欲爲者。乃欲從一己之意。而不欲從王旨也。

義文戲之曰。是誠有然。汝以是故。欲怠棄吾麥克集。然耶。否耶。噫。吾與汝較。吾不過可憐之罪人而已。汝旣厭烏帕列基。不爲故欲。吾命汝立功邊域間耳。

麥爾僉達急曰。任王所使。麥克集固敢不從。復謂其子曰。麥克集爲時已晏。汝速歸告汝母。令母坐待。吾今日將有事。狂室施行於柯來區。惟氏也。柯來區惟氏亦思而被害者於是

麥克集退。王命赦尼克泰使之前。烏帕列基尼恰導入。則兩手反接。袒其胸。赤露其吭。後則爲視刑之提來希喀。仍夾以蕭斧。緣未知王果赦尼克泰與否。或欲改換處決方法。故預備如初。

義文謂尼克泰曰。親王汝來前。吾左右未免急迫。然汝其母懼。此若曹慣技也。若曹每聞殺人令下。卽突然起。俄頃畢事。未嘗稍緩。以俟轉念。故冤者多不及救。汝其致

謝鮑列斯。蓋無渠。則汝已離人世。不能向康堯克再加詢問矣。汝亟告吾。果何爲而欲攻擊康堯克諸人耶。

尼克泰曰。所以懲擊之者。以彼嘗肆毒於無罪之村民。故當時未嘗知康堯克爲衛兵。卽烏帕列基尼恰之名。至彼時始悉。

義文目視尼克泰。問曰。假使汝當時早知若曹爲吾僕從。則汝亦擊之否。尼克泰絕不躊躇。脫口對曰。卽知之。亦不得不擊。臣不信若曹殺人行劫。爲奉王命也。

義文聞言良久不語。旣而曰。汝言甚善。吾之設烏帕列基尼恰。非欲以戕害吾無辜之民也。乃使若曹盡守護之責。如猛犬之衛綿羊。使勿果豺狼之腹而已。庶幾他時當世界末日審判之期。吾可於上帝前。用先知之語以告曰。某在斯。上帝所付吾之人民。亦在斯。是則吾用意所在也。汝言甚善。吾今播告大衆。惟汝暨鮑列斯能領會吾心。餘人皆不能及。彼等不知吾殺人。乃出於必不得已。流血盈衢。實半爲吾淚。吾心中較死者爲尤甚焉。言至此。呈露其極悲慘之色。續語曰。昔日之拉奇爾。爲己之

子孫人民而哭。吾則爲謀害吾顛覆吾之仇敵而哭也。尼克泰乎。汝無罪。左右速解其縛。提來希喀。親王已釋。不需汝矣。雖然。且止。乃回顧康堯克。厲聲曰。速言。汝胡於美特富提加村中恣爲劫掠。

麥武康堯克。旣目提來希喀。又目尼克泰。復自搔其首。半憂半黠。答曰。是誠有然。某等有罪。何能自匿。其實吾曹欲略加懲創於彼身受龐尼之刑者所屬之村民耳。蓋美特富提加村。固屬於毛爾自武者也。

時義文嚴厲之色。驟化爲無。微笑曰。尼克泰親王旣已鞭笞汝曹以示懲儆。吾亦不復加汝以刑。吾赦汝。提來希喀。汝去休。汝今日當得一日之休暇。

尼克泰旣被赦。頗愜衆心。共相私語。而義文銳利之耳。微聞衆言。心不無猶豫。及麥武康堯克與提來希喀旣退。後義文以鷹目四顧而言曰。汝曹勿謂吾此次裁判後將事事寬縱汝曹也。言已。又復自悔。或尼克泰心中以己爲柔仁。無能則是赦之。適所以示弱矣。然徒悔亦奚益。惟汲汲救正。已過謂尼克泰曰。吾今日之赦汝。以汝言。

誠實故特宥之。汝當自愼。設汝他日再獲罪。則當并今日之罪科之。斷不汝逭。屆時汝毋甯效他臣所爲遁跡於波蘭也。汝速矢誓。設他日有犯。則待戮無所逃。尼克泰乃對曰。脫有罪。臣豈欲自匿。自當靜俟判斷耳。

義文卽取頸懸之十字架。授尼克泰。正色謂之曰。汝其面此架而爲誓。以明有罪不敢逃匿。是時衆咸寂寂無聲。尼乃手作十字形。復吮所授之十字架。旣畢。返諸王。義文曰。今者汝可以去。汝當虔申祈禱。使汝弗犯新罪惡。雖纖小勿撓也。言至此。又顧謂衆曰。若曹當備問之。設尼克泰而有罪惡。觸吾怒者。則吾今日之赦。亦不過稍緩其死期於須臾耳。

於是衆各散歸。有驚恐有悲憂。亦有酩酊不知感刺者。

是時亞烈山特武村夜色旣上。月出林杪。火盡滅。獨一窗明燈朗燃。則俄王寢室也。義文猶專誠禱祝。欲除奸黨。薙異已。使全國人民咸戢戢。處平等。則王以一人卓立於衆民上。若平原曠埜中一大橡樹。巍然矗峙矣。

第十章

麥爾俞達既刑訊柯來區惟氏後。歸則時已晏。家中人咸就寢。惟麥克集出迎曰。兒久待父歸。有事欲白。

麥克集言時。目注視其父。然麥爾俞達則迴避其目鋒。不欲相觸。蓋麥爾俞達之爲人。仇敵在前。則略不蔥縮。惟當其子面。則常跼蹐不自安。

麥克集續言曰。明日予將以一騎他往。別矣。曰。何往。曰。任之耳。世界固甚大。麥爾俞達曰。嘻。癡兒。汝今日宴次所爲。足證汝神經之變。試思汝所言於王者爲何言。汝豈不自知汝爲何等人。王爲何等主乎。

麥克集曰。予知之。且彼俄王深善予言。吾亦具知其用意。無論若何。要之予終不能安居於此。麥爾俞達曰。嘻。汝何愚。王優賜汝。升擢汝。汝反若不可一朝居者。豈不異甚。

麥克集曰。當吾童穉日。卽聞人言。俄王之所欲爲。無異於上帝之所欲爲。設有腹非。

者。卽爲有罪。牧師賴武。其及一切僧侶。咸以吾不肯則效父之所爲。以爲吾罪。吾心嘗默忖。以爲吾一人之所謂是。而衆以爲非。吾一人之所謂非。而衆以爲是。然則吾或者果非乎。及吾聞尼克泰親王之語。彼懲創衛兵之兇暴。而侃侃以陳於王前。毫不掩飾。其赴死也。如以身衛教者之從容就義。則吾當時不禁心爲之折。而凡吾平時所躊躇之念。如重霧之遇暎。陽渙然四散。吾至此而始知吾乃甚是者也。

麥爾俞達曰。噫。汝可謂顛倒是非矣。然則引汝出於是之途。而入於非之途者。乃尼克泰也。嘻。彼設有一日落吾手。吾將使之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必致此。猶於至慘至酷。至痛至苦之地。吾心始快。

麥克集以手作十字言曰。上帝必能保護之。脫落於若手。上帝必能阻止。若使若不能傷吾俄國之良臣。吾一見尼克泰親王。不勝景慕。卽與之同盡。正榮幸不可言。予本欲乞居交末。顧自愧身世。艱於啟齒。噫。自吾被此烏帕列基尼恰之號服以來。吾二日竟常俯而不能舉也。言次盛氣無怯色。

麥爾僉達聞其子作此等語。似當訶詈。扑責之。交施矣。詎雖含怒填膺。總不能斥其言爲非理。況明知威嚇手段。必不能強其服從。故不得不別籌一法。以挽回之。遂斂其恚忿之顏色。露哀懇之神情。曰。麥克集乎。此非汝求去時也。汝今日所言。爲王所深喜。汝當發言之際。吾驚悚幾絕。幸上帝垂佑。竟使王心一變。非第不處汝以死刑。而反獎讚汝。升擢汝。賜貂以寵汝。然則汝命運正未可量。何故欲自棄其幸福耶。

麥克集乃蹠父足側曰。此間實不能復留。悲呼怨苦之聲。日無旣極。吾實耳不忍聞。吾父而爲……言至此。頓止曰。何哉。汝試罄之。麥克集囁嚅言曰。吾父而爲屠伯。吾不忍復覩矣。麥克集以屠伯之名。加諸其父。故期期不欲吐然。麥爾僉達則絕不爲忤。惟曰。屠伯亦不可一例論。其下者。特斬斫猥賤之夫耳。吾則遇門第高爵位尊之貴族。有謀爲不軌。以傾陷君國者。吾必殺之。故所爲絕不與平常屠伯同。吾利斧舍貴族頸血。且不飲也。

麥克集起立而呼曰。噫。父乎。止勿復言。吾求父不復作此等語。吾心幾碎矣。凡若所

殺戮者何嘗有謀不軌陷君國之大罪不過欲一快殘忍手段耳設俄王無若吾知其斷不至暴橫若此然若猶隨在搜求叛黨施以峻刑加以酷法彼不勝苦痛惟有呼曇妄服耳然則殺人渠首非父而誰若徒欲致身顯要高大門閭乃忍而出此亦思妄搆人罪天怒不可干乎

麥爾俞達作僞笑曰汝何故力護貴族至於斯極夫以汝之勇敢汝之英秀而顧屈於若曹之下此事不平孰甚噫吾未見若曹中有或能與汝競勝者也夫上帝之造若曹豈用特別之土以示優異不然若曹亦不過以多財炫世界耳然吾等得擁厚貲亦正不遠蓋俄王嘉予忠蓋待柯來區惟既定死罪後其貲產籍以賚予今柯來區惟已命在早夕吾備以非刑撈掠則其服罪可操券致也嘻此輩真犬豕哉

麥爾俞達雖極憤怒然愛子情切冀竭力勸導以挽回其已決之志而不情之奸笑已流露不自知曰汝試思吾之集貲財求膺厚朝夜營營刻不遑息者爲誰氏耶汝其留此毋舍吾而去汝年方少前程正未可量當思吾爲汝父見汝則心開一若俄

王之見予而喜。凡有蔑視汝。凌慢汝者。吾見之。恨不卽血之於口也。

麥克集不發一言。麥爾俞達仍竭力保存其慈愛之神色而問之曰。然則汝心中竟無汝父在耶。曰。然。麥爾俞達至此。已不能復忍。然又婉其辭曰。汝試思設俄王聞汝之去。將謂汝薄其職位。舍之他往。則所以待汝者將若何耶。

麥克集曰。然。吾實爲俄王而去。吾驚懼之心。已達極點。夫上帝以當愛君者命吾曹。然有時一念王之行事。則有不得不令吾心適與上帝所命相反者。嘻。是真可怖之地哉。無辜之血。時時揮灑於吾目前。吾怵此而行不得已之苦衷。亦上帝之所諒也。語所謂身在江湖。心在魏闕者。吾雖飄泊。亦每飯不忘。

麥爾俞達作無可奈何之語曰。然則如汝母何。汝母失汝。悲痛何可勝言。是則汝不啻殺汝老母矣。吾之愛子。汝其爲汝母一思之。麥克集喟然曰。上帝仁慈。終有以寬慰吾母。諒吾母亦必能曲宥吾也。

麥爾俞達蹀躞室中。計無所出。旣而植立於麥克集前。慈愛之容。已易爲殘酷之色。

又益以獮怒曰。嘻。汝癡人。吾勸汝曰。汝可謂至切。而汝竟充耳不聞。吾實告汝。汝斷不能舍吾而去。設詰朝。汝猶固執。定當逼汝殺吾。欲殺之人。使汝不得不從。吾命待汝。既殺人以後。或者蔑視汝父之心。亦可以稍減矣。

麥克集聞其父作此逼勒語。不覺色若死灰。然不發一言。蓋明知其父剛愎自用。雖言無益。

麥爾俞達曰。吾之言已盡於此。時已深夜。吾將以獄門之鑰。往繳於王。噫。今夕之風雨。抑何猛烈。速取吾外衣來。風雨若此。汝將舍吾他去耶。是上帝所以預戒汝也。雖鷹乎。汝欲展翼高飛。爲時尙早。今後吾將教汝以順從父命之道矣。往取吾冠。汝亟就寢。待平旦。汝或能醒悟。幡然改悔也。

於是麥爾俞達去。而麥克集獨留室中。默然深念。是時夜色沈寂。惟門外風雨大作。獮。自。牖。隙。入。所。懸。鐺。鑼。刑。具。震。觸。有。聲。麥克集輕步登樓。至其母寢室外。側耳以聽。靜謐無聲。於是背室門立私祝曰。上帝鑒予。吾非以過惡致背父命也。願母亦鑒。

宥。吾。不。告。而。去。亦。慮。告。則。重。傷。母。心。噫。恐。從。此。不。能。復。見。於。是。踰。門。外。以。口。吮。戶。限。者。再。既。而。手。作。十。字。形。數。次。遂。下。樓。出。

是時屋外場內寂無一人。乘馭者酣臥入廐引馬出。被以羈。有巨犬一頭繫於門側。倏從其狗舍躍出起而狂吠。一若深知其主人欲爲此倉卒之行者。此犬爲狼犬種。善獵獸。其長且厚如鐵之毛圍繞口際。故其敏銳能解人意。麥克集撫拍之。此犬舉其極大之足掌加麥克集之肩舌舐其面。

麥克集曰別矣。婆陽犬婆名善守吾家。善護吾老母。言已超乘而行。未及達城垣。此

垣卽環繞於村之四周者。而忽聞後有聲大噪。則婆陽已躍於馬之左右。蓋深喜斷繫而逃來從其主人云。

第十一章

當麥爾僉達與其子語時。俄王義文正在宮祈禱。額汗若雨下。時時俯伏。以首搶地。額破血殷然。忽聞室門砉然而啟。急回首視。則保姆烏奴勿黎扶那也。此保姆已老。

甚。當日義文之父萬錫利義文擊維區。戰於浮區。地名劫之以歸。彌留時。以義文託其

顧視。故義文實長育於此老婦之手。相傳烏奴勿黎扶那能知人不能知之事。故義

文在襁褓日。廷臣如格令斯格氏。猶深畏之。而希斯格氏與培爾斯格氏。並當時朝臣之跋扈

者咸兢兢然惟恐不得其歡心。而烏奴勿黎扶那之所以能博知衆事者。人謂其實

具夔術。且其所測多奇中。無或爽。方義文年四齡時。正德來波那武親王勢燄極盛

之際。而烏奴勿黎扶那已預決其必以飢餓死。已而果然。此言迄今已久。歷年所

故老猶多能道之。蓋是時烏奴勿黎扶那年事已可百歲許矣。體拳曲如弓。面皺皴

若老樹之膚。灰色之毛髮叢叢然。簇於顴頰。牙脫落。二目陷闇。無光芒。其運動不靈

之首時時作左右顫。僅存皮骨之枯。手支一粗木之筇。目視義文者久之。其黃色之

脣微作開闔。若隱隱有言。

既而此老保姆發其極粗之聲。曰。嘻。王乎。汝禱告耶。速禱速禱。義文萬錫利維乎。汝

過去之罪惡。恐將重壓汝之靈魂。而汝且弗勝。然上帝乃慈悲者。或能赦宥汝。特是

汝每閱一日。則必增一日罪惡矣。義文曰。足矣。勿復言。汝當不自知其作何語。

此老婦朦朧之眼。忽閃爍作異狀。曰。吾不自知。吾作何語耶。然則。吾豈已昏憒。鶴突毫無知識耶。汝今日於大宴時。所爲者果何事。汝何故以毒藥殺彼老人。嘻。汝何爲而顰蹙耶。汝其待之。待末日審判之期至。汝之罪惡。將重壓汝身。其重不可以衡計。汝且被逼而入無底谷中。谷中之魘鬼。將擒捕汝。汝身將片片磔裂矣。言至此。其黃色之雙脣。復開闔不已。

義文深信禍福生死之說。自知所爲過殘忍。時時以禱告爲懺悔計。當禱時。其中心誠純潔。齊肅愧悔。無地此其故。由於宗教之影響。及於人心者。至大無如天良偶現。旋即漸滅。蓋其心以渺茫無憑冥冥中之懲罰。而奪吾殺人之權。是放棄其勢力。而示弱於人也。故不轉瞬。暴橫如故。殘酷如故。且更加厲焉。是時其畏墮地獄之念。甫起於心。適烏奴勿黎扶那之言。若銳劍之入。不禁恐懼戰栗。危坐臥榻上。齒震震有聲。

烏奴勿黎扶那乃和聲謂之曰。汝何事。汝豈體中不適耶。吾願汝斂汝神。安汝心。汝罪雖大。上帝固慈悲寬大。汝儻能知悔。則或不降禍於爾躬。吾朝而禱焉爲汝。夕而祈焉爲汝。吾自願己身之不獲濟度。而不忍見汝之終遭天譴也。

義文目視此老婦面。老婦則試強作笑容。然以此醜怪之衰嫗。展頤而笑。狀益可厭。義文曰。烏奴勿黎扶那乎。吾謝汝。吾無恙。汝其離吾。俾上帝與吾共。

烏奴勿黎扶那曰。嘻。吾以言慰藉汝。汝聞吾言語中。尙有一字之希望。汝恐懼之心。又化爲無有。竟欲驅吾出外矣。汝云。上帝與汝共。吾恐上帝之忍耐。汝亦已久矣。汝母坦坦。以若所爲。則上帝之忍耐力。亦尙嫌其不足。則終必唾棄汝。彼魔鬼則歡呼踊躍。必生縛汝矣。噫。汝體復戰。汝其飲蜜水以鎮定汝神。當時汝父夜中常飲。而汝母則亦深嗜此。然汝母之亡。實由惡奴希斯格。置毒水中以殺之也。

此老婦言時。二目直視。復啓閉其口。吻喃喃不能休。狂風斗起。窗戶觸擊甚厲。義文戰愈甚。此老婦則舉其顛搖之手。作十字曰。嘻。今夕

風雷抑何可畏。上帝其憐憫予曹哉。而風雨愈接。愈厲。震霆之烈。欲裂。天空電光如毒蛇之舌。舂。舂。不已。義文每聞一霹靂。則肢體一震動。

老婦曰。噫。汝畏懼。豈病瘵耶。汝其稍待。吾飭侍者以蜜水進。曰。無庸。吾體甚健。曰。甚健耶。然則汝面何無人色。其靜臥。嚴覆被。以溫汝體。特汝榻空。無茵褥。爲僧侶則合矣。汝豈僧侶耶。

義文嘿然不答。引其耳。似別有所聞。卒然驚問曰。烏奴勿黎扶那。行門外者。誰曰。神聖與吾等共耳。此已何時。甯有人行於室外。汝耳。實欺。汝矣。

義文驚呼曰。噫。烏奴勿黎扶那。有人來矣。室門啟。風凜凜入室。見一人立門闕。義文駭詢曰。誰。老婦目視其人。怒曰。無他。屠夫耳。獵犬耳。咄。僮父。汝來何事。

義文於是大喜而呼曰。羅克揚諾佛乎。歡迎汝。歡迎汝。汝從何所來。麥爾俞達曰。自獄室來。已鞫囚一過。謹以鑰繳言已。向王鞠躬。目視老婦。而作欲言狀。

老婦詆之曰。鑰耶。當開汝入獄之門也。汝真惡魔。魔其心。并魔其貌。無論何人。皆可

蒙上帝赦宥。汝則必受審判。投入於永永無既之火焰山中。

適電光一閃。照於老婦面。其容色大可怖。手拄杖而立。目直瞪。雖凶猶如麥爾俞達。亦惕然心躍。時義文膽頓壯。謂麥爾俞達曰。且談吾曹事。毋聽彼絮語。咄。老蠢婦。速離此室。

烏奴勿黎扶那。幽晦之兩日。忽若烈火迸發。厲聲曰。吾爲老蠢婦耶。吾恐汝曹身入第二世界後。後即死必將回憶吾言。凡汝之寵臣。皆將受刑罰於第二世界中。如格喇安。徐培斯。蠻。拏。佛。斯。維。叶。徐。末。斯。喀。等。皆是。言次。以手指麥爾俞達曰。惟汝獨不至受刑罰。蓋刑罰皆不足以懲汝惡。惟當置之九幽獄底。永永沈淪。不得復出。位置已早爲部署矣。又指王曰。汝地獄中亦虛位以待。乃一火雲四轟。烈焰飛騰之寶座也。老婦言已。吻際含糊。不復可辯。以杖擊地。跛行而出。義文之色。白如雲石。麥爾俞達亦默然不語者良久。既而王曰。彼柯來區。惟氏已供認否。曰。尙未。彼狡甚。

義文遂又示麥爾俞達以當用何種刑具。陳說一過。頗覺煩倦。乃令麥爾俞達退。息

偃於榻。鼾聲作矣。忽若有人擊其顛。瞥爾而醒。張目視。則室中燈光暗淡。此種燈。卽懸諸聖像前者。月白牖。入照爐瓦。一蟋蟀。方背爐鳴。當此幽寂之境。又不禁惴惴若驚。

倏忽間。室中地劃然闢。有一老人自地中出。植立王前。此老人卽日宴時所毒殺者。夫此等幻象。在他人爲罕見。而義文數見不鮮。名曰魔鬼之詭計。蓋以爲魔來戲弄也。但鎮定心神。手作十字形。誠敬如對上帝。而幻象亦瞬息卽滅。是夕。旣覩此老人死象。仍收攝心神。作十字形。以驅遣之。然竟無效。此旣死之老人。不發一言。目注王。面目中。眶血溢。出。頰作灰青色。與席間毒發時。面目相等。

王自忖曰。魔鬼之詭計。又來矣。然吾終不願因此等幻象。遂稍變吾殺戮不軌之心。噫。若曹皆吾讐敵。上帝其起而驅散之。

此已死之老人。漸近義文前。欲大聲呼。而口噤如瘖。瘖恐怖。至極。而此死老人。則前鞠躬。發其陰慘之聲。曰。義文。願汝獲福。彼無辜被戮者。來詢汝。起居。

此數言。字字刺入義文之耳。心殊迷惑。不知此果爲幽靈所言。抑感於心。遂幻於耳。耶。方籌畫間。地又驟裂。則達尼洛阿特希武之面目出。乃義文殺之於四載前者。其鞠躬致詞如前老人。

阿特希武既見。而貴婦人麥爾耶氏。率其諸子出。此婦人及其諸子。亦皆無罪而死。未幾而枯爾耶德扶烏蒲斯基希倫耶德扶諸親王。皆槃散而至。又有僧侶衣深黑服。浴血而立。又無數戰士。鬚鬚擊攪。其生前曾出死力攻敵於喀仁者。刀斧痕。歷歷著體。非得諸戰陣。乃得諸行刑者之手也。此外則諸童女。色慙然。被服凌亂。諸少婦。則擁嬰兒於懷。兒齊出其掌。啾啾似作啁語。

室中羣鬼羅列。更不能辨其爲真爲幻。且羣鬼又同聲共唱。或爲挽歌。或爲讚美詩。聲淒冷不可聽。更迭不絕。目憧憧。耳嘈嘈。義文毛髮已絲。上豎矣。

既而義文嘖嘖陳辭曰。天乎。設汝曹而爲鬼國之魔。則吾持上帝命。令汝曹速退。設汝曹而受吾之審判。爲吾所殺戮者。則姑待末日審判期至。聽上帝裁斷。曲直焉可。

也。

是時羣鬼皆躑躅而號。回旋四匝。其迅速若落葉之飄蕩。於旋風歌聲愈高。愈益悲。大雨浪浪風威怒吼。與鬼歌相應。又聞有聲若吹畫角者。髣髴曰。義文乎。汝往聽裁。判汝往聽裁。判。

義文神經昏亂。惟竭力大呼。侍從聞聲。倉皇入室。王曰。速起速起。末日審判之期至矣。速往禮拜堂。其扈從勿後。

侍從咸紛然大擾。鐘聲驟發。以號召諸人。烏帕列基尼恰皆驚起。齎集中有與惟叶徐末斯喀相聚飲啖者。方作淫穢之歌。及聞鐘。亟披黑衣冠高冠。趨赴恐後。全村傾刻喧騰如潮沸。居民望宮中無一室無燈光者。既而燈火嶄然成行。於是宮中諸人排道出離皇宮。由專路至禮拜堂。此專路乃特築以達聖母院者也。

凡諸烏帕列基尼恰黑服高冠。秉火炬。王僧服前趨。中心惴惴。口悲呼不絕。曰。上帝恕吾有罪。恕吾惡獸。幸上帝爲死者安其靈魂。無爲吾崇。且行且呼。比至則已憊甚。

炬光突。及一老婦。面此老婦。乃坐禮拜堂階上者。

烏奴勿黎扶那呼曰。王來。吾將助汝。吾已久待。將共汝申祈禱。時烏帕列基尼恰乃擁王入院。

凡罪人在沈沈狴室中者。聞鐘鳴。即躍起。銀鑿鏘然。凝神以聽。曰。王出行早禱儀矣。願上帝默化其心。使之仁慈惻怛。以赦宥吾曹。村之民聞鐘皆寤。其髮媿貼。母胸眠者亦驚覺。而啼。有婦人撫拍兒。良久仍啼不止。母憊之曰。默默。母聲則麥爾俞達來矣。兒聞麥爾俞達名。卽以頭匿母懷。止不哭。是以此靜夜中。惟聞烏帕列基尼恰神絃之歌。與禮拜堂鐘聲而已。

第十二章

朝暉上矣。麥爾俞達殊憂痛甚。蓋歸不見其子麥克集。度或離此不復返。急遣偵騎四出。廡中諸厮僕。悉傳送之獄。以麥克集竊馬而奔。諸馭者絕無知覺也。憂憤交并。力策其騎。又躊躇不已。將以此事直白於王。抑設法爲之隱諱耶。

俄而後有馬蹄聲。並聞笑語雜沓。麥爾俞達返視。則王子義文拏惟區。偕培斯蠻拏。佛斯挾儻從。乘馬朝遊返也。時雨後。溜甚。馬足染汚。泥如行溝澮中。王子既視。麥爾俞達力鞭馬前。泥猛濺。麥爾俞達面及衣。盡爲所汚矣。

王子且策馬且呼曰。麥爾俞達。敬詢汝安。予等於道上。適與汝所遣之從者遇。汝子麥克集。似已舍汝。他適。抑汝遣往莫斯科。以購買貴爵之徽章。旣而汝又變計。不欲而令從者促之返乎。王子蓋仍以麥爾俞達求爵之事。嘲諷之言。已縱聲大笑。麥爾俞達旣見王子。如例下馬。脫帽於手。面則爲王子馬足之泥濺汚。故以一手扞拭之。目注王子。隱含毒螫意。

培斯蠻拏佛斯欲取悅於王子。見麥爾俞達以掌拭泥。遂曰。夫己氏何故而欲拭面上泥乎。在他。人固當拭若夫己氏。則面雖無泥。固與有泥等。又何害而欲拭去耶。培斯蠻拏佛斯語聲雖微。然麥爾俞達則聞之極了了。

王子義文及培斯蠻拏佛斯等恣爲謔笑。傲然旣去。麥爾俞達冠而上騎。向王宮行。

憤然自語曰。彼奴可謂惡謔。他日吾必有以報之言。已作縮鼻笑。終以麥克集出亡。鬱鬱不樂。雖已思得一報復。王子等方略。終不能解其思子之戚也。

麥爾俞達既入宮。見義文獨坐於室。色雖慘淡。目作有芒。是時已去黑色僧袍。易王者服。案列圈若節。皆飾以綠玉。燦然有光。王於夕則見擾於幻象。味爽即起禱。休偃寢息之時。頗蹙。而思力曾不少減。神經愈益張。王心復自大。謂幻象固鬼魔詭計而已。以是恐怖得毋赧。惡自思曰。人類之與吾爲敵。日益逼迫。然吾豈以此自怯。手段當更烈於前。凡與己爲異。必芟。癰之無使子遺。以窮魔鬼之計。既欲逞其威。欲則疑念紛起。覺一觸目。一著想。無一非己敵者。復細味其寵倖。平日告密之言。確係有因而發。中必有非常祕密之亂黨。在王念至此。即其一家眷屬。亦似可疑。及麥爾俞達入室時。王心方騷擾無極也。

麥爾俞達徐謂王曰。王命敲扑柯來區。惟氏令供其同謀。彼於己身事則已承認。確爲謀爲不軌者。特於其黨中巨擘。則堅不肯道其姓氏。雖刑鞫不能得。

王聞言愕然。視麥爾俞達。有非常可異之神色。少選。麥爾俞達續語曰。王斯事耳。可得聞。目可得見。口不可得而道者。義文驟不解其語。麥爾俞達又曰。王戮罪人。亦至夥矣。然奸黨之在俄羅斯者。則仍如故。即使殺戮之數。或竟十倍於前。而俄羅斯之亂黨。必仍如故。王聽之。頗注意。麥爾俞達又曰。吾謂終不能盡除亂黨者。非他以所剪除者。皆旁枝小葉。其極巨之幹。極深之根。則仍絲髮無損害也。

義文至此。益引耳以聽。曰。汝當顯言之。麥爾俞達曰。上帝垂佑。王壽無極。設千秋萬歲時。其母忘左右諸貴人。皆合謀以危王。而主者非他。實王異母弟伏羅狄茂。恩掘利惟區者是。

俄王聞言自思曰。嘻。是矣。此昨夜幻象所由來也。彼羣鬼之出。實欲淆惑吾智識。蓋吾性命懸於此。母弟之手。不旋踵間。而吾之呼吸。遂可以絕。彼羣鬼紛紜來擾。則以爲吾方寸。必將以是驚惶失志。不復計及謀亂之夫。則禍機猝發。吾懼其毒。彼羣鬼得遂其報復而快心矣。嘻。鬼誠狡獪哉。吾決不墜汝術中。

於是正色謂麥爾俞達曰。汝亟以伏羅狄茂恩掘利惟區之隱謀告吾。

麥爾俞達曰。伏羅狄茂恩掘利惟區之事。可以勿問。彼未嘗有謀危之意。吾敢斷言者。況盈廷諸貴所屬意者。亦不復在彼。吾之所欲言者。蓋別有在。

義文大詫異曰。然則汝所欲言者爲誰。曰。彼伏羅狄茂恩掘利惟區。頗不欲擾亂俄國。特諸貴人欲擁立之耳。伏既不願於是。決計欲立……言至此。截然頓止。

義文斯時。努日若烈火。亟問曰。欲立何人。其速語。麥爾俞達面變色。戰栗曰。此事固不必明言之。爲愈禍從口出。明哲固言之矣。

義文一躍起。厲聲曰。命汝言。胡若是猶豫。

麥爾俞達仍捫其舌。義文手把麥爾俞達之吭。使向己面。鷲目而視。曰。再不言。斷汝喉。麥爾俞達栗股。噤嚙曰。願王勿怒。彼蓋此念。實非彼發。義文握吭不釋。作枯聲曰。彼爲誰。麥爾俞達斜倚其首。翼避王銳利之目。期言曰。是中蓋有誘惑者。是必瞞彼者。以非禮導竊。竊進言。彼將自計曰。主位終屬於吾。若曹特欲吾早日登極耳。吾

勉從之亦不爲過。

義文斯時心已覺悟色白如死灰其握麥爾俞達咽喉之手亦冰然而墜。

麥爾俞達鼓其勇敢之氣以爲欲下毒手正其時矣遂突發其堅決之聲言曰王亦不必更搜亂黨彼與王相抵抗之人日在王左右且永永與王同杯而飲同盤而食也言畢默不作聲殘忍如狼之二目適與王鷹眼之凶光相觸接然王亦深閉其口手垂不舉以研想麥爾俞達之言。

當義文與麥爾俞達互語時會王子率從者歸至宮門外民羅列以俟見王子至咸扶服於地王子傲然問曰汝曹何所欲。

則維然曰某等之來欲乞王子垂憫爲陳情於王彼烏帕列基尼恰劫掠某等罄搜所有妻擄子戮苦痛莫伸願王子矜憐焉。

王子顧培斯蠻擊佛斯微笑呵之曰咄爾蠢類何故而欲保守妻子財產靳爲一己物不肯公之於人汝曹之所哀告者此耶去哉蠢類吾他日或能想及此而爲汝言。

去哉。蠢類衆咸同聲曰。願上帝錫王子上壽。

時王子駐馬。培斯蠻拏佛斯侍。民皆長跽於前。以手擎食器獻食。麥爾俞達適自窗望見。邀王共視。並曰。臣言非誑耶。是必瞠。王子者欲王子親民以收人心。彼芸芸之衆已箠食壺漿歡迎王子矣。

是時義文忿恨鷙毒之心畢現於面目。雖殘忍夙惡如麥爾俞達者亦不能不見而生怖。王良久不語。既忽然嗤然笑。以手加麥爾俞達肩言曰。汝不嘗謂吾所芟剪者僅旁枝小葉。其根若幹則仍豪髮無傷。吾欲斷其幹。拔其根。汝能任否。王言此字字清晰且極舒緩。麥爾俞達聞之不知是喜是懼。其快慰眞夢想不能得而又恐失之者。戰聲對曰。王但有命。雖赴湯火所弗辭。

義文巍然直立。極靜穆安和之致。望之若銅像然。既而發其果斷之聲曰。事不可遲。更不可洩。彼今日將出獵。汝可迎於林中。以取其命。揚言墮馬亡可也。汝知巴加那耶羅沙乎。

巴加那耶羅沙乃一極深之池。有欲害人者多推入於此池。

曰。知其處甚善。義文曰。然則汝卽於彼處。

了之言已。手指室門。於是麥爾俞達退。此快心事。無足以喻。卽呼吸靈便。亦必數倍於平時。義文則木立良久。旣而徐行至室隅。面懸像。長跪禱之。

麥爾俞達部下之人。以麥武康堯克爲最狡黠。最勇敢。凌厲無前。不知有畏懼事。殺人流血爲其惟一之嗜好。其殘忍足與麥爾俞達相頡頏。故麥爾俞達旣辭王而出。卽以所事告康堯克。祕無知者。

是日。郊外王子之諸獵犬。狂趨奔騰。競逐恐後。同時從獵事者。頗不乏人。各分段落。不暇他顧。麥爾俞達及康堯克二人。策飛騎。從獵羣中出。又一人騎馬。介麥爾俞達及康堯克之間。手受縛。面蒙黑套。直至其領。獵人方馳逐見之。不甚注意。至林角。有烏帕列基尼恰二十人。各持械。與此三人相偕行。不發一語。

當獵事未竟。而王子已失所在。莫有留意者。惟其二從者知之。然此二從者。已洞胸死於壑。當樹林中央。離亞烈山特武村三十浮斯脫。有池極深。橫亙其間。人不得越。相傳爲巴加那耶羅沙。令人聞而生怖。鮮有敢近之者。蓋無辜畢命於此池者。且不

可勝數。

雖在白晝而此池實具陰森愁慘之氣其四周有大樹離立樹之下半皆禿然無枝葉幹至高其影入水一若獠鬼科頭而峙或如磨牙之獸焉地鮮人跡惟野鳧游息及水禽鳴蘆葦中雜以樹杪鴉啼慘聲相應夕陽既下厚霧蒙蒙然水際蛙黾不能默相對似發愁響入夜水面浮光點點草樹土石皆失本來景象若聚合成一黑影而已。

彼麥爾俞達率其烏帕列基尼恰怒馬奔赴者卽此池然固白晝間事當麥爾俞達等至巴加那耶羅沙池之際同時有面目猙獰者羣聚於林深處與巴加那耶羅沙池相距甚不遠也。

第十三章

一寬廣之草地內周繞古橡及密厚之矮林木屋數間參差其際其間有羣聚者年齒老幼衣服形式均不同有坐地者有倚木者有休於草積者而深林中有手持械

者。出。與。此。草。地。中。人。相。共。陸。續。勿。絕。然。此。持。械。人。身。不。服。號。衣。有。極。襪。襪。者。亦。有。以。金。珠。飾。服。至。炫。耀。者。有。懸。刀。及。持。大。斧。者。顧。負。創。者。多。或。以。布。裹。其。首。此。草。地。中。央。有。器。貯。熟。糜。鐵。串。上。置。炙。肉。稍。遠。一。老。人。髮。鬢。曲。禮。白。方。手。指。足。畫。講。故。事。有。衆。少。年。環。聽。之。再。遠。有。二。少。年。以。拳。擊。額。爲。戲。此。戲。以。先。乞。已。者。爲。怯。此。二。少。年。面。色。盡。紫。然。拳。扶。勿。息。如。鐵。椎。擊。砧。然。

中一人問曰。噫。克洛布加。汝擊猶未足耶。此問者。顯然爲二人中之較弱者。克洛布加。答曰。恩特洛希喀。毋煩。汝置慮待吾已足。後自能告汝。於是二人各連擊不已。

旁觀中有呼者曰。觀哉。恩特洛希喀已漸退縮矣。或曰。否。否。彼何爲退縮。彼之頭顱尙強甚。

恩特洛希喀。誠如答者所言。猶絲毫無退縮意。然其擊時。身稍一欹。斜故不中。克洛布加。腦而太陽穴。受其拳。於是克洛布加。反踣於地。若爲彈擊者。然觀者咸大笑。然頗不直。恩特洛希喀所爲。咸大譟曰。此甚不美。恩特洛希喀。乃用詭計。以欺人。當懲。

創之。於是恩特洛希喀狂犇而逸。幸不爲衆所窘。

是時有鄉人數輩。至講演故事之老人前。形容瑟縮。作羞怯狀。然有一脩軀。腰長刀者。先若鄉人。導引人。然彼老人問曰。諸少年爾等自何處來耶。

其修軀者回顧衆曰。汝等聞之否。喀勿高凶問汝曹從何處來。汝曹其答之。毋怯衆。鄉人中有一人鼓勇答曰。某從莫斯科之近處來。

喀勿高凶曰。汝何故而欲拋離家室來此耶。豈以畏寒故。恐凍死。抑以畏熱故。恐燒死。乃因而至此耶。鄉人毅然曰。以畏熱故。亦以畏寒故。蓋彼烏帕列基尼。恰縱火而焚吾村舍。則吾熱死矣。及既焚後。則片椽無存。而吾又凍死矣。

喀勿高凶曰。甚善。聆汝言。知汝非愚人。於是又顧謂別一鄉人曰。汝來此何爲耶。曰。以訪戚來。此衆咸哄然笑。喀勿高凶曰。妙哉。汝欲訪何等親戚耶。曰。彼烏帕列基尼。恰既殺吾父母。又戮吾兄弟姊妹。則吾孤獨無聊甚矣。於是吾自思。必投奔好男子。庶幾能飲吾食。吾而爲吾之父母昆弟。言至此。指腰長刀者曰。吾遇此人於途。吾乞。

之導吾至此。

喀弗高凶曰：美哉言！眞吾黨也。汝當與吾曹同食同飲，而爲吾曹之兄弟。言次，指一人曰：汝何故形神喪失若此？悲啼之。小兒汝適從何處來。

一脩長少年立衆人後者，聞言徐答曰：某來自高盧。那喀勿高凶曰：彼烏帕列基尼，恰何以待汝？曰：彼等劫吾情婦以去。曰：汝其告吾，以此事始末。曰：無他，彼等來則挈之去耳。曰：後則若何？曰：後則無他矣。曰：特汝何故而不救汝情婦？曰：吾將何以救之？吾不言乎？彼等來，卽挈之以去。曰：然則汝直立不動聽所欲爲耶？曰：然。彼等突然來，突然去。吾思之甚怒，吾觀之甚懼。衆又哄然大笑。喀弗高凶曰：噫，如君者眞天地間定造之蠢物也。

少年惟木視衆人，面不發一言，其神情實足使人絕倒。中一人輕拍其肩曰：喀弗高凶與汝語，汝聞之否？少年仍嘿然。於是，一人重拍之，少年惟蠢然視拍者，面不言，亦不動。當時笑聲大縱，遂有至其前後，左右或推之，或挽之者。然此少年則不動，亦不

怒。後一人重扶之。少年始遽。然如夢醒。呼曰。噫。足矣。足矣。汝曹豈以吾爲糖囊耶。

中猶

草國音

吾告汝。吾將怒矣。

衆聞言。笑聲益厲。此少年本欲發奮自雄。赫然一怒。然其天性懦弱。卽復奄然。蓋少年意似以爲此小事耳。乃無足怒者。衆大呼曰。土塊乎。木偶乎。汝何爲而不怒。來。汝其一奮。少年曰。然則請汝曹再一擊。吾一人曰。汝旣嗜擊。吾何吝。少年受擊。曰。何力。微若是。曰。恐汝雞肋不任耳。於是奮力一扶。

少年忽猶怒。若虒虎奮拳。四擊大呼曰。足矣。汝曹其自爲計。衆出不意。近其側者。咸爲擊仆。有踉蹌撞爇肉。叉上者。有頭沒。熟糜中者。紛紛辟易。莫知所措。咸狂呼曰。速斂。速斂。汝狂耶。

少年怒氣一發。不復能自抑。仍左右跳。每一擊。則仆二三人。其狂奔不爲所擊者。咸吐舌相向曰。非人。其熊。

旣而少年神志漸復。止不復擊。植立於傾覆之糜器及破碎之肉盤間。搔首若有所

思。意。若。曰。吾。頃。所。爲。何。事。

衆。仆。地。者。先。後。起。拂。其。埃。污。曰。弟。乎。設。汝。發。怒。時。能。較。早。較。速。則。彼。烏。帕。列。基。尼。恰。亦。不。劫。汝。之。情。婦。以。去。矣。汝。真。不。可。思。議。之。桑。姆。生。也。桑姆生古以撒耳之雄將以替力著名者於是喀

弗。高。凶。詢。少。年。曰。汝。何。名。曰。爲。米。喀。汰。曰。然。則。汝。可。謂。得。勝。之。一。人。軍。矣。

是。時。中。一。人。奔。呼。曰。諸。火。伴。吾。家。之。烏。都。門。即竊盜之王又。講。演。其。昔。日。在。佛。爾。加。河。上。

事。矣。衆。皆。止。唱。圍。坐。而。聽。速。去。庶。可。得。一。坐。位。衆。咸。呼。曰。諾。

一。極。大。橡。樹。蔭。下。已。踣。之。樹。幹。上。坐。一。人。博。膊。而。中。身。被。服。華。麗。黃。金。爲。飾。冠。圓。鐵。冠。曰。米。斯。俞。加。旁。懸。鋼。纏。以。護。其。耳。頸。執。修。柄。斧。一。式。絕。大。此。人。非。他。卽。尼。克。泰。所。遇。之。范。堯。恰。批。斯。登。也。昔。在。林。中。高。唱。佛。爾。加。河。上。之。謠。今。日。亦。演。說。佛。爾。加。河。上。事。衆。咸。圍。繞。之。或。坐。或。立。各。屏。息。以。待。

批。斯。登。曰。諸。兄。弟。以。十。人。要。一。人。而。劫。奪。之。烏。足。爲。異。惟。以。一。人。要。五。十。人。而。劫。奪。之。斯。乃。大。奇。衆。闕。應。曰。然。誠。然。汝。嘗。要。劫。五。十。人。乎。曰。否。今。者。非。言。吾。已。事。吾。有。友。

一人能以一人要羈羣衆衆曰嘻是卽彼佛爾加河上之英雄耶

批斯登曰然汝曹其聽之某日有一舟自奧斯脫拉欽駛至沿佛爾加河而行舟客甚夥多爲富商人挾貲貨及珍寶無算河之岸至峻而引舟之笠則至細且小島散列一峭壁突出急水中鋒甚銳舟繞其下至爲危險彼英雄調客攜巨資然不樂與人共得而味爽獨身往伏叢草中良久舟始至有十二人魚貫負百丈而行口作邪許聲過峭壁下約百步此英雄急一躍出拔刀斷其笠十二人咸仆此英雄急揮刀攻之十二人如羊遇狼紛然散匿舟爲急水所冲決退若疾矢將直觸峭壁客駭愕無措不暇發槍禦盜此英雄以一手持笠繫樹止其舟大呼曰可憐哉商人其速棄汝刀劍拋汝槍彈不然吾將釋笠舟立糜碎矣衆客俯仰無他策遂弭耳聽命亦有不肯棄其軍械者圖俟其登舟殺之此英雄知其意卽曰汝曹諸人當自爲計質言之其亟入於河不從者飲吾彈客無如何一一跳入水如蛙隄然英雄大呼曰汝曹中設有游而赴岸者吾槍亦不貸汝諸兄弟此可謂之眞英雄否耶

衆同聲曰。眞英雄。眞英雄。然客舟如何。批斯登曰。客舟耶。此英雄收斂使傍岸。舟遂爲所有。衆曰。其人形狀若何。其殆如巴爾干耶。

巴爾干猶中
國言巨無霸

批斯登曰。非大如巴爾干也。其軀高下與吾等。惟二肩較博耳。衆訝曰。肩尤博於汝。噫。此形體大奇。曰。其形固猛。士鬚其髮黝。其鬚目炯炯。有芒足。令人怖。衆曰。烏都門乎。汝述壯士。可謂奕奕如在目前。然吾曹未之信。論勇猛固未有勝烏都門者。曰。嘻。汝曹眼界太窄。吾告汝。與彼較。則吾實無物耳。

衆問曰。此奇人何名。曰。乃雅爾麥克的毛反區也。衆曰。嘻。然則此人無火伴。常獨自行事乎。曰。否。彼所部有首領。以兵法約束。彼曾觸俄王怒。王遣兵至佛爾加河上滅之。瀕發。王諄諭有首領伊凡高爾蔗者。必縛以歸。

衆曰。然則彼等嘗縛之乎。曰。縛之。特未幾而伊凡高爾蔗以計脫。卒不能弋獲。然吾意其不久。卽歸佛爾加河。蓋見此河者。多徘徊留戀。不欲舍去。批斯登言至此。忽俯首沉思。墨墨不語。已神往於佛爾加河上矣。

衆亦沉思良久。頭幾下垂及胸。亦有自捋其髯。目作矚視者。噫此曹聚此曠地中。果何所觸而沉思若此。豈其回憶昔日爲俄羅斯安分良民而悵曩今之異致乎。抑果神往於彼衆河之母佛爾加乎。抑想像此奇特之英雄而自慙不及乎。抑念及於斷頭臺縊人架種種險危之象於劇談中偶觸想及之乎。

斗然間一人忿息至。突詣批斯登前。大呼曰。與此間相距五浮斯脫刺安仁路上。有騎者一羣。可二十人。各持械。其號衣以黃金爲飾。批斯登急起曰。彼等將策馬至何所。曰。方向巴加那耶羅沙池而行。吾一見卽馳歸以告。

批斯登乃高呼曰。衆來前。吾曹閒散久矣。吾欲率二十人偕往。批斯登言至此。手指老人曰。高凶。汝亦率二十人往伏櫟樹蔓生處。設吾等逐不及。汝可迎截其路。卽自持其斧。目光作四射。恍若極有紀律之大將部署軍士焉。凡衆人先時閒放情狀及散漫無拘之景象。至此忽巖然一變成一整齊嚴肅之軍。四十人。瞬息具列。批斯登一揮手。瞥分二隊。隊二十人。

喀弗高凶。謂少年之從高盧那來者曰。米喀汰汝從吾曹往。且挈汝白棊來。或者汝能如頃間狂怒以爲吾助。

於是米喀汰急取一極巨之白棊來。荷諸肩從羣盜後。向橡樹蔓生處行。其批斯登所率之一隊則馳往巴加那耶羅沙池。以追彼騎行者。

第十四章

當麥爾俞達及麥武康堯克率領烏帕列基尼恰。監彼馬上之罪囚。向巴加那耶羅沙池進發之時。尼克泰方與鮑列斯坐而宴飲。樽疊羅列。談笑極歡。

尼克泰曰。王於昨夕何所遇。至夜半往禮拜堂。致村民皆驚起。此等爲常有否。鮑列斯曰。夫王旣置彼謀爲不軌者於法。猶時時憐憫之。且時時爲讎敵之魂靈。禱於上帝。昔夕集吾等往禱。亦常見事耳。

尼克泰曰。昔王禱告。吾常見之。然今則事事與昔不同。殊堪怪詫。烏帕列基尼恰者。其所爲直盜賊耳。吾自回莫斯科。爲時未久。而所見所聞。已多出人意表。夫此中有

欺罔王。蒙蔽王者。固無待言。吾意如君者。深受眷顧。胡不舉烏帕列基尼恰之害。一陳於王前。爲民請命。何如。

鮑列斯聞言。竊笑親王之愚。僞和顏色。答曰。王之待臣下。皆極仁愛。吾常被逾分之賚。深愧無以報稱。然王所行事。亦非臣下所當判。其是非。卽烏帕列基尼恰之設。王所資以衛禦者。其於民間。稍有所取。事屬尋常。蓋俄國土地。莫非王有。凡國中所有物。無一非王之物。取之民。無異取之宮中耳。且王之於臣。好之則賞。惡之則刑。亦分在然也。

尼克泰曰。雖然。彼烏帕列基尼恰。肆其殘暴。掠奪焚殺。及於全國。爲禍尤烈於韃靼。而無有謀所以禁止之者。則長此安窮。嘻。俄羅斯全國。將爲若輩蹂躪而毀滅盡矣。吾之冀汝言於王者。以汝言。王能聽信耳。

鮑列斯曰。人類之相吞并。相凌暴。已成常局。烏帕列基尼恰所爲。亦不過人類吞并。凌暴之慣習耳。卽無烏帕列基尼恰。亦未見世界能安享大同之福也。設吾以實白。

王勢必若曹將羣起抗吾。與爲仇敵。民害未去。而龐尼之刑先及於吾身矣。

尼克秦曰。然則奈何。吾意汝母以利害爲念。當奉行己身之義務而已。曰。設吾而可告者。則亦無俟君言。實緣吾一旦而入告於王。恐吾將不能視息人世。如親王者。脫將置身斷頭臺上。誰復從而救之。此吾所以遲遲不言之故也。

尼克秦瞿然曰。願上帝佑汝。昇汝上壽。吾無君。則吾命早已喪失。

鮑列斯沉思少時。又曰。能直言。固爲美德。然孤掌則不鳴。獨夫不可以成軍。此理顯而易見。設有盜四十人。欲縊殺一忠。蓋無辜之人。而適爲汝所目擊。則汝將若之。何。尼克秦曰。嘻。吾將立拔劍奮擊。此四十人待吾命盡而後已。

鮑列斯目視尼。作驚訝狀。曰。汝效死以擊盜。窮一人之力。多則擊五人。或十人耳。其餘諸盜。則仍將縊殺此忠。蓋無辜之人。此非計之得者。莫如靜嘿不言。毋稍干涉。俟其縊死後。羣盜將分其財物。於是汝在傍呼曰。甲之物多於乙矣。丙之物寡於丁矣。此羣盜將自起相爭。殺必同歸於盡。

尼克泰鄙其言不以爲然。鮑列斯知意遂止不言。與談他事曰：觀哉！彼竭馬之力，奔馳如電。向此間來者誰耶？必君之從者。曰：是必不然。今日吾已許若曹休沐，恐已往相距二十浮斯脫之處所矣。

俄而騎已近，尼諦審之，果爲從者密恰區。此老僕色白如死人，所騎無韉鞍，似奪馬逃者，故匆促。若是時，尼克泰在樓，與鮑列斯向窗外望。密恰區見之，亦不暇修主僕之禮。馬行猶遠，喘息大呼曰：主人飲食歡樂，不知外間禍事起矣。吾方遇麥爾俞達及康堯克於途，二人皆騎一人，縛兩手，介其間，乃王子也。彼惡奴以黑巾繫其面，適風啟其中，吾故識之。王子覩吾，若有求援意。特麥爾俞達力驅之去，吾遂不復能見矣。

尼克泰聞言，一躍起。目睽睽謂鮑列斯曰：汝聞之否？此時豈猶當袖手旁觀耶？卽疾奔下大呼曰：馬從密恰區手中奪其轡，密恰區曰：此馬不足乘，禿無鞍韉，奈何？至俄王前，然尼已超乘飛馳去，旣未及攜兵械，並忘所騎之老且疲，蓋此馬曩昔固以

神駿著數。臨戰陣垂二十年。所向無空闕。及今齒老。瘦骨硤硤。無復矜惜。俛負重運。薰橫加鞭。答被遇尤劣於駑馬也。

然此馬當此際。一若回憶昔日馳驅疆場。常爲名將立勳。績惜今瘖老。然以此乘者。實一奇男子。當力疾自效。於是奮其蹄疾。馳而前。是時麥爾俞達正率其烏帕列基尼恰。竭馬之全力。入於林內。

麥爾俞達急欲抵巴加那耶羅沙池。又恐所率之烏帕列基尼恰。一經認爲王子。則不但不欲致之於死。且將立釋縛矣。乃慎視其羣中。不令稍露面目。而烏帕列基尼恰等。則以爲所監送者。不過一尋常罪人。而慎重疾奔如是。亦不能不稍異之。麥爾俞達心愈急。鞭馬愈力。蓋最懼者。恐俄王或翻然自悔。遣使者收回成命。則非第報復之計。徒成畫餅而已。命亦危乎莫保矣。

麥爾俞達既縱馬入林。後林禽皆紛然驚起。迴翔空際。地已與巴加那耶羅沙池相距至近。不過十數武。而麥爾俞達斗謂麥武康堯克曰。汝不聞有人聲若追襲我曹。

者曰。否。此馬蹄回響耳。麥爾俞達以馬刺奮刺其馬。又謂康堯克曰。汝不聞有若呼喚吾曹者耶。曰。否。吾不聞。汝何疑慮至此。麥爾俞達又策馬前。凜然自忖曰。設俄王有使者來。則大事去矣。

止。麥爾俞達止此聲。突入於耳。非他人。卽尼克泰也。是時所騎已與麥爾俞達並。卽竭其生平之力以拳奮擊麥爾俞達。則轟然自馬上墮。而尼所乘之老馬亦力竭而僵。

尼克泰急躍於地。大呼曰。麥爾俞達。吾之來欲劫汝所殺者。卽奪麥爾俞達所佩刀。逕刺之。忽旁飛一刃。相格聲鏗然。乃麥武康堯克也。於是尼與康殊死鬪於林中。諸烏帕列基尼恰咸拔刀奔擊尼克泰。林樹叢雜。尼且鬪且辟。自忖曰。噫。吾將死於是。然使吾能先脫王子於厄。而後被殺。則亦無憾矣。然勢處至危。誰爲援手。

尼克泰念未畢。忽聞極利之嘯聲發於林樾。繼以雜然大呼。烏帕列基尼恰中一人。方欲力砍尼克泰。正危機一髮之際。而此人忽裂腦而仆。踏其肢體而出者。則爲范。

堯恰批斯登手一血淋漓之大斧躊躇四顧尼克泰猶未及審視林中諸衆如羣狼突發咸奔麥爾俞達之從者相與奮鬪麥爾俞達怒欲殲敵而烏帕列基尼恰死傷甚夥未死者被圍逃逸不可得遂如困獸之奔觸狂呼曰殺殺於是舍死撲擊批斯登一臂受創斃力稍減而林中嘯聲又發批斯登知其火伴至呼曰衆兒曹力敵毋稍退喀弗高凶來相助矣言未已喀率衆突入猛斫若驟雨烏帕列基尼恰輩多乘馬林中與步者鬪殊不靈捷且馬傷踣地騎者並倒則利刃交下烏帕列基尼恰雖極勇悍卒致潰敗殺人如草時怒不輕發之米喀汰亦手大楮至無論爲敵與否當者皆辟易而米瞥覩康堯克即攫其情婦去者乃舉楮力下康卽竄避所乘馬首如齏粉而米所持楮亦中折米急逐康堯克後呼曰此番汝不能免脫矣

是時烏帕列基尼恰死亡枕藉惟麥爾俞達以馬善得脫衆檢火伴則殺傷不少尼克泰當批斯登輩自林出鬪後卽奔赴王子前刃斷其縛去口中枚至稍隱處所以保獲之者備至及衆斃死者服及遂亡馬尼乃言曰王子戰事畢矣敵皆就戮免

脫者惟麥爾俞達耳。王知必追捕。

時適批斯登至尼克泰前。謂尼曰。吾曹乃重遇於此。言次。聞尼呼王子。乃曰。然則彼衆奴既執縛。吾曹所援救者。皆此王子矣。即扶服王子前。瞬息間。衆聞其事。相率奔赴。執禮甚恭。

王子藹然曰。深感汝曹。無論汝曹爲何等人。予永矢勿諉。王子言時。平時倣悍自足。吐棄一切之概。均剷除殆盡。

批斯登曰。某等如早知執縛者爲王子。則不第率四十人來援。且將悉予衆以至。則彼麥爾俞達終不能幸脫。將生擒以獻於王子之前。今麥雖逃逸。其從者一人。則已受執。言至此。顧謂米喀汰曰。壯士。汝其以所獲之人來。

米時正騎一人。身按其項。此人伏地。竭力掙扎。批斯登曰。速挈之。至彼斷不能逸。言次。命衆燃火來。當令其先受痛苦。且備長繩。於是米起。其人亦起。爲一堅壯少年。衆突然駭呼曰。噫。克老丕克。此克老丕克。非烏帕列基尼恰也。

米目視克。老丕克。張口不發。一語克則氣息僅續。喘甚。既而米曰。噫。屏息於地上者。汝耶。汝何故。而不言。曰。嘻。汝跨吾體。力扼吾頸。吾如何能言。

米曰。然則汝何爲不起。克曰。鹵漢當時。汝旣殺彼逃者之馬。彼逃者。仆吾身。汝不捕。彼而擒吾。吾受汝奮力相扼。幾至氣絕。米搔首曰。噫。豈若此耶。於是衆大笑。卽王子亦不覺粲然。然麥武康。堯克則逸去無蹤矣。

批斯登曰。是亦無可奈何耳。彼命數或不應絕。雖然。可惜孰甚。王子乎。幸許吾曹護從以行。吾曹草莽。誠不當喋喋。而中途恐復遭意外。防衛之責。吾曹猶能力任之。又謂尼克泰曰。請騎而進。顧喀及米曰。吾意汝曹習步行者。無庸馬。

米曰。吾將一試之。卽抓一馬之鬣。馬簸搖不定。米則舉一足欲置。諸蹠以馬震搖。不能入。於是米以腹貼馬身。馬前奔。米乃攀鞍上。翹其足。左右交肘而呼。曰。得矣。

於是衆自林中護王子而行。旣而及大道。燦然作黃金色之圓形屋頂。已遙望可見。是卽亞列山特武村之俄王離宮也。批斯登止其衆。自馬躍下。謂王子曰。王子由此

道歸。可無事。吾曹無狀。恐不能再覲。前途有塵起。必從者來迎。別矣。王子幸勿加罪。吾曹特迫於命蹇。故至於此。

時王子既脫險。形神已復。遂謂之曰。壯士。姑止。吾觀汝身服金飾之衣。屬何貴族。幸勿吝見告。批斯登曰。王子。吾曹大都爲無名姓之貴族。且有身膺爵秩而已。亡家族者。故吾曹所服。往往力自炫飾。亦不忘衣冠舊族意耳。

王子曰。然則汝等豈不知通衢之上。高築之縊人架。正爲此等人而設。豈汝曹性命之可貴。不如服飾乎。脫汝曹而今日未嘗有功於吾者。則吾將執法從事。汝曹皆當受縛。今予赦汝已往之愆。設汝曹能投誠於王前者。則吾將代爲乞宥。批斯登曰。王子錫吾曹以非常之恩。感激非可言喻。然欲吾曹投誠於王前。則尙非其時。吾曹獲罪滋多。恐王萬不能赦宥。卽能赦。而吾衆將偃偃何之。

王子訝然曰。嘻。予已許汝代乞恩施。而汝則無意於悔過。何也。汝試思之。將禦人於國門之外。愍不畏死者樂耶。抑持梁齒肥。致身顯要者樂耶。

批斯登手自捋其黑髯露粲然之齒作黠笑曰王子水有鉞魚

鉞魚喙作尖形性貪小魚往往鮑其饑吻

而天不滅其種無他欲小魚常能自備毋太酣睡耳王者之於不法之民如吾曹者意亦猶是吾爲人德不足任教育才不足爲商賈遁而入此聊以自娛耳別矣王子不入至深之水不可以得魚若吾曹者固皆潛伏至深而常自爲備者也

批斯發言畢卽勒轡入深林中衆亦從之去獨留尼克泰扈王子行未幾騎兵一隊至帥之者則鮑列斯剛度擊武

俄國民間嘗有一相傳之歌語中略謂尼克泰卽護王子歸以見王王方率臣下行至大教禮禱於上帝俾王子義文之魂早升天界禮方半而尼克泰入盡以所遇事面陳於王王大喜詢尼克泰欲得何等賚賜而尼克泰則不願受賚惟乞王立斷麥爾俞達之頭則榮幸過於賞賜云

此歌中所言皆譌傳非實事也攷諸史麥爾俞達於一千五百五十六年後尙荷王寵眷同時寵臣多遭斥辱或被殺戮而麥爾俞達則始終未嘗失王意烏奴勿黎扶

那嘗謂麥爾俞達。今世不至受刑戮。且當死於榮譽已而果然。麥爾俞達死。葬聖意。撒夫佛洛芝克寺隆中。碑記其事。謂王命率師力戰於批哀渡。遂陣亡云。至麥爾俞達計陷王子。而竟免於刑。則莫由知其故。或者王意雖知王子之冤。而以麥爾俞達爲愛君之心。過於熱切。至冒昧進言。不可與有意陷人者等視。故遂蒙赦宥。或則其猜疑王子之心。未能盡泯。而猶以麥爾俞達言爲未可盡非。亦皆未可知也。總之麥爾俞達之見信於王。則已根深蒂固。且王之眷愛。與日俱深。昔日仇麥者。僅在百姓。自此後。王子亦銜之次骨。獨王一人爲之保護耳。然衆矢集於一身。王反以麥爾俞達孤立無援。實忠君之明證。卽其傾陷鮑列斯。亦未嘗無效。蓋麥爾俞達既下猜疑之種子於俄王心中。王雖姑爲隱忍。不置鮑列斯於顯戮。而其眷顧較之。平昔已落。實甚。蓋王性險。很旣疑此人爲危己者。其人雖竭力效誠。冀以求免。而卒無術挽回也。

第十五章

吾書至此。當復回紱。毛爾自武矣。當尼克泰至其家。得見衣利那。當時衣惶悚不安。情狀已不能不爲毛爾自武所注意。然初猶不以爲意。比別尼克泰而入。覺體大不適。頭痛欲裂。擬往園散步。迎晚風以涼頭。冀痛或可稍減。歐洲人頭痛則脫帽以於迎風適與吾國人相反於是出屋行。是時夜色冥濛。視物不甚了了。當其沿籬而行。見前有一衣白人。未甚清晰。正注目間。忽聞有男女私語聲。遂斂步止聽。則識爲衣利那語聲。而籬外依稀有一騎馬人俯首向衣利那耳畔喁喁不已。毛爾自武屏息以聽。忽風吹林木策策作聲。遂淆亂不能悉。默自沉思曰。噫。彼男子何人。豈維叶徐末斯喀時來蠱惑衣利那之心。竟爲所轉移乎。是則婦女真不可測度哉。然不應以昨日所深惡痛疾之人。今日則傾心耳語。似別有其人。無已。其尼克泰預訂期會於此間乎。夫尼克泰其父爲吾老友。吾以兒子畜之。況今日吾力阻其行。俾不至逢王之怒。乃彼轉不知感激。侮弄吾妻。念至此。身爲之顫。旣而曰。否。否。必非尼克泰。是必烏帕列基尼恰中人。倚王寵倖。如吾高貴。欲污辱吾門。而衣利那竟與私語纏綿。是棄吾賣吾也。其無情孰甚。

吾之愛彼爲何如。彼之來歸。實出於自願。當吾有婚姻之請。卽登時慨諾。極表感忱。且立誓於上帝前。自表其相從之心。出於至誠無僞。毛爾自武至此。又自責曰。噫。婦人之言。汝詎可深信。夫所以待婦人而榮寵之者。祇須高其閨闈。橡其門。錮其鍵。幽錮之耳。而汝乃使之出入自由。若此。噫。汝可憐之老人。汝少妻實爲欺。汝不轉瞬間將爲莫斯科城中人人所唾棄矣。凡此諸念。皆毛爾自武於頃刻間。輓轡轉於方寸中者。初念欲突奔而前。一認此籬外人。轉念不如姑待。度彼一聞足音。卽疾馳而去。終不可得。是夕風聲若有。意作響。月亦若故隱雲際者。故毛爾自武既竭目力不能辨識。但聞衣利那作情語而已。未幾衣行經毛爾自武之側。然未之見也。而毛爾則悄然尾其後。明日毛爾自武談笑如故。未嘗稍露圭角。當衣利那不留意時。則蹙額注視之。容殊可怖。蓋毛爾自武輾轉思維。必欲設方略以調得籬外之仇敵爲何如人也。

四日後。毛爾自武坐一橡樹所製之案。側展一卷書。然此老人并未讀書也。二目瞠

視窗外籌思甚深。蓋昔夕尼克泰自亞烈山特武村歸。踐毛爾自武之約。徑往其家。衣利那託辭有病。不能離閨闈。故不出見。而毛爾自武之所以款待之者。絕不稍異於前。然當其賀尼幸免俄王之怒。得以宴然無恙。及應接酬酢之間。細審其容色。有無詐僞之意。發露於眉目。而尼神色特稍稍鬱滯。其姿態豪爽。談吐質直。則仍如故。以故毛爾自武竟無由偵察其或有他意。而其此時展卷於案。目注窗外。時所忌者。卽此事耳。

毛爾自武方默念間。忽一僕入。窺其主方蹙額兀坐。遂止不即入。毛爾自武即以故僕曰王之兵士。向此間來。相距已不遠。帥之者則維叶徐末斯喀也。欲往迎否。是時軍鏡聲已自遠而近。蓋此鏡爲維叶徐末斯喀從者所擊。欲以警道上人。使之迴避也。

毛爾自武慍曰。維叶徐末斯喀欲至予家。豈病狂耶。意彼特道經此間。汝曹其速至大門之外。設彼果欲至者。可語以此間非營壘。且主人不知有所謂烏帕列基尼恰。

者不欲見也。汝其速往。

僕人聞言。猶豫不卽行。毛爾自武曰。汝尙欲何爲。曰。從主命奉行。乃僕等義務。特此言。恐不可以告維叶徐末斯喀也。毛爾自武頓足呼曰。去去。毋多言。

時又有一僕人。至奔入白曰。親王維叶徐末斯喀。率烏帕列基尼恰。相距已近。且此親王遣人傳諭。謂奉王命來者。毛爾自武曰。奉王命耶。然則速啟門。以一金盤盛食如例。令家中人悉出以迎使者。

是時饒聲愈近。衆可二十人許。首爲親王維叶徐末斯喀。衣軍衣。跨馬抵門。毛爾自武出迎。則親王與烏帕列基尼恰皆下馬。毛爾自武則奉盤徐步前。家人則咸從其後。

毛爾自武致詞曰。使者辱臨。敢率家人以敬迓下執事。言次。鞠躬至地。維叶徐末斯喀曰。王命傳諭。赦汝已往罪。免汝龐尼之刑。仍復汝貴族尊榮。如昔爾膺此恩。遇當精白。乃心效忠於主上。無有或渝。慎戒哉。

維叶徐末斯喀言已。一手置膝。一手輕撚其鬚髯。作莊嚴色。而注視此老人。以待其答。

毛爾自武聞言後。感激之極。不覺長跼於地。有二僕掖以起。毛爾自武顫聲謝曰。願上帝賜福澤於我王。永永長壽無極。又謂維叶徐末斯喀曰。敢請親王入敝廬少憩。諸烏帕列基尼恰及謙從勞矣。願進芻秣。吾將先祈禱以表感忱。當薄治具。聊永今夕。

於是烏帕列基尼恰咸入。毛爾自武命僕曰。亟至尼克泰親王家。告以汝主已受王恩。遇免龐尼之刑。邀之速臨。讌晤。復飭侍從數輩。供烏帕列基尼恰之役。酒果咸具。已則率從人。申祈禱禮。未幾。尼克泰親王命駕至。朋從極盛。蓋當時風俗。凡赴盛讌。偕友寥寥。及左右輿臺不備者。則不足以昭崇敬。

是日列筵堂上。舉凡謙從各給事。咸鵠立以俟。主人蒞止。

毛爾自武良久始入。易服長袍。至華美。飾以貂手冠一。亦貂爲之。其髟髟之髮。已修。

整如昔。出向客行。鞠躬禮。客答禮。於是各就位。宴飲以始。金銀食飲器及刀匕之屬。觸擊有聲。又有金鐵聲。隱相錯雜者。則烏帕列基尼。恰裏軍械於衣內也。毛爾自武。則蒙然未之聞。特其念亦固知。賓客中有仇人在非維叶。徐末斯喀。卽尼克泰耳。時飲酒已過數十巡。舉杯祝王壽。及王子王族。並全國中一切僧侶。壽又祝與讌諸賓。壽無何。衆咸露醉。於是維叶徐末斯喀離席起。欲爲女主人壽。此事固毛爾自武所待之已久者。於是答曰。室人尙未謁諸客。恭進一觴。而諸大賓轉欲先施。殊不敢當。此盛意。言至此。顧僕曰。亟去。速夫人出。烏帕列基尼。恰聞之。咸大呼曰。美哉。席間無女主人。雖佳餚亦寡味也。

未及數分鐘。衣利那已飄然出。頗饒風致。從二女使。衣利那手金盤一。中度空杯。諸賓客咸起立。掌酒者執壺。斟諸杯。衣利那以唇稍沾杯口。擊至客前。一一鞠躬爲禮。此乃俄羅斯古代風俗。而掌酒者仍執壺以從。衣利那敬禮畢。毛爾自武則以銳目爍爍注視。隨衣利那環行不釋。於是謂衆客曰。余今日欲請諸君共行一吮。啜致敬。

古。代。禮。請。勿。以。余。敬。意。爲。可。嗤。而。鄙。棄。之。衣。利。那。乎。汝。可。坐。堂。之。彼。端。而。令。諸。客。以。次。吮。汝。

衆皆起謝主人而衣利那則就立爐側。二日下垂中心惕惕恐懼異常。

毛爾自武首謂維叶徐末斯喀曰。親王當先往吮。衆客咸高呼曰。否。否。旣曰古禮則依古俗行耳。主人須先往敬禮主婦曰。然則某當一遵古禮。於是前鞠躬及地而吮其妻之脣。顧衣利那脣熱若熾炭而毛爾自武則其冷如冰。旣畢而維叶徐末斯喀往焉。目灼灼幾若狼吻之饑。然衣利那則色沈靜如故。蓋其心以爲今日有其夫及尼克泰在無懼斯人強暴也。

維叶徐末斯喀鞠躬旣即吮啜之故。延長其時間不忍遽釋。實背古禮。衣利那則掉頭去之。面目間顯露厭惡之意。毛爾自武至此自忖曰。非維叶徐末斯喀也。明甚。

維叶徐末斯喀旣退後。烏帕列基尼恰一一相繼吮啜之。毛爾自武察衣利那神色。自若。惟憎厭之態。形諸面目。然數數四顧賓客。若失望之心。與期盼之心。二者相錯。

雜。

毛爾自武自思曰。衣利那所欲視者何人耶。噫。彼尼克泰在斯。斗然間。衣利那之目光忽與其夫之目光相觸。接熱若兩電相激。搏衣駭懼甚。默念毛爾自武今日果何意耶。神色若是可異。目睽睽如不動之恆星。注視己面。以彼神情。豈可使尼克泰與已行斯禮耶。然此事則又萬不能免者。爾日園中籬畔。與尼克泰私語纏綿。自知負罪。豈蒼蒼者示罰今日乎。言念及此。不禁爲之體戰。遂謂毛爾自武曰。吾病矣。請恕吾言次。聲艱澀欲瘖。

毛爾自武冷然曰。衣利那汝雖病。尙其力勉。汝此時猶不能離吾等去也。夫諸賓之欲致禮者。猶有未徧而遽欲告退。其如慢客何。故今日必禮成。然後能去。言已其銛利之目光直射衣利那之面。若將欲洞刺其肌者。

衣利那復作悲呼聲曰。吾不幸疾作。實不能久立矣。毛爾自武若未聞其言者。呼曰。豈汝畏熱耶。妄哉。又顧謂衆客曰。請諸君以次成禮。室人齒稚。今日之禮初行。未嫻。

尙乞垂諒。斷不至有所拒也。

毛爾白武。又舉目四顧。曰。尼克泰親王。何往耶。尼是時退立一隅。蓋於毛爾自武。視神情及衣利那跼蹐不安之態。早已心有所覺。深恐往行吻禮。則衣利那之神思。擾亂必形。諸容止設託。故辭謝則毛更以此致疑。則今日吻禮之結果。若何真有未可預料者。脫能潛趨衣利那側。以一言壯其膽。則或不至顯露隱情。奈衆目睽睽。無由傳語。毛爾自武。又眼光若怒豹。則萬不能行。旣而念決毅然趨衣利那前。鞠躬禮畢。心稍一躊躇。曰。吾目與彼目稍一接射。耶抑避不與相視耶。夫此一躊躇間。實尼克泰失敗之所由致。

衣利那亦早知毛爾自武有意惡作劇。實不堪復忍。自念此身實未嘗有大過惡。所中心耿耿者。惟當時有愛心。猶昔一語耳。設使毛爾自武果聞此言。出而詰問。吾亦不妨自認。乃隱忍不發。而爲此促狹之計。則其不可耐實尤甚於死也。

衣利那正心如湯滄。而尼克泰之吻已抵其唇。乃驚戰欲仆。幾如病瘧。不禁微呼曰。

聖母乎其憐憫吾

毛爾自武聞其語歎曰噫可異哉婦人體氣心稍有感觸則面白幾同牛乳甚且踏地矣然而無害願諸君幸畢斯禮

毛爾自武言時聲色絕不稍改其待客以禮如故留意於衣利那亦如故尼克泰則猶豫甚未知毛爾自武已察破其祕密否及禮畢衣利那由二女使掖之歸室諸客則復卽席天已晚中酒者至多而烏帕列基尼恰中則奇異之語爲他人所不易解者亦時有所聞

中有一人向維叶徐末斯喀頷首言曰親王吾輩行事之時已至矣維叶徐末斯喀微答曰默默彼老人將屬耳其人仍作醉態曰即彼聞之亦不解何語曰慎旃勿洩其人曰時至矣時不可失某將發令言已遂離席若興辭者然維叶徐末斯喀力止之良久其人始不動維叶徐末斯喀正色小語曰設汝再動吾將刃汝吭

其人一躍起曰噫汝恟嚇吾耶汝乃欲以刃殺吾吾久知汝非吾輩中人汝貴族也

親王也。固自有其臭味。不與吾輩同。嘻。今日之事。惟有速去。汝外衣速顯。汝甲速掣。汝刀而與吾等起而從事。

此醉人之言。既斷續不接。且舌重含糊。不甚可辨。堂中客正譁笑。故莫有留意者。惟有一二語入尼克泰之耳。遂爲所注意。而毛爾自武則絕無聞知。僅以爲賓客中自相口角而已。遂起謂衆曰。諸君。此夜已闌。吾等殆當小憩。吾已潔治寢所。供諸君罷飲後安枕也。

於是烏帕列基尼恰離席謝主人。遂各歸寢。尼克泰亦興辭。毛爾自武止之曰。親王願屈君稍待於此。言已。卽往至衣利那寢室焉。

第十六章

毛爾自武家宴日。當夕陽甫下時。諸賓客酬酢正極歡暢。而園外籬落間。烏帕列基尼恰已數數出沒。既而屋外曠地已爲所圍守。竟有闌入室中者。毛爾自武家僕輩絕未措意。待夜色溟濛之際。則烏帕列基尼恰殆無處不挾刃以俟矣。

維叶徐末斯喀之從者某託辭洗馬離宴堂出逕往毛爾自武家門際舉目四矚發一可異之長嘯聲卽有一人趨其前

從者問曰汝曹已畢集否曰畢集曰人共幾許曰五十人曰甚善汝曹靜待令發曰發令在卽耶久俟殊可厭也曰是須待親王之命麥武康堯克乎汝曹下手時當留意親王之意禁我曹不得縱火亦不得劫室中物吾此時先以此囑付汝也

麥武康堯克曰嘻彼欲禁止吾耶然則彼於吾爲何人豈爲吾主者耶曰然彼乃汝主蓋今日汝主人麥爾俞達以汝曹歸彼節制固須一一聽其調遣

麥武康堯克曰吾亦盡吾分而已吾旣助之掠獲彼女此外亦須聽吾意所欲爲從者曰汝當自慎毋大意彼親王非易與者康冷笑曰何哉彼行彼事吾行吾事何能強爲干涉設今夕欲恣吾意以行問孰敢出而撓阻

當二人在門際言論時毛爾自武已別尼克泰入其妻室衣利那猶未就寢容色憔悴憂思甚深回憶昔日與尼克泰相眷之情及與毛爾自武結婚前之誓語最不能

忘者。先結婚禮數日。嘗往掃其亡母墓。以染赤雞子一筐。置十字架下。祝父母之靈。默佑其夫。毛爾自武於成婚後。得以常享幸福。當此之際。自以爲斷不至復念其昔日之所歡。且自信與毛爾自武伉儷間。必有非常愉快。也不意今日而有此變。念至此。肺葉震擊有聲。是時毛爾自武已入立戶限上。而衣利那猶未之知。毛爾自武嚴厲之容。與憐惜之意。一時立露。蓋心念其妻行年尙少。閱歷猶淺。偶有虛心欺罔事。卽易於發覺。是可知其非習慣於欺詐者。故不得不稍稍宥之。此亦發乎情之不能自禁。因嘿然兀視者良久。始發言曰。衣利那乎。汝今日於行禮時。何以心經騷亂。若此之甚。

衣利那見詰大愕。色益恐怖。初意欲長跽自投。俯首認罪。然恐毛爾自武或並未疑及於尼克泰。吾告之之後。必且往與尋仇。是又可怖者也。

毛爾自武復進詰如前。衣利那期期答曰。吾覺不快。曰。汝誠不快。非心不快。乃身不快耳。汝所爲實自毀滅。汝永遠不滅之靈魂耳。

此時愁苦之衣利那。顫咽益甚。毛爾自武續言曰。今晨當烏帕列基尼恰來時。吾方展誦聖經。汝知經中所言。凡爲人妻而不貞於其夫者。當若何。衣利那瘖聲曰。噫。上帝……曰。吾所讀者。乃懲淫亂人之刑罰也。

衣利那呼曰。請憐吾。請憐吾。吾之罪。未嘗如汝所言之甚。吾實未嘗欺君。毛爾自武聲色甚厲。蹙額言曰。衣利那。汝勿謊言。自增其罪。夫汝不以真心待吾。則與欺吾者相去僅一間耳。曰。吾知罪。惟君實憐念之。

毛爾自武又曰。當日汝跪聖像前。自矢斷不至貽羞於吾老人。亦漫語耳。汝之所愛者。實別有屬。言至此。聲益厲。衣利那以手自障其面而悲鳴曰。噫。天乎。天乎。毛爾自武曰。汝何爲而不告吾。以汝管鍾愛於夫已氏耶。衣利那仍飲泣。不能答一語。

毛爾自武曰。當日吾遇汝於禮拜堂中。彼等欲強劫汝以歸於維叶徐末斯喀。吾決意援汝。使汝不至有所適非人之憾。而汝亦立誓於聖像前。願一意從吾。夫汝果何爲而欲立此誓耶。設汝當日能舉心中事。以盡白於吾。吾知汝愛有所屬。則必不娶

汝。且當爲汝覓一善地。俾汝藏匿。而保護汝。使汝不至受烏帕列基尼恰之禍害。噫。天帝在上。吾斷不萌婚汝之念也。汝今者。又何故與汝所歡。以吾老人爲調笑之資。意豈謂此衰老無用之人。欺給之固甚易也。

衣利那長跼於地。嗚咽而言曰。非也。吾何嘗蓄有此念。且吾亦并未嘗預料有此等事也。蓋當時夫己氏固在波蘭耳。

毛爾自武日閃閃如火。然強自抑制。苦笑曰。是則然矣。汝欲與夫己氏訂嫁娶之約。在今日不已太遲耶。當汝籬畔訂約之時。卽吾款待挽留與夫己氏殷勤話舊之夕也。衣利那豈汝意。果以吾爲不能發覺汝曹之隱情耶。抑以吾甘心忍辱不能懲創有罪之妻及其所歡。卽吾之仇敵者耶。

衣利那目視其夫。不勝戰栗。時毛爾自武神色冷淡。中實寓決裂之威。衣利那。顛顛而問曰。君將何爲耶。毛爾自武嘿不答。拔一手槍。出衣利那。退縮悲呼曰。汝欲……曰。汝毋恐。吾所欲殺者。非汝。汝舉燭從吾來。言次。審手槍一過。行向戶外。回顧衣利。

那則仍木立不稍動。遂發其命令之聲曰：

俄而外間喧嘩聲突發。有無數人鼓譟者。役從亦互相叫呼。此老人靜立以聽。而喧聲益震。欲破門而入。並聞有槍聲。訇然衣利那聞之。以爲衆僕必奉毛爾自武命。以戕尼克泰。其恐怖過甚。反覺心膽俱壯。遂舉目悲呼曰：是吾一人罪。請殺吾。

然毛爾自武則未嘗措意。惟引耳諦聽其容色。若昏惑甚。衣利那又曰：吾誓不願獨生。請殺吾。吾已欺汝。毛爾自武目直視衣利那。其心不知爲憐憫。爲厭忿。此際真有令人難以窺測者。

猛聞有聲大呼曰：毛爾自武君。彼烏帕列基尼恰萊劫汝妻矣。其速戒備。言者非他。卽尼克泰也。衣利那聞其聲。喜心突發。亟趨門側。毛爾自武則推之入室。急闔門。並下鐵鍵。時足聲已雜。脊自梯上。並聞若刀劍擊觸及呼畧聲。並慘號仆地聲。未幾則室門撞擊之響。洶洶甚惡。

忽聞維叶徐末斯喀門外大呼曰：速啟門。否則室宇將爲灰燼。

毛爾自武作莊嚴聲答曰。吾不能信汝。吾不信以俄羅斯之貴族。作客他家。欲劫主婦去也。吾今日所備酒過於濃烈。遂使汝曹洪醉。改其常度。汝速往就寢。吾當恕汝狂言。仍以客禮相待也。

維叶徐末斯喀打門作猶聲曰。不聞何待。毛爾自武曰。汝母自棄資地。汝乃親王也。貴族也。非暴客也。

維叶徐末斯喀曰。吾烏帕列基尼恰耳。吾不知何所謂資地。吾惟愛汝妻耳。吾以欲得汝妻。故雖蹂躪莫斯科全境荒墟。亦所不惜。

毛爾自武瞥見室中。曜如晝日。亟由牖外矚。則廝僕所居屋。均已被火。正憤急間。室門已洞豁。維叶徐末斯喀足立戶限上矣。手一已折之。修刃軍服亦碎裂。血痕殷然。可知其奮勇爭鬪。始得達衣利那寢室也。

毛爾自武急舉手槍擊之。其燃放時。固瞄準維叶徐末斯喀之胸。特老人手顫。致彈中楹柱。而維叶徐末斯喀已直撲。毛爾自武於是互相糾結。未幾。毛爾自武力竭而

仆維叶徐末斯喀直攫衣利那衣利那甫爲其血淋漓之手所觸卽暈絕不省人事。維叶徐末斯喀以二臂持之逕出騎已俟門右乃挾衣利那超乘疾馳而去從人持械隨之行毛爾自武家則擾亂不堪言狀火光旣熊熊徧被僕輩死傷狼籍女侍恐爲所辱啼號奔匿而麥武康堯克所率之一隊則乘勢大掠瞬息間庭中積珍具衣飾若陵阜康堯克則立其顛發聲如巨霆當時火燒拉雜聲及呼喊聲咸爲所壓其言曰盛會哉是乃大宴也且呼且舞其兩臂無異旋風然。

烏帕列基尼恰中有一人大聲曰康堯克彼老人已駕舟遁矣須追之否曰無庸任其自爲死生也可吾曹其速滅火不然死罪且不免。

又一人曰康堯克吾曹其何以處尼克泰曰姑不必懲創之惟令一人嚴爲守勿俾逃逸少時卽逮諸王前以聽判斷彼抗拒親王攻擊烏帕列基尼恰日無法紀狂肆已極吾等皆當作證使無所逃罪。

衆人齊答曰吾曹皆證人吾曹皆證人康堯克曰甚善惟此時當留意不可損害且

待。其。入。麥。爾。俞。達。手。知。其。必。餉。以。佳。味。使。得。飽。嘗。而。吾。曹。於。美。特。宮。提。加。村。中。所。受。之。辱。亦。可。快。心。報。復。矣。

烏。帕。列。基。尼。恰。等。又。喧。擾。者。良。久。始。各。捆。載。所。刼。物。呼。嘯。去。毛。爾。自。武。所。居。則。火。燄。橫。飛。久。而。勿。息。其。光。線。直。射。毛。斯。喀。伐。河。波。紋。之。上。爛。若。霞。錦。夫。毛。爾。自。武。宅。第。中。有。此。非。常。暴。舉。而。毛。斯。喀。伐。河。則。仍。洋。洋。然。安。流。如。故。也。

第十七章

毛。爾。自。武。家。左。右。居。民。聞。毛。爾。自。武。爲。烏。帕。列。基。尼。恰。所。刼。掠。又。見。火。發。室。中。烈。燄。不。可。嚮。邇。各。扇。門。下。鍵。熄。燈。屏。息。不。敢。聲。聞。馬。蹄。蹴。踢。響。至。凌。厲。則。皆。低。呼。曰。願。上。帝。矜。憐。小。民。勿。罹。慘。禍。迨。蹄。聲。漸。遠。刀。戟。摩。戛。之。音。不。復。聞。乃。竊。竊。禱。謝。曰。上。帝。矜。予。禍。患。已。過。各。手。作。十。字。形。以。伸。誠。敬。

是。時。維。叶。徐。末。斯。喀。仍。策。馬。而。奔。馬。絕。駛。從。者。不。能。及。此。親。王。之。意。擬。於。未。辨。色。時。至。亞。烈。山。特。武。村。稍。進。飲。食。並。易。馬。後。卽。往。喇。安。仁。蓋。喇。安。仁。爲。維。叶。徐。末。斯。喀。別。

業。欲置衣利那於彼。爲藏嬌所。特是維叶徐末斯喀。已身被重創。初以全神奮激。不之覺。此時則痛楚不能復行。乃勒馬低語衣利那曰。夫人。吾從者遠在後。當稍憩於此待之。

衣利那神智已漸清復。啟目視。則見遠處天空中。火光映激。既見路途曲折。行森林中。及後始知已身乃偃於鞍上。而有一極堅壯之手臂挽之。於是稍稍憶已過事。頓悟已身爲維叶徐末斯喀所抱持也。於是發其悲戚尖銳之聲。號呼不止。

維叶徐末斯喀作苦笑曰。夫人。然則吾果爲夫人所憎惡。一至於此。夫人卽詛詈吾。亦復何益。汝欲詛吾。則不如詛汝之命。掙扎圖脫爲事。理所必無。世間人未有於予手能自逃其命者。夫人不吾屬。復誰屬耶。

衣利那驚恨迸集。顫聲曰。汝卽無良。汝亦當自念身分職位。若此之爲。可恥孰甚。維叶徐末斯喀曰。吾不欲念吾身分。吾亦不知所謂羞恥。衣利那。吾以汝身故。凡吾所有。均已犧牲淨盡矣。

衣利那曰。親王。汝亦當念及上帝之裁判。勿自毀汝靈魂。曰。噫。已毀矣。及今自悔。晚矣。夫人。汝試思。吾受人之殷勤。款接。而驟刼其妻。以爲酬。似此行爲。豈復能自救其靈魂耶。今夕之事。吾靈魂乃一毀而永不復獲。吾旣不望復吾性靈於此世界。亦不望復吾性靈於彼世界。後卽死也吾設不能得汝。衣利那者。吾將詬天。詬上帝。

是時維叶徐末斯喀已憊甚。自度膂力已盡。雖力自支持。而體幾不復能動。遂謂衣利那曰。衣利那。吾流血將死。而吾之從者。又遠在後。此處又無可偃息所。吾或者瞬息間。卽將長逝。以受死後無窮之刑罰。固未可知者。汝其愛吾。汝其愛吾。少時。勿令吾身死。而仍無所獲於汝也。衣利那愛吾。愛吾。言次。意欲抱衣利那向己。無如血流過甚。力竭不勝。所執轡。忽脫去。身搖曳於鞍間。俄然墜於地。

衣利那堅握馬鬃。而此怒馬覺所負頓輕。遂奮足力奔。倍益迅速。衣利那欲止之。而馬已突入林際。衣利那之力已就盡。然仍握鬃不稍懈。樹枝錯雜。已裂其服。創其頰。及後至一寬曠處。時月照森林中。髣髴若奇鬼鬚。向之招手者。

俄聞有聲。發於相距不遠之處。聲極單簡。衣利那度爲馬蹄回響。然愈聽愈清晰。駭懼不能自勝。惟有極死力持鬣不釋。馬竟向有聲處竄往。瞥然間覩一光影。宛如一極大之介圭。執天神手中搖曳不已。馬直立不動。衣利那駭極昏暈。比蘇則身臥柔軟如網之草上。空氣中雜樹葉香味。體覺良適。然此奇異之聲。則仍如故。特此際非第不覺可怖。正如襁褓中聞乳媪所唱之催眠歌。然乃微啟其睫。則見一巨輪。輾轉河中。輪四周水花點點。盤旋飛散。所聞聲即此物也。衣利那覩此水點。整潔如鑽石恍惚憶及尼克泰。經園外之日女侍。曾以金鋼鑽爲己飾。然則此時或仍在園中耶。遂呼曰。已許加乎度尼阿希乎。來來。詎女侍則未至。突有一縐面老人。趨其側。白色之長鬚。幾拂於衣利那兩頰。

此老人目視衣利那。容若甚詫異者。曰。貴婦荷上帝佑護。脫馬稍向左。則墮磨屋水閘內矣。雖然。此馬固熟識此途者。

此老人之突然而來。衣利那爲之駭躍。及聞言略一沈思。遂悉憶已往事。覩此老人。

縐。醜。其。面。濃。長。其。鬚。髯。前。深。林。中。若。有。魅。向。之。招。手。者。殆。是。人。耶。然。此。老。人。之。聲。極。和。平。可。愛。因。是。駭。懼。稍。減。轉。瞬。間。意。卽。決。定。亟。起。立。曰。父。乎。父。乎。救。吾。藏。匿。吾。

老。人。聞。言。已。隱。度。其。事。知。此。馬。屬。維。叶。徐。末。斯。喀。則。此。女。必。爲。毛。爾。自。武。妻。卽。維。叶。徐。末。斯。喀。所。夢。寐。不。忘。者。雖。未。見。此。婦。而。耳。之。已。熟。此。婦。深。惡。親。王。今。則。求。援。於。己。是。必。已。爲。所。獲。而。乘。隙。騎。而。遁。逸。者。也。凡。此。諸。念。如。電。光。然。閃。耀。於。老。人。方。寸。遂。曰。夫。人。上。帝。必。佑。護。汝。而。吾。則。何。能。藏。匿。夫。人。親。王。權。勢。赫。奕。且。膂。力。勇。壯。絕。人。彼。知。之。則。可。憐。之。老。人。甯。能。復。活。

衣。利。那。目。視。老。人。駭。問。曰。然。則。汝。識。吾。汝。識。吾。爲。何。人。老。人。曰。衣。利。那。乎。某。所。知。事。夥。吾。生。平。凡。水。響。於。河。中。而。他。人。事。有。爲。吾。所。知。者。風。吹。於。林。際。而。他。人。事。有。爲。吾。所。聞。者。舉。凡。極。祕。密。事。爲。他。人。所。不。肯。宣。洩。者。吾。無。不。纖。毫。具。悉。也。

衣。利。那。哀。告。曰。吾。父。乎。設。汝。而。無。事。不。知。者。則。汝。必。了。然。於。維。叶。徐。末。斯。喀。已。力。盡。不。能。爲。汝。害。蓋。彼。已。踣。於。途。中。創。發。將。死。也。是。以。吾。所。畏。者。非。彼。乃。畏。烏。帕。列。基。尼。

怡與親王之從者。嘻。吾父乎。願汝仰體聖母之仁慈。而救吾匿吾。

老人長歎。答曰。惜哉。彼親王雖墜臥道上。狀若將絕。然其命實不合死於刀劍者。行將復蘇。脫策馬至此。問吾曰。吾所愛者何在。然則吾將何以對之。彼卞急不容。吾置辨。必將鬻割吾肉。作片片飛矣。

衣利那仍哀告曰。吾父。吾有至珍之項圈。在汝其取之。設汝能爲吾援手。必將復有重酬。且數倍於此。

老人聞言。目閃閃。作紅色。手取項圈。就月光。視明珠。如巨菽。纍纍可愛。遂發其極滿意之聲。謂衣利那曰。吾不幸之夫人。願上帝佑護。夫欲吾藏匿汝。而不爲。若曹所見事殊大難。蓋其從者。正將大索也。然吾以夫人故。當效死圖之。老人言甫畢。而馬蹄聲已聞於林際。

衣利那喘息言曰。若曹來矣。若曹來矣。吾父勿洩露吾。老人曰。夫人勿懼。從吾來。急引衣利那入坊中。謂之曰。汝其自匿此布囊堆中。言已。卽出室。扃門下鍵。旋自忖曰。

天乎。其所乘馬將何以置之。庶不爲若曹所疑慮。於是手牽其馬。至坊靜僻所。適當諸蜂巢之後。

俄馬蹄聲漸行漸近。並聞衆言語聲。老人退入寢室。下室門鎖。並熄其火。部署畢。而維叶徐末斯喀之從人已至。衆二人乃步行者。以樹枝結成之繩牀。舁親王其上。既及坊。遂止步不行。

中一人狀若首領者。問曰。是此間耶。一人答曰。彼馬行向此方來。吾見蹄印知之。且無論如何。此間爲老術士所居。吾曹可呼之出。而令彼一視親王傷勢。曰。汝曹其徐安置之。親王此時尙流血不止。曰。然。在途。親王蘇者三。未幾復暈去。設此老術士而無術以止其血。則親王必不能復起矣。曰。特彼妖人果何在。汝曹其促之來。

於是烏帕列基尼恰奮擊老人屋門。默不答言者良久。既而始聞有咳嗽聲。而老人自窗探首。問曰。夜深若此。來者爲誰。言時咳愈甚。若將氣絕者。

烏帕列基尼恰曰。速出妖人乎。速以術止親王之血。親王維叶徐末斯喀受傷至甚。

也。老人佯爲不聞曰：誰受傷者？則叱曰：蝨夫！乃發此蝨，問汝曹速攻其戶。老人呼曰：稍待。善良之君子某來矣，無擊破吾戶。

從者大笑曰：彼老蝨物，亦有覺時。

老人自小屋中出曰：諸君乎？乞勿怒某耳。不甚聰聽，殊艱。尙有一事爲吾所不能，不告諸君者，聞搗門先疑爲暴客，欲來肆劫，故驚駭特甚。設諸君中有獨居此森林內者，吾知其每當深夜亦必祝禱上天，求其佑護也。

從者曰：嘻，汝喋喋何爲者？請汝毋再饒舌，速來前一視之。汝其有術能止血否？曰：吾觀之，吾觀之，噫，諸君斫者誰耶？諸君試觀此處一刀痕，試再深一髮許，則太陽穴必破裂矣。是誠上帝佑護，噫，諸君此處又有一刀痕，在中肩骨上，可謂黠矣，可謂黠矣。斫者誰耶？曰：汝掉舌可厭，試問汝能止血否？曰：諸君是誠難治，刀劍在要害者，誠不可救藥。且下此等毒手者，必雜妖術。曰：吾向者固言設刀劍非用妖術者，何能以一傷七。

衆曰。誠然。彼必用妖術。不然。尼克泰斷不能殺吾多至七人。

時老人不發一言。靜聽惟謹。既而曰。噫。血流何甚。吾何術能止之。夫彼砍者之刃。設非附以妖法者。則吾或可勉爲。雖然。吾必竭吾力救之。特恐徒勞耳。苟不能成。則吾方喃喃唵誦咒文。諸君且將拔吾舌曰。無害。汝誦汝咒。老人曰。汝曹固不吾害。特是吾……從者回顧言曰。意斯都瑪。汝在毛爾自武家所取錢囊。與我顧謂老人曰。此囊中金與汝設。汝而能療親王。俾得就愈。則吾將復賚汝黃金一囊。脫無效。必殺不貸。曰。謝汝。吾將竭吾力爲之。請諸君稍退。蓋某所行術。不欲令人見也。

於是烏帕列基尼恰退立稍遠。而老人則鞠躬以裏維叶徐末斯喀之創。口誦禱文。既畢。以二手加親王額。益之以禁咒。咒無謂甚。曰。噫。汝流血。血從筋絡出。吾命汝止。汝流歸急急。咒已。血果止。維叶徐末斯喀俄發一長歎聲。二日。暝如故。老人謂衆曰。諸君可以行近。吾身危難已過。血已止。親王將復活。

烏帕列基尼恰咸繞親王四匝。月光照其面色。慘淡如死人。從者曰。老人來。今復甦。

汝以囊金。然尙有一事。老人其聽之。地上有蹄迹。知親王之馬必至此。此馬上則有一少年婦人在。汝見否。亟言。

老人舉二目。瞠視若不解其所言者。則復曰。此馬當騎一少婦。意汝必見之。

老人猶豫少時。自忖將以實告。抑隱而不語耶。設維叶徐末斯喀。而果得無恙。知吾匿弗以告。必致吾死地。而後禍未有窮盡。然實告之。則賣衣利那矣。其爲害亦同。蓋維叶徐末斯喀之能。愈與否尙不可知。而毛爾自武斷不肯飲恨吞聲。不圖報復。況尼克泰又明明深愛此婦者。否則豈肯以衣利那之故而刃斫維叶徐末斯喀。至若是其甚耶。且隱情不言。不過冒一時險。而暗護衣利那。則毛爾自武與尼克泰將永感余。於是謂衆曰。諸君某無所聞。亦無所見。且不知君所言之馬爲何人之馬。所言之少婦爲誰家之少婦也。

從者聞之曰。老人設汝謊言。吾恐天不汝佑。曰。設吾而謊言者。吾將永永受苦。永不見天日。設吾而嘗見彼馬。或嘗見彼少婦者。則吾卽於此時所立之方寸地。受雷電。

殛死。曰：然則汝與吾火炬。將於泥沙上一覘形迹。烏帕列基尼恰中一人曰：是無庸。即有形迹。吾等來騎。已踐亂之矣。

從者曰：若是則無庸視。老人啟汝屋。待吾曹昇親王入。老人曰：姑少待。設吾年力不若此。衰老者必將詣肆中。挈肴酒返。以款勞諸君。曰：然則汝屋中豈空諸所有耶。曰：然。衰老如吾。貧苦如吾。屋中安有所蓄。足以款尊客如君輩者。無酒。無食。無芻秣。吾愧甚。更前有郵舍。所供無不具。且酒味美。無倫匹。吾言之涎垂三尺矣。君等皆壯士。偶乏夕餐。當亦不足爲病。且君等所馭馬。慎勿使齧此地。上草。齧卽爲害。或不知。謂可以代秣。則少選馬。馳必逾疾。特俄頃間。裂腹斃矣。

從者曰：噫。汝老無賴。汝欲吾等馬裂腹耶。曰：諸君。此上帝所禁。某曷敢有此心。請繫馬一隅。庶免齧草。并屈諸君下榻草屋中。設諸君不棄寒賤者。則某屋中當若何部署。若何置設。一惟命。吾自媿無酒。截供夕食。然姑留一宿。亦藉以表區區之誠。特有一言。某當預告諸君。於就寢前。必唵誦禱文。求佑於上帝。以避不若。蓋此間實鬼魅。

巢穴多至不可勝數也。

衆駭然曰：噫！老物汝之誠意。吾曹不欲領汝乃地獄中惡鬼之魁。吾曹誠不願與。魅爲伍。不如往郵舍爲善。老物此間距郵舍遠近若何？曰：甚近。由小徑行達大路轉左。不及一浮斯脫路。卽抵郵舍矣。

烏帕列基尼恰曰：然則吾等盍行。是時維叶徐末斯喀。仍昏昏不省。復鼻之起。安置繩牀。衆各跨馬從後。良久。蹄聲始杳。老人啟鍵言曰：夫人若曹已去。當導夫人入彼室中。較此處稍適。

老人旣入室。鋪輦草於室隅。重爇火炬。取蜜水一瓊。雜以黑色麪包。鞠躬言曰：夫人啖此。某將往取葡萄酒少許來。言已。出持酒至。此老人敬如主人禮。曰：吾先盡一尊爲夫人壽。

老人飲酒後。色殊歡慰。又曰：夫人其飲酒。此時無復可懼者矣。若曹已往郵舍去。無論覓得與否。必不來此。夫人汝何爲不飲。噫！此酒乃粗澀。不甚美者。請傾去之。當別

易以進。卽又離室去。少選以臂挾巨瓶一。又銀盃一。滿注進曰。此酒至醇美。乃俠士批斯登贈吾者。此叢林中俠士甚衆。固無弗知吾。又曰。夫人請稍進食物。此餅餌非常製。人有行百浮斯脫路。不能得此種嘉餌者。蓋吾善蓄蜂。當夏必擇蜂房中最美者。一具投諸河。以供河神。祝曰。大父謹奉汝河神。感我常爲守護。蜂巢勿俾損壞。噫。吾願上帝佑此河神。使之常在吾餅。傳良蜜而成。夫人何爲不略啖之。耶。請再進一觴。爲親王壽。噫。此親王乃尼克泰。非維叶徐末斯喀也。更一觴爲毛爾自武君壽。夫人可姑匿於此間。或一日半日而後。任夫人意以往可也。

是時老人已醺然半醉矣。衣利那聞其言。驚且悲。蓋彼深知己心中隱念者。是則此老人實有掬人意念之魔力矣。牆上火炬照老人面。縐紋深可指許。目若白陷。雖被酒而眼光仍炯炯。其銳利若欲貫刺肺腑。於是衣利那發聲而禱上帝。老人曰。夫人汝禱上帝。儘所欲禱之。吾斷不駭懼。某不畏禱告人。彼水中神林中鬼。皆深知之。林又有女巫焉。有執笏者。夫人汝欲吾召之來耶。來希喀喇來烈喀喇。烈希

衣利大戰曰。天乎。天乎。天其佑吾老人。重呼曰。希喀喇。烈喀喇。咄。汝曹何爲不來。吾將挈以來。見言已。蹣跚至門外。衣利那待其出。卽閉戶。下鍵。自匿於小屋中。老人尙喃喃不已。曰。林中鬼水中神。均識吾。均識吾。兩足搖動若跳舞。然其聲旋微。足更亂。頽然仆地。斲聲作矣。

第十八章

當毛爾自武家被劫之次日。有一叟甚雄健。自莫斯科策馬入林中。按轡四顧。若極注意者。

此叟呼其馬曰。格爾喀。止。吾此時已聞聲息。此乃磨屋中輪聲耳。言者非他。卽親王尼克泰之老僕密恰區也。密恰區若恐迷途者。然策馬徑向有聲處疾馳。後果見林杪屋頂微露鬢鬢。然全爲青苔所掩。密恰區下馬趨門。力叩之中。無應者。密恰區欲破戶入。而扃甚固。密躁甚。不能復耐。乃放聲大呼曰。老物。其速出。不然。舉火焚汝。

屋。

俄戶上有鑲板。一徐徐而啟。一滿面縐紋鬚白如雪之人。首現密恰區見之。心亦不厭怖。遂謙語之曰。磨主人願汝早安。老人曰。願上帝佑汝。汝何爲來此。曰。汝尙能識我否。予卽於數日前與主人某親王來宿於此。曰。噫。吾憶之。汝今日奉命來。有何事。曰。此間非語所容。吾入室。或汝來就吾。曰。請稍待。予將出室。

俄老人出小屋。闔其門甚謹。乃謂密恰區曰。汝今者可舉以告曰。天降凶災。變出意外。彼烏帕列基尼恰。拘吾親王。致之王所。其實吾親王未嘗有罪。不過彼惡魔欲辱毛爾自武夫婦。並縱火以焚其居。故吾親王出而保護耳。

老人聞言。作詫異色。曰。嘻。親王陷縲縲中耶。此可怖。毛爾自武之少婦被人劫耶。此可怖。維叶徐末斯喀而竟至奪人之妻耶。此更可怖。

密恰區聞言。驚躍曰。汝何以知毛爾自武之妻。爲維叶徐末斯喀所劫去耶。吾猶未嘗以此告汝。曰。噫。夫天下固有不待人之告語。而能知一切事者。吾坊中輪下設水。

勢低。落。則。知。沿。河。水。發。源。之。一。帶。必。有。旱。象。穀。必。不。登。此。其。一。端。也。然。則。獨。居。無。俚。之。老。人。不。待。人。傳。述。而。周。知。此。間。事。亦。以。理。推。之。又。復。何。怪。

密恰區曰。誠如所言。則汝必能詔吾方略。若何而可救吾主人。吾今茲來。實智力俱窮。求計於汝。吾又時念及彼少年。卽疇昔之晚導吾主僕以來。宿於汝屋之人。或者能裨助吾。彼嘗語我。謂設遇厄。可往問磨主。以范堯恰批斯登之所在。則磨主人必能見告。故予甚望汝一援手也。設汝而果能脫吾主人於厄。則非第吾主人不忘汝惠。卽吾密恰區亦願效死以報大德。密恰區言已。又喃喃竊語曰。吾未知此魔果能獲彼老僮否。

老人曰。汝所言者。誠非易事。然或者能見效於後。而得美善之結果。亦未可知。密恰區曰。吾此時計將安出。願汝有以示我。老人側其首聽磨輪聲。若甚注意。如是者數分鐘。口喃喃絕不以密恰區爲意。

旣而曰。輪轉旋不已。高者轉低。低者轉高。吾聞遠處有禮拜堂鐘聲。彼等昇一死者。

入庭內。又導一新婦登禮拜堂之壇。然吾既不能見彼死者。亦不能覩彼生者。彼等咸集於沉沉濃霧中。鷺鳥四集。互相召喚。以赴大宴。然鷺鳥所吞者。爲何人之體。所啄者。爲何人之睛。則吾不之見也。

密恰區聞言不禁毛戴。問之曰。噫。老叟。汝喃喃者何語。老人若未聞其言。仍自語不止。顧其所語爲何。則含糊不明。晰密恰區手曳其袖。呼曰。嘻。磨主人。磨主人。老人回顧。問曰。汝何爲其神情。一若初見密恰區者。曰。汝頃何語。曰。嘻。吾子。吾所聽者。多所言者。寡。特汝此時可以行矣。汝由此徑過松柏林。道路甚曲折。然汝慎勿舍而他出。約相距五浮斯脫路。旁有一茅屋。屋中閔無一人。汝止於彼。以待天暮。則有人將就見汝。汝可以備聞一切矣。蓋彼等所知者。且數倍於吾。屆時汝可仍返吾所。吾將命汝以當行之事。言已不待密恰區之答。徑歸屋。扇其門。

密恰區呼曰。嘻。老人。請再明告。彼等究爲何人。而吾所當行之事。究爲何事。然老人緘口不答。一言密恰區側耳謹聽。惟聞河水潺潺。與輪聲激薄而已。

密恰區自忖曰。彼老僮欲遣吾至何處耶。與此間相距五浮斯脫路。道旁有草舍。吾則待於彼。至夕始有人來。其人爲誰氏。亦惟汝老僮知之耳。然則汝老僮何以不躬自一往耶。嘻。今日之事。設非吾拯主切。急欲脫親王於難者。則老僮乎。吾將明告汝。吾心中實斷汝爲妖人。今既無他策可施。則不得不姑從其語。

於是密恰區疊策格爾喀。遵老人所示方向。疾馳而去。

第十九章

密恰區乘馬行。抵老人所述之草舍。則爲時已晚。屋半傾圮。非人類所居。時日落已久。四望荒寂。聞或有啾啾聲。乃鳥夢中所發。既而并此聲無之。除遠處有目不能見之河。髮鬚聞微波激盪而已。

密恰區悵然自語曰。嘻。此何地耶。然吾則必待於此。以俟來者。願上帝護吾。卽下騎縱馬去。謂之曰。汝飽斃草。吾將入屋覓食物。飢者易爲食。或有可解吾饑吻者。未可知也。

於是。以足踢其低而且狹之門。門啟。聲甚厲。彷彿若悲呼。於是俯其首入。中黑暗如漆。摸索行至一架。循架上。得乾箴。遂取啖之。既而至一爐灶側。爐中有木樞一。灰燼尙燃。又摸壁上有火炬。就爐火燃之。良久始燃。得微光。則見介乎爐壁間。有長案。上列各種服。其中有絨製者。甚華。壁懸刀修長。鞘以金飾。最可異者。則室隅懸聖像焉。密恰區所最注意者。心中得漸就甯貼者。惟此聖像。蓋由此可推知箇中人性質。其非暴客可知。乃手作十字者數次。復蜿蜒行。一木架甚平寬。遂滅火。攀緣上。偃臥焉。睡方濃時。突有人擊其背。墮架下。乃呼曰。誰擊乃公。僉父僉父。

斗然立。密恰區前者爲一體脩偉。黑鬚鬚曲之壯士。佩長劍。握拳將復下。又一人呼曰。且止。彼嘗損害汝否。言次。急握其手。而目視密恰區。極注意。藹然曰。噫。此乃一老人也。

鬚鬚者曰。彼老人。干汝何事。豈汝老父耶。其人曰。嘻。汝再欲擊彼者。吾怒氣將不能復忍。時衆咸入。聞其言。皆失聲笑。中一人曰。克洛布加。汝其自慎。設米喀。汰怒氣一。

發將不爲汝利。汝非彼敵也。明甚。克洛布加曰。無害。彼居林中。久漸能自制。其怒已成。爲馴而有節之惡熊矣。

是時密恰區四周爲衆所圍繞。羣目環視。各露兇悍色。有問者曰。汝從何處來。密恰區神志已復。始自念曰。噫。吾此時爲羣盜所困矣。大聲曰。壯士。諸君中孰爲范堯恰。批斯登者曰。然則汝以事來謁吾首領。何爲不早言。卽有一人指告曰。此卽首領。蓋批斯登此際已偕喀弗高凶入室也。

羣盜中有數人呼曰。烏都門有人來謁。

批斯登發其銳利之目光。注視密恰區。瞬息間。卽識之曰。來者爲吾友。歡迎汝。歡迎汝。當日吾輩旣創烏帕列基尼恰於美特富提加村。旣而又創之於巴加那耶羅沙池。所惜者麥爾俞達。竟得兔脫。而吾家之米喀汰。旣獲康堯克。又爲逸去耳。吾意俄王旣得太子生還。必大欣慰。而有相當之賚予。以酬親王尼克泰焉。

密恰區長歎曰。噫。王固未嘗有所賚賜。彼烏帕列基尼恰。互相聯絡。竭力以排擠吾

主人不罰已幸。敢望賞賜乎。吾等既一創之於美特富提加村。再創之於巴加那耶羅沙池。三創之於莫斯科。即昨日事也。不意吾主人竟爲彼惡奴所窘。約縛之挾以往見俄王。然此猶不足慮。所可懼者。彼寢饋於殺人流血之麥爾俞達。將乘機以快其報復之計耳。

批斯登坐長杌。謂密恰區曰。然則俄王未置麥爾俞達於法。竟令此罪盈惡極之人。優游無恙耶。噫嘻。是何爲者。斯又王天性仁慈之一證矣。可歎哉。今汝意將欲何爲。曰。是即吾今日來此之問題也。辱優容。吾敢問君族姓。曰。汝呼吾范堯恰足矣。

密恰區曰。然則君當有方略以解此厄者。夫二人之腦力。究勝於一人。況彼磨主人。又囑吾專謀於左右。謂君必有以告我。曰。彼磨主人令汝來見吾耶。曰。然。卽又增益其言曰。彼磨主人云。往哉。汝於烏都門。前述吾之言。曰。設烏都門而能不避艱險。以脫親王。尼克泰於厄者。則於此事。必將大有所獲。富貴將不期自至。設烏都門有意推辭。不肯援手。則種種不幸之事。皆將集烏都門之身。身從此敗。名從此裂。永永不

能恢復。

批斯登搖首曰。彼言固若是耶。豈吾不助汝主人者。吾之名果將以是裂。吾之身果將以是敗耶。批斯登之神情。顯有聞密恰區之言。不能盡信之意。

密恰區則續言曰。洵然彼之意。且以爲烏都門不誅吾主人者。則烏都門之手。足以是而癱瘓。後將以發狂而死。批斯登舉其首。銳目注密恰區曰。然則彼磨主人。此外無復他語矣乎。密恰區覩羣盜糞粥。竟有以盈滿盛欲啜者。遂乘機言曰。有有彼。尙有言彼告汝。當以食物餉吾美酒飲吾。其言曰。汝往告烏都門。令其款汝者。一如款吾。須知此親王之從者。乃奉吾磨主人之命而來。毋或簡慢。最要者。則爲速救親王。磨主人之言如是。言已。目視批斯登面。欲一察其聞言之後。感觸若何。

批斯登仍目注密恰區。忽縱聲大笑曰。噫。老人彼磨主人。果嘗告汝。以吾之手。足。將癱瘓。甚且以發狂死耶。密恰區稍覺惶亂。漫應曰。然。汝之二臂。及二腿……語未已。批斯登撫密恰區之肩。截其辭曰。老人。汝大黠。然吾非易欺者。老人。汝坐。此與吾等。

共餐言時。仍吃。吃笑不已。旋又曰。設吾力能援汝主人者。吾固不吝。不待汝之恫嚇也。然試思。吾欲援之。計將安出耶。汝不云。親王已在狴犴中矣。曰。然。曰。親王所居獄。是否在麥爾俞達居宅旁者。曰。良然。良然。此獄且至堅固。曰。獄中司管鑰者誰。其諸麥爾俞達耶。曰。當吾居於亞烈山特武村中時。往往見彼持獄鑰往來行走。蓋此鑰日則麥爾俞達掌之。夕則返諸王。傳聞王就寢時。以此鑰藏枕底云。

批斯登啜粥滿口。且食且言曰。然則汝試思。將以何術救汝主人耶。密恰區瞠目。白搔其首。批斯登曰。可知汝亦無術以救汝主人耳。密恰區投食匕於案。大言曰。吾有術。吾有術。吾自知。吾命合盡。吾當奔赴。吾主人處。與吾主人同時授首。庶幾相從。地下服役如生前也。

批斯登曰。汝母躁。汝主人。或者尙未入獄。亦未可知。若是則措手較易。即入獄。吾曹亦竭力爲之。吾於亞烈山特武村中情形。至爲熟悉。即王宮中亦無一寸地。爲吾所未知者。吾姑籌之。批斯登遂嘿然沈思。既而一躍離坐。大呼曰。高凶。彼親王旣救吾

命及汝命。吾曹必有以報。是則報德之道也。某有一冒險之舉。汝肯從吾否。喀弗高凶聞言。蹙其額。數搖其斑白之首。批斯登曰。高凶。然則汝不欲往耶。曰。烏都門。汝癡耶。汝豈不聞親王已被幽於獄。筭鑰又慎密不可得。吾曹將何從下手耶。彼親王之命已矣。吾等又何必從而犧牲之。設吾等不幸被獲。處以剝皮之刑於親王。甯有毫髮之益耶。

批斯登曰。汝所言者。固不爲無見。特是古語有之。受人恩而報之者。則所受者榮。幸可羨。設吾輩當時而不獲親王解救。則已屍體懸枝上。毛髮散空中矣。度親王此時亦必自語曰。吾昔日既脫。若曹於厄。則若曹必亦有以解吾倒懸。脫吾等。竟舍棄之。不援。則彼當就刑時。必將曰。嘻。若曹全無心肝。惟知殺人強劫。又烏知所謂報德者哉。彼又將曰。吾身死後。倘得荷神聖。接引入於天國。吾斷不爲若曹稍一祈禱。一聽彼等靈魂喪失於此世界。及彼世界耳。是則親王所欲言者也。

然高凶則仍蹙額不釋。當其聞批斯登言時。心若頗有感觸。然此感觸瞬息卽滅。遂

發其果決之神情而言曰。否否。汝所言可謂大愚。肌膚之親。究勝於衣服。一己之命。究重於他人。吾期期不欲往。批斯登曰。然則一聽汝所欲可矣。吾不能強也。顧無論如何。吾曹必待明晨始發。或屆時能得一萬全計耳。時已晏。汝曹能禱者速禱。不能則亟就寢。言時竊視喀弗高凶神情何若。高凶則微聳二肩。張口欠伸。以掩飾其惶愧不安之態。又口中似唱非唱。咿咿若度曲者。

衆盜咸起立。有攀緣上架。休偃者。亦有踞聖像前。唸誦極長之禱文者。而米喀汰者。則伏地禱最虔。設非衣軍衣。佩軍械。則此質樸之鄉人。當莫有疑爲暴客者。

衆既就寢。密恰區見彼老年之喀弗高凶。自其休偃處。徐徐起立。趨聖像前。手作十字者數次。口喃喃。其聲極微。既忽高聲曰。吾必。吾必。吾何爲而不極早云然耶。密恰區見其左搖右曳。幾若痲發。終夜勿息。未破曉。卽趨批斯登臥所。迭呼曰。烏都門。烏都門。批斯登曰。噫。老伴。汝何爲若是。曰。吾已計決。烏都門欲何往者。無弗樂從。曰。何耶。汝何故汲汲若此。曰。吾思之不能安席。故亟以告。曰。然則汝於天未破曉。

以前當不至再有變計乎。曰：吾一言既出，永無改易。豈第天未破曉時而已。批斯登曰：美哉高凶。吾敬佩汝。吾曹若再得一同侶足矣。此時距天明當不遠。曰：晨雞已唱矣。曰：然則吾曹可興。於是曳米喀汰財，迭呼之。米喀汰朦朧拭其睡眼，問曰：何事。批斯登曰：汝與吾曹行可乎。曰：至何所。曰：此何預汝事。吾所欲知者，惟汝允與吾及高凶同往否耳。曰：然則必語我以本末。曰：汝何喋喋。汝之職惟奉命而行耳。設有禍患，則吾首受之。汝究願往耶。曰：必往。是何待言。卽御長靴而起。

第二十章

尼克泰居獄中，身嬰縲紲，繫諸溼氣薰蒸之壁。獄室窄地爲之，日光不得入，亦其自知身陷此中者幾時。惟有禮拜堂鐘聲，偶及耳際，以意度之，自爲烏帕列基尼恰拘繫已來，約已三日矣。所拋入之麪包，備噉啗者，食已盡，甕水亦竭。飢火中燒，益以枯渴痛苦，莫可告語。而歛聞頂上有聲，似啟戶然，旋以鑰投鎖聲，則有足聲自梯下。此梯卽導入獄室中者。少選，獄門砉然闢，則有極明之火炬，光焰四燭。尼久處黑暗，二

目如盲。急切不能啟。遂以手力撥其睫。則立於前者。乃麥爾兪達斯哥喇多。及鮑列斯。剛度拏武。二人也行刑之吏。亦踵其後。麥爾兪達交兩臂立視。尼面唇吻微展。作奸笑。良久始發。其鄙夷不屑之聲曰。親王願汝萬安。

尼克泰聞言。身爲之戰。然幸有鮑列斯在。心中稍慰。遂謂之曰。鮑列斯剛度拏武乎。吾感汝。今日汝來。吾死更能瞑目矣。言已。舉其慘被桎梏之兩手。

然鮑列斯則突然退後。其容色間絕無憐憫。此不幸之友之意。於是尼手復垂。責之曰。吾不意汝亦起而抗我。然則汝今日之來。僅欲監視吾被決而已。

鮑列斯淡然曰。吾偕格利古來。羅克揚諾佛命即麥爾來。不過欲助之審問而已。吾惟

知奉吾職務。不知有絲毫憐憫心。所以然者。昔日汝嘗犯罪。王施汝以當得之刑。而竟宛曲赦宥。是足見王之仁德。吾亦嘗與聞之一之已甚。其可再乎。

尼克泰此時心如死灰。蓋此等語之難堪。實甚於死。而鮑烈又以極冷淡之神情續言曰。汝於王前立誓自表。謂後不敢蹈故轍。汝憶之否。王天地之仁。吾願汝早承一

切。或者能免生前楚毒而賜汝早入冥途。格利古來羅克揚諾佛乎。汝亟訊之。

麥爾僉達憤憤曰。且止。且稍止。吾尙有一小事。欲與此尊貴之親王商權之。遂呼行刑吏方姆喀曰。汝其緊此鐵鍊。

於是行刑吏如命。行手梏之。練既緊。且短。故尼之二臂逼近牆垣。不能稍一展動。而麥爾僉達則行近其旁。目注視其面。好笑仍不止。

既而曰。某有一事。欲求親王惠賜。幸毋見却。言已。長跽於前。以額觸地。請曰。親王爲赫赫王族。而吾特卑賤之徒。故某非第未嘗以刑法加諸親王。並未嘗於親王前發一輪訊語。據外人言。親王乃尊貴之血統。而吾血脉則至卑賤者。故親王之血加吾之肌。則其血不流。

麥爾僉達言至此。其笑容更可怖。猶動之目。更不知是人。是獸矣。遂又發其哀懇之聲。言曰。親王幸許吾。幸許吾於輪訊汝之前。賞一滴尊貴之血。以被吾體。用一證人言之。果有信否也。

言已於篋中出一小刃。膝行就親王。尼日視鮑列斯。意欲求其勸止。而鮑列斯之神色漠然。若毫不介意者。

麥爾俞達漸高其聲曰。總之吾所欲求許者。以吾微賤之人。得向親王背上割一片肉。非惟吾榮。幸不可言。蓋自此而吾血系亦因之尊貴。而吾馬之鞍具。將繇親王之皮製之。則吾馬榮矣。吾所蓄之犬。將繞親王戶。飽啖冷肉。則吾犬亦榮矣。

麥爾俞達之發聲。本極粗厲。今則如山狗號呼。其聲介乎嗚咽與戲笑間。尼克泰之毛髮絲絲直豎。夫前者俄王義文判死罪時。親王慷慨上斷頭架。絕無乞憐之色。然今則身處黑獄中。而所縛又急兼之。飢渴交逼。其能無氣餒魂驚乎。

既而麥爾俞達突然起立。擲刀於地。大呼曰。其他姑緩。吾先扶汝。以洩前恨。於是切齒握拳。將奮擊而下。鮑列斯急曳其臂。極其沖淡之色。言曰。姑止。汝若飽以老拳。則此人必憤而撞壁。將裂腦而死。若是則吾等無由審訊。奈何。

麥爾俞達大吼曰。汝毋干預吾姑以報巴加那耶羅沙池之事耳。鮑列斯仍持之曰。

此人必待王命令而不能由吾等任意殺戮之者然麥爾俞達則如野獸之驟問血腥。舐。不能。自。制。惟。狂。呼。躁。跳。幾。非。人。類。力。與。掙。扎。欲。圖。脫。去。一。逞。其。志。正。爭。執。問。行。刑。吏。手。所。執。炬。誤。觸。墮。地。於。是。鮑。列。斯。以。足。踐。滅。之。麥。爾。俞。達。呼。曰。吾。將。報。告。於。王。以。汝。爲。叛。黨。中。之。一。鮑。列。斯。曰。吾。亦。將。報。告。於。王。謂。汝。必。欲。致。彼。叛。黨。於。死。以。汝。亦。黨。人。故。恐。其。洩。露。而。欲。殺。以。滅。口。耳。

麥爾俞達忿極狂呼。胸幾爲裂。不得已呼行刑吏從之出獄。於是二人摸索登梯。尼克泰覺黑暗中有人稍鬆其手練。覺左右漸能散動。仍如前狀。既聞有聲低語曰。親王勿遽失望。當待時爲最要。言者非他。卽鮑列斯剛度拏武也。

言已。卽從麥爾俞達行。出獄後。仍嚴鍵之。及外獄門。以鑰交麥爾俞達曰。汝未嘗謹鍵獄門。將令人終汝爲尼克泰之同黨矣。

當麥爾俞達等在獄中時。俄王義文獨坐一室。心殊鬱鬱寡歡。蓋王素專制自喜。聞尼克泰狂縱不羈之行。殊厭惡之。然指爲叛黨。則尙無此意。蓋亦深知其爲人。旣不

如柯勃斯基之無良。又不肯爲盈廷諸寵倖之唯諾。其堅貞剛果之概。夙簡於王心。初意欲使居左右。藉以保衛。繼又轉念。設尼一旦不從己之節制。事多沮格。則悔且莫追。況王有天賦特權。任生任殺。設一縱再縱。而不置尼克泰於法。萬不足示威信於全國之民。於是自語曰。吾之治國如牧羊然。凡忠於牧事者。不惜殺一不受制束之羊。乃欲以保全羣羊耳。以此決計不復赦尼。行刑之期。則定於翌日。遂傳命尼克泰未就刑之前。許免其桎梏。並命以御酒膳賜之。

義文念雖決。而心仍忐忑不安。亦不自知何故。乃命作放鷹之戲。藉以遣悶。於是廷臣咸戎服。以待駕發。是晨。天氣晴美。尤便遊敖。

俄王之心雖不懼。而神色間仍極逸興。遄飛之致。烏帕列基尼恰擁護而行。抵亞烈山特武村。相距約二浮斯脫地。曠野縣互。主養鷹者。衣深紅天鵝絨服。以金爲飾。躡黃皮之鞢。王駕至。一躍下騎。率其副至前。其副臂一白鷹。鷹頸圍懸小鈴。主者匍匐於地。白曰。放鷹之事。已備具矣。王曰。然。此其時。

於是王者捧一寶石爲飾之手衣。以呈於王。又自其副手取白鷹置王腕。旣畢。顧謂衆鳥。帕列基尼恰曰。此放鷹之戲。爲古代所通行。而且品極高尚者。吾願諸君藉是取樂。凡鬱悶之懷。咸得藉以排遣。旋又顧謂諸鷹人曰。其如法起角也可。言畢。衆紛然四散。入小湖四周之叢林。及籬落間。少選。有野鳧無數。起於空中。鷹人競放其鷹。鳧見之。欲退匿蘆葦中。又爲羣鷹所遇。乃倉皇飛逸。鷹爭逐之。當羣鳧。歷亂空際。鷹肆其搏擊。毛血紛墮。而諸鷹中之最有名者。爲安特爾更。爲王所最喜。卽立王腕上者。王二次縱之。此鷹迴翔往復。攫鳧無算。未嘗或失。旣獲勝。乃飛回王前。仍立腕上。三次縱放時。白鷹性起。奮啄羣鳥。復啄其同類。有鷹二。曰斯米希來。曰格羅遲。包並貴品。然此二鷹之翼。並爲安特爾更所傷。王及鷹人以赤色之布及禽鳥之翼引之。使回而安。特爾更悍然勿顧。仍盤旋空際。以攫他鳥。飛翔之捷。有類閃電。且愈飛愈上。幾不可覩。遂頓失所在。鷹人悵然失望。乃別呈一鷹於王。而王喜。安特爾更甚。一旦失去。殊爲悒悒。卽問孰爲專飼此安特爾更之人。鷹人以屈列希喀告。

上立召之至。屈列希喀知禍至。色白如死人。

王曰。汝爲吾教養羣鷹。乃疎忽若是。設汝縱之去。不能呼之回。則吾又何以鷹人爲。屈列希喀汝其聽之。吾今以汝己身之命。運仍歸汝己身主之。設汝而能復獲安特爾更者。則吾將重賚汝。設汝不能獲者。則吾將使汝首與肩劃分兩。所以爲他鷹人傲。吾早知汝曹養鷹之法腐敗已極。當大加改良也。

王言時。並怒視主養鷹者。則益大駭。蓋素知俄王於懲戒人之言。未嘗徒施斥責。必實行及之。是時屈利希喀早狼狽上騎。口喃喃。啐誦禱文。願神聖引導之。俾得安特爾更之蹤跡。

王等仍游戲如前。忽覩有二盲者。蹙蹙行於途。一中年。其一則爲白鬚老人。衣襤褸。手各持丐杖。與此二盲同行者。又一少年。鄉人此少年。攜箏一。六絃琴一。及筐一。筐中物果顯然。丐而得者。此少年若爲盲者導。其中年盲者。以一手搭少年肩。老者則持少年衣裾引導之。少年瞥覩飛鷹無數。卽疑然止步。二盲人遂各釋手。於是最

後之盲者手持前行盲者之衣而前行者則以杖觸地而行時或欹斜顛躓王觀此殊可笑遂徐向此二盲者行俄而最後之盲者失足墮水潭其前行者亦爲牽曳跌入於是各以足擗扎汚泥濺起頭面皆滿遂大罵引導人而引導之少年則張其口目眈眈視烏帕列基尼恰華美之戎服

王顧而大笑問曰汝等何人從何處來中年少之盲者曰去哉毋溷乃公凡多問之人衰老最易以其於己事外又多費精神烏帕列基尼恰聞而叱曰蠢夫汝不見問汝者爲誰盲者曰蠢夫汝自謂耳吾曹無目又安能見然則此問者爲誰汝當告我王以手示意使烏帕列基尼恰勿言而已則仍以謙和之聲問之如前盲者曰吾曹乃優游快樂之民游行全國中以歌曲及故事娛人此時自摩爾末時來也王曰吾聞摩爾末時多異人今尙有否盲者曰有有若吾從父密希亞能自握其髮而足離地者數丈若吾伯母烏利那則能跨甲蟲背而四周馳騁若乘馬然烏帕列基尼恰聞言咸大笑王亦軒渠不已乃自思曰此等優游快樂之民其爲遠

方來者無疑。吾宮中伶人久已止不演劇。而演說故事者。吾早倦聞。況自斯維斯都。以戲謔得罪受戮之後。凡以演說供奉者。皆拘束不敢發舒。惕然恐被刑罰。故聽者味同嚼蠟。吾今日何不一詢此盲者耶。乃曰。汝曹能以諧言演故事。否。盲者曰。此何待言。乃吾曹營業也。王曰。然則汝曹其聽吾言。由此逕往村中入宮。待吾駕蒞。汝可告宮中人。謂奉王命來者。令以美飲食款汝。吾歸後。將一試汝瀾翻口舌也。

二盲者聞奉王命而來之言。失色戰栗。長跽而言曰。盲人語偶不檢。蓋目不能見。實未知其語者爲何人。幸王恕其罪。勿截吾之首。王覩盲者齷齪之狀。又復大笑。仍率衆鷹人返至園場。

二盲者則由少年爲導。徑往村中行。時仍蹙蹙如故。時時顛躓。及至轉徑處。則已不爲烏帕列基尼恰所見。其中年之盲者。歛直立。其體昂首。四顧謂其同侶曰。高凶。汝以爲何如。躑躅道途。汝疲倦否。吾以爲目前事頗順。遂汝何故。蹙額始深悔。此行耶。老年者曰。否。某一意徑行不復猶豫。卻顧汝其母。慮特吾心實鬱懣異常。非第不

能告汝以何故。卽已亦不自知其何故也。吾竭力欲排遣之。轉瞬間此念又集吾腦。批斯登曰。此何念耶。高凶曰。烏都門汝其聽之。吾鬱鬱迄今已二十年。無論在佛爾加或在莫斯科。而此心二十年如一日。如頸繫磨石。終古沈著。然吾未嘗洩一語於人。久欲赴僧侶前承認一切。懺悔一切。然卒不果。今日則復增恐怖心。益無聊賴。吾意君有罪不下於吾。故吾不妨爲君傾吐也。言已。其容大戚。批斯登默然不語。遂共坐道旁。

無何批斯登呼少年曰。米喀汰。汝坐彼處。當時留意。設有來者。汝可搖首以示。然汝亦慎毋自忘。汝乃旣聾且啞者。曰。吾知之。吾不敢口。曰。嘻。命汝無言。汝又言矣。設爲訶破敗矣。汝雖與吾等私處。亦不可發言。總以箝口結舌爲要。不然吾等生命尙堪設想耶。

於是米喀汰迤邐去。約百步外。以腹著地。以二手疊頷下。暫息焉。批斯登遙望之。曰。是真好少年。然其愚實亦可怖。旋又謂高凶曰。老同伴。此時莫有窺聽吾曹者。汝其

以心事語吾。汝積憂至二十年。可憐孰甚。

老盜以手掌摩前額。急欲盡言。一時若艱於出口。不知當以何語爲始。旣而曰。烏都門乎。吾昔日殺人無算。卽今日垂老。當萬不得已。吾亦往往游刃。手未嘗稍顫也。烏都門。汝斃人亦至夥。汝事後當不復置念耶。批斯登聽所言。殊無謂。曰。卽吾置念。將若何耶。神色間顯露煩厭之意。

高凶曰。吾與汝。固非至蠢之老婦人。亦非至怯之小女子。自不以此等事置諸念慮。特是吾竊欲有詢於烏都門者。譬烏都門於平日偶憶及往事。方寸之間。若有芒刺。甚則如置身烈火。及冰窖中。終其身於此等境界。則奈之何。曰。嘻。足矣。足矣。此爲何等理想。此時豈念及此等景象時耶。

高凶若弗聞其言者。仍續言曰。烏都門。吾平日所爲。幾遺忘殆盡。而獨有一事。則耿耿於心。不能去。二十年前。某居於佛爾加河上。吾黨魁爲談尼羅高德。當是時。汝猶碌碌。未有名稱。吾名則已藉甚。人口。吾等以刼掠爲事。凡貨賄之出於水陸者。時時

有所得。得則分贓必均。蓋談尼羅高德。不欲令吾儕或有不平。自相爭鬪也。當日醉飽無極。恣意而行。爲人生至樂。然吾嘗獨居自念。刼掠之功。吾獨居其最。則得物宜優。而主者一例平分。吾與儕輩無異。於是吾意欲一人獨出其艱苦。吾一人當之。其所得亦吾一人取之。念旣決。遂易裝爲丐。懸囊於頸。適與吾此時同。乃逕出至荒郊。久之。行人絕跡。吾躁甚。自呼曰。噫。天乎。設有經此爲吾所見者。卽吾父母。吾亦不赦。俄而則見有一鶉衣百結。形容枯槁之婦人。來手一樺皮所製之筐。覆以布。知爲有物。甫至吾前。卽大叱曰。止。速以筐授。

婦聞言。跪伏哀乞曰。凡所有物。一任取攜。獨此筐則幸勿觸。吾私忖曰。黠哉此婦。彼必有貴重物貯此筐中。卽手攫此筐。婦大啼。且辱詈。旣而力齧吾手。齒深入肉。吾大怒。拔刃刺婦。吭立死。吾取筐入林。意得甚。啟其罨。無他物。惟一嬰兒。乃知此婦力護其子也。予遂對此兒。喃喃曰。便吾魂夢中復多一不安事者。皆爲汝輩爾物所致。高凶述其事猶未畢。忽閉其口。低首及胸。若憂思不勝者。批斯登問曰。然則此嬰兒

奈何曰。吾豈能挈歸而乳之養之耶。然則吾處置此兒。汝固易於測度耳。言至此。又默不語。俄而曰。烏都門。予每一念及此。腸如湯消。今日則尤甚。舉凡往事。爲吾所遺忘已盡者。咸一一如在目前。此景象非吉兆也。乃浩然長歎。於是二盜並瞠目相對。無何。頭上有聲。颯然則一棕色鳶自上墮。斃二盜。足傍時。俄王之寵鷹安特爾更者。亦飛翔而過。竟不以墜下之鳶爲意。振翮直逝。

米喀汰急揮手示意。以見遠處有鷹人奮逐而來。批斯登謂高凶曰。汝勿以往事爲念。我曹此時非復爲盜。乃丐徒耳。噫。王人至矣。汝其自慎。萬勿以此等無謂之意。念至自敗其形迹也。老盜頻搖其首。指死鳶曰。此惡兆也。彼白鷹已戕殺之矣。按老盜名高凶

而俄羅斯人稱鳶爲高凶故云

批斯登目視高凶。自搔其首。躊躇曰。嘻。吾不知汝今日何爲若此。汝心旣不安。若此。吾亦不能強汝。聞人言。凡人心之所觸。斷不欺人。或者汝今日志志異常。容有意外之事。然則汝止於此。吾一人前往可也。

高凶曰。否。吾非欲規避。設使吾果將畢命於此。亦前定不可逃。吾之所欲問者。乃佛爾加河上之包哥羅狄芝柯村。嘗識其地否。批斯登曰。然。予知之。曰。與彼村相距五浮斯脫路地名布布克羅格者。亦知之否。曰。知。曰。布布克羅格相距不遠處。有一老橡樹。巍然矗立。汝憶之否。曰。憶。然。二年前樹已伐去矣。曰。然。此樹已爲人斬落。然痕迹當仍在。曰。設痕迹在。將若何耶。曰。吾自知年已就老。今生將不復能再覩佛爾加河矣。汝則齒方壯盛。必有時見此衆河之母。而優游快樂其間。設汝再臨佛爾加者。則當至布布克羅格。至橡樹遺迹所在處。向日落之方。連數九十步。發地中土。言至此。小語曰。蓋昔日吾嘗窖財寶於此。數頗不資。汝可發取之。蓋此物吾不能攜之。享用於死後也。然吾死。罪孽綦重。汝必爲吾邀僧侶。誦禱文。藉懺生前之罪。所以酬僧侶者。必至優渥。且禱文中必用吾眞名。曰。亞米利安。高凶乃吾假號耳。烏都門汝慎勿爲吾吝費。必爲吾了此宏願。餘資儘足汝喫著一生耳。

是時烏帕列基尼恰中數人。已策騎飛奔而至。高凶遂止不語。來騎呼問曰。汝良民

曾見有一白鷹飛過否。批斯登曰。嘻。汝以爲吾曹乃有目者。吾曹不見一物。已四十年於茲矣。曰。何以致此。批斯登曰。吾一日登山捕鳥。見上有一老橡樹。中一空穴。穴中則有烹熟之小雞。啾啾而鳴。予扒入穴中。盡啖諸雞。旣啖。後覺體頓肥胖。不復能出穴。旣而思得一計。急狂奔歸家。取斧返至樹側。以斫其穴。俾穴大。則吾身可出。不。幸。樹。皮。碎。屑。飛。入。吾。目。中。遂。得。盲。疾。矣。至。今。日。每。當。飲。啖。時。則。羹。匙。往。往。不。入。於。口。而。入。於。耳。鼻。癢。往。往。不。搔。吾。鼻。而。搔。吾。背。焉。

烏帕列基尼恰笑不可忍。曰。然則汝二盲者。卽向王言之人矣。王此時尙吃吃笑不止。吾聞王嘗命汝入宮。欲汝今夕講演故事。曰。然。吾願王壽無極。苟吾舌尙存者。則談鋒不竭。恐徹旦尙不能止也。

鷹人僂言曰。良民。吾等須往覓一迷失之鷹。此時不及與汝曹共話。設此鷹不獲者。則屈利希喀之首。必辭其肩。蓋王言旣出。無不實行。斷難倖免也。言已。策馬去。

批斯登與高凶復手持米喀汰之衣。向王宮進發。猶未及亞烈山特武村之界。道遇

游行歌。唱之。丐者二人。鼓六絃琴。發其極高之聲。唱曰。朋話洋洋耶。樂未央耶。中一人年少而體修。冠氎然。齶以孔翠之羽。常批斯登等行近時。其人微鞠躬低語曰。吾等已調得一切矣。彼親王幽獄中。已五日。明日將授首。所幽者卽總。獄面麥爾俞達家。吾等縱火當在何方向耶。批斯登曰。彼方可言次。背獄之嚮。領其首。於是此年少復鼓琴。離批斯登而行。其情狀若并未嘗與批斯登接一語者。惟高唱曰。朋話洋洋耶。樂未央耶。

儀器文具

商華全完
館書印務商
(製自)



理化之部

物理器械

化學器械

化學藥品

標本之部

生理 動物

植物 岩石

礦物 化學

工業 雜類

模型之部

生理 動物

植物 地質

博物實驗 器械藥品部

礦物 工業

生理 動物

植物 物礦

農學器械之部

八種

身體檢查器及醫學上用器械之部

八種

星學及氣象學之部

十種

十種

音樂器之部

五種

測量器之部

繪圖器之部

十種

二十種

體操器之部

十五種

教授用具之部

十一種

文具之部

二十四種

雜具之部

十種

〔注意〕以上總目另編

教育用品目錄及理

化器械藥品目錄詳

細登載函索即行寄

贈不取分文